

目 录

一、肿 胀 病.....	1
(一)肝硬化腹水治验.....	1
(二)阿狄森氏病速愈治验.....	4
(三)黄疸型肝炎引起臃胀危症治验.....	7
(四)气臃胀治验.....	9
(五)风心病导致水臃危症治验.....	11
(六)肾脏性水臃危症治验.....	15
(七)胃溃疡致成臃胀危症治验.....	20
(八)三年血臃胀的治愈奇验.....	26
(九)三年多血臃的治验.....	30
(十)小儿肾炎通身肿胀治验.....	31
二、中风瘫痪	35
(一)左瘫右痪的速愈治验.....	35
(二)偏左瘫痪的治验.....	37
(三)偏左瘫痪，双目失明的救治经过.....	39
三、关 节 炎.....	45
(一)寒湿性关节炎的治愈经过.....	45
(二)脓毒性关节炎治愈特验.....	47
(三)右腿瘫痪治疗经过.....	50
(四)左腿瘫痪（股静脉炎）治愈奇验.....	53
(五)左臂疼痛与右臂疼痛的不同治法.....	57
(六)下半肢瘫痪治疗经过.....	59
(七)坐骨神经痛治愈速效.....	61

(八)痰火脚的治法·····	83
(九)类风湿性关节炎反复治愈特验·····	85
四、精 神 病·····	71
(一)狂躁忧郁型精神病治验·····	71
(二)肝郁型精神病治验·····	73
(三)青春型的精神病治验·····	74
(四)痰迷心窍的癫症治验·····	77
(五)气郁癫症治验·····	78
(六)惊悸型精神病治验·····	79
(七)由失眠引起精神分裂症治验·····	81
(八)癫狂兼惊悸症治验·····	83
(九)癫狂症反复治愈经过·····	87
(十)忧郁型精神病两次治愈经过·····	92
(十一)惊悸狂躁型精神分裂症速愈治 验·····	96
(十二)神经官能症导致精神失常治验·····	100
五、眩 晕 症·····	103
(一)三十年美尼尔氏综合症治愈经过·····	103
(二)美尼尔氏综合症速愈治验·····	106
(三)眩晕重症治验·····	107
六、心 肺 病·····	110
(一)风心病,通身肿胀治验·····	110
(二)哮喘重症的治愈经过·····	113
(三)气喘危症的抢救治验·····	116
(四)空洞型肺结核的治愈经过·····	117
七、肝胆脾胃病·····	120
(一)急性黄疸型肝炎治验·····	120
(二)慢性胆囊炎治愈经过·····	121

(三) 急性胆囊炎速愈治验·····	123
(四) 临产孕妇胆道蛔虫重症治验·····	125
(五)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怀疑食道癌的治验·····	126
八、肾脏病·····	132
(一) 阳痿症治验·····	132
(二) 遗精重症治验·····	134
九、妇 科 病·····	138
(一) 崩漏危症抢救治愈经过·····	138
(二) 血崩危症急救治验·····	142
(三) 阴中奇痒治验·····	144
(四) 阴侧生瘤治验·····	145
(五) 交接出血治验·····	146
(六) 经期淋沥治验两例·····	147
(七) 经闭三年特效治验·····	151
附 录	
两味药治重病奇验·····	154
跋 一·····	158
跋 二·····	159

一、肿 胀 病

(一) 肝硬化腹水治验

赖××，女，36岁，成都五〇二厂工人。

自一九六一年起，开始患慢性肝炎，肝区胀痛，经中西医治疗无效，逐渐发展为肝硬化腹水。前后十二年，时愈时发，一直没有上班。到一九七二年春，已经卧床一年多，曾去几个医院求医，都诊断为不治之症。

一九七二年三月，病人初次来我处求诊，见其腹大如箕，通身浮肿，胸紧气急，不能弯腰。据主诉：“已个多月不思饮食，食后即倒饱中满，肿得来连打针都找不到血管。”初则为之舒肝理气，驱风解湿，采用汗利兼施法，处方如下：

柴胡10克 白芍24克 香附12克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苍术10克 猪苓10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苏叶10克
杏仁10克 槟榔10克 秦艽10克 桑枝40寸（酒炒）

上方连服三剂，肿胀均有所减。继又连续来诊十余次，均根据以上处方，酌情加减。并采用四苓散加木通、前仁、滑石，以消下焦之水。又采用三拗汤（麻黄、杏仁、甘草）以驱上焦之风寒。间用重剂五皮饮（桑白皮31克，大腹皮31克，生姜皮31克，陈皮15克，茯苓皮31克），加附片12克（先熬1小时），麻黄8克，细辛4.5克，以汗利兼施。并曾用真武汤：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白芍31克，白术21克，茯苓18克，生姜24克，加木通10克，防己10克，椒目15克，从中宫以导水消胀。每用一法，均有成效。及至六月已能乘车来我处诊病，肿胀大减，胃口亦开。但她每次前来，浮肿见消，回家以后，又肿了起来，服药后又消了下去。知其来去一趟，在车上受风和过劳，必然又增浮肿，长此下去，何日得愈？即对她说：“你能用四个月时间在家修养，避免风寒，静心治疗吗？”我再三说明，服药后必须忌风的重要性，愿送医上门，随时为她改方。病人极为高兴赞成。

于是从端午节后，另为处方，嘱她在家守服忌风：

桂枝10克 白芍24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白术15克 知母24克 生姜15克

上方连服三剂，虽系暑天，仍仅见微汗，但人觉舒服。乃减白芍为18克，加细辛4.5克，茯苓10克，防己15克，木通10克，椒目15克。服后大汗，小便一昼夜十余次，通身浮肿大消。嘱仍服原方，又加白芍为24克，连服六剂，肿胀消尽。然又出现单寒不热，近似牝疟，人亦虚弱疲惫，脉沉而弱。因审其为过汗过利的必然反应，且重用知母24克，过于寒凉，影响肺肾，乃为用桂附理中汤加苓、夏以温之：

肉桂6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潞参31克 白术24克
干姜10克 茯苓15克 法半夏10克 甘草3克

服后虚寒立解，冷汗亦止，胃口大开，精神好转。体温恢复正常后，旋即以六君子汤、补中益气汤、八珍汤、十全大补汤之类，酌情加减，培补气血，调整阴阳，改剂为丸，守服数月，精神体力恢复正常。于一九七二年冬，她即开始上半班，次年即上全班，至今九年从未复发。一九七五年元月，她曾向我们单位写

了感谢信。

按：此症为肝硬化腹水，与心脏性、肾脏性水肿的来源不同，但其为水肿则一也。《金匱要略·水气篇》说：“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续生，小便续通。”陆渊雷注指出：“此条类似门脉郁血之症。其人腹胀痛，先发腹水。有继发全身水肿。多数病发黄疸。若是门脉郁血，则谓之肝水正宜。”此即为肝硬化腹水的症状和病因。但张仲景论五脏水肿之后，却总结为：“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此已说明表里上下分消之法，亦即《内经》“开鬼门，洁净府”之要义也。

最初接触此症时，一因其发病时间达十二年之久，一因某些大医院均断为不治之症，不敢抱必能治愈的希望。但经过数次诊治，每方有效，始建立可能战胜此病的信心。遂命其闭门忌风，自愿送医上门。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套真武汤、麻辛附，加入防己、木通、椒目诸法，竟克奏大效，肿胀全消。当时病人曾向我说：“我厂卫生科长经常来看处方，多次摇头说，胆大，胆大！”后来，还有前辈老中医告诫说：“仲景法是不能随便加减的，你公然三个方子综合使用，任意化裁，确实太胆大了。”我对此善意劝告，初颇提高警惕。继后反复钻研，认为仲景虽为中医之圣，但其所论证举方，不过总结东汉以前数千年劳动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条分缕晰，指出医疗法则的大方向而已。例如，桂枝芍药知母汤，虽知母消肿，陈修园说：出诸神农本草经，而利尿之药太少。真武汤、麻辛附，一以温阳利水，一以温肺肾而发汗。上肿下肿，均各有所偏，今综合而用之，竟获特效，乃审势用方，形成汗利兼施之猛剂，故能取得肿胀全消的效

果。

然肿胀虽消，由于病人经汗利之后，五脏困疲，营卫俱虚，故出现单寒不热的逆证。在此生死关头，如不敢用桂附理中汤加茯苓、半夏，以回阳救逆，鲜有不死者。古人说“胆欲大而心欲细”、“剑胆琴心”，确为医门要旨，既不可泥于古方，更不可因胜利而冲昏头脑。久病多虚，不论在任何阶段，攻下发表，只能适可而止。一遇逆证，必须紧急转变治法，顾全根本，否则，破船下滩，何能挽救？

（二）阿狄森氏病速愈治验

刘××，男，60岁，山东人，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干部。

患阿狄森氏病，久医无效，据说已近十年。症状表现为：双目、两耳、口鼻周围，均呈老黑色；腋下、两胯、膝弯，以及手弯、腕、手脚趾缝、脚脛，举凡关节地方，均系老黑色。时住×医院高干病房已逾一年半，通身肿胀，关节疼痛，面目浮肿，小便艰涩，西医用双氢克尿塞之类后，虽能暂时通畅，但旋即闭塞。每顿只能进食一两左右，食后即倒饱中满，室内行动，脚底擦地蹒跚而行。臀下直至脚部红黑湿疹遍布，奇痒之极，夜不能睡。医院已多次发出病危通知。

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请我为他诊治。阿狄森氏病乃西医病名，中医只能根据病情，按脉和症状处方施治。诊其脉沉紧细数，舌黄白厚腻，断为风寒湿热入于肾脏，老黑色乃肾脏表现的明症。遂按通身肿宜汗利兼施法，处方如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柴胡10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茯苓31克

杜仲24克（盐炒） 玄参15克 花粉12克

前方连服四剂后，汗出较多，小便亦通，肿胀大消。五月十三日复诊时，胃气大开，已能每顿进食二、三两，极为高兴，因嘱其仍按原方再服三剂。仍汗微出，小便畅通。

五月二十日，通身肿胀全消，关节痛大减，遂出院回家。二十一日午后，接我到他家诊治，仍前方加枸杞、杏仁。

五月二十七日，又接我去复诊，据他说：“全身肿胀消尽，已能每天进食约一斤，精神大好，心情甚为愉快。现仅手指和膝部微胀痛。”乃另为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白术15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生姜15克 知母24克

杏仁12克 杜仲24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桑枝40寸（酒炒）

六月三日去诊，据他说：“此方服三剂后，昼夜均微汗，但精神更好，手指和膝部胀痛已解，臀以下湿疹亦大减。”于是仍前方加银花31克，连服六剂。六月十日去诊时，据他说：“微汗续出，下肢红黑湿疹散完，各关节处黑色退尽，各症皆愈，眠食正常，精神振奋，已经上班工作。”用真武汤加桂枝，重用白芍，以敛其汗。

附片15克（先熬1小时） 白芍31克 桂枝10克 白术31克

茯苓21克 生姜15克

六月十三日去诊，前方已服两剂，汗已止。又另处方如下：

黄芪15克 桂枝10克 白芍24克 生姜15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枸杞15克 杜仲24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当归15克

丹参15克 狗脊62克

六月二十日，病人来我处就诊，主诉：“前方连服三剂，精神爽朗，超过病前。现已整天上班，有时晚上还要开会。只是睡眠稍差。”于是仍前方加药四味：熟地25克，山药31克，泽泻12克，夜交藤31克。

七月三日来诊，为处补剂方如下：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熟地24克 当归15克
白芍31克 川芎10克 桂枝10克 柴胡6克 山药31克 泽泻10克
枸杞15克 杜仲24克（盐炒） 丹皮10克

此后，因工作太忙，未来续诊。后来，该院有些同志来我处求诊，并说：“刘××自经你医好后，现在身体更加健壮，干劲冲天，精力弥旺，有的年轻人还赶不上他咧！”

按：阿狄森氏病，现代医学认为系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临床上有衰弱无力，色素沉着，血压下降，胃肠及神经系各种症状，因失钾、失水等，引起的代谢紊乱。其所举症状表现，如色素沉着散见的全身各部位，以及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精神、神经系等各种症状，与我所亲见皆吻合。它与《金匱要略·水气篇》所说风水、黄汗、肾水等症状，均有相同之处。从中医角度诊断，乃肝脾肾三经湿、热、风、寒，蕴积既久所引起；尤以皮肤老黑色为肾脏病变的明证，盖“肾属水，水乃北方元武，其色黑。”《金匱要略·黄疸篇》说：“额上黑……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名曰女劳疸，腹满如水状，不治。”陆渊雷注：“女劳疸，旧注多以肾之虚热……乃副肾上腺之阿狄森氏病。……额上黑，旧说以黑色为肾病之候，乃阿狄森氏病之‘色素沉着’也，……腹满如水状，即后世所谓臌胀，因肠机能衰减、肠内

客物发酵，而生瓦斯故也。”故据其症状脉象，即诊断为风寒湿热入于肾脏，首用逍遥散加防风、二活、香附、灵仙、蒺藜，以舒肝扶脾，驱风除湿，再加杜仲、玄参、花粉，培补肝肾，养阴清热，药味极其平淡，而竟获速验，实出乎预料也。

续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杏仁、续断、杜仲、桑枝，即心、肝、脾、肺、肾诸经同时并治，又加入银花，而各症皆愈。前后为时一月，微汗时出，故用真武汤加桂枝，重用白芍以敛之，再用黄芪建中汤合真武汤，去附片，加当归、丹参、杜仲、续断、枸杞、狗脊，以峻补气血，培养肝肾，扶脾利水。最后始用十全大补汤，套入地黄汤、逍遥散，加杜仲、枸杞、独活，全面照顾，以善其后。已经四年，从未复发。

（三）黄疸型肝炎引起臌胀危症治验

郭××，男，21岁，蓬溪县副食品公司干部。

一九七三年夏秋之际，由于工作繁忙，过于劳累，坐卧湿地，饥饱不匀等等原因，七月中旬，又感染急性黄疸型肝炎。在当地治疗无效，转诊到成都某医院治疗，为时两月，发展为肝硬化腹水险症，医院已三次发出病危通知。

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午后三时，请我到医院住院部内临床诊断时，见其目珠尽黄，周身老黄色，面部和四肢骨瘦如柴，惟腹大若抱瓮，青筋奋张，脐眼平翻，食难下咽，喝水后即胀满不堪，大小便闭，舌赤黄而粗厚，诊其脉弦数而紧，气急张皇，确已到至为危急之证。离开病室，即向其兄说明病势危急，难于挽救的理由，婉言谢绝处方。其兄再三恳求，但得医治稍为缓解，

才好搬回家乡去。不得已，勉拟一方，嘱其试服，随时联系。处方如下：

鳖甲15克（先熬1小时） 茵陈31克 炒栀子12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枳壳12克 槟榔12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赤芍31克
柴胡10克 桑白皮15克 猪苓10克 泽泻10克 木通10克 滑石10克
冬瓜皮62克 车前草3株

连服四剂。十月十三日复诊，据说：“腹胀虽稍缓解，惟大小便仍未通。”处方如下：

牡蛎31克 鳖甲15克（以上两味先熬1小时） 柴胡10克
白术24克 茯苓21克 泽泻10克 猪苓10克 白芍31克 腹皮31克
陈皮10克 茵陈31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枳壳12克 炒栀子10克
木通12克 椒目15克 桑白皮31克 冬瓜皮31克

连服七剂，逐步见松，大小便畅通，腹胀大部已消，胃口大开。

十月二十九日，由其兄护送前来我处就诊。处方如下：

鳖甲15克（先熬） 炒栀子12克 茵陈31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柴胡10克 白术31克 茯苓31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枳壳12克
槟榔12克 泽泻12克 白芍31克 当归21克 川芎12克 木通12克
防己12克 椒目15克 桑白皮31克 冬瓜皮62克

连服两剂，腹胀全消，每天要吃四五顿，随时要走出病房，在住院部园庭内散步，精神面貌已如常人。

十一月十一日，处方如下：

鳖甲15克（先熬1小时） 茵陈31克 柴胡10克 炒白芍31克
当归24克 羌活10克 茯苓21克 白术31克 枳壳10克 炒栀子10克
花粉14克 香附15克 防风10克 郁金15克 槟榔10克 冬瓜皮62克
连服两剂，各病皆愈，已经出院。十三月来我处诊治，并准

备回家休养。仍原方加猪苓10克，嘱他严忌盐、酱、生冷、燥硬等食物一百二十天，以免复发。

按：黄疸一症，祖国医学概括为阳黄、阴黄。《素问·平人气象论》说：“溺黄赤，安卧者，黄胆。……目黄者曰黄胆。”张仲景将它分为黄胆、谷胆、酒胆、女劳胆、黑胆五种。我先高祖父清臣公著《医学集成》论黄疸说：“疸症有五，曰黄汗，曰黄疸，曰谷疸，曰酒疸，曰女劳疸，而一言可蔽者，曰阳疸、阴疸。阳疸宜燥湿利水，阴疸宜温中逐水，同是湿热湿寒所化，故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我初临此症，即诊断为湿热阳黄，亦即现代医学称急性黄疸型肝炎所引起的臌胀危症。故首用四苓散、逍遥散、茵陈蒿汤、舒肝利疸汤诸法，加鳖甲、木通、滑石、车前、桑皮、冬瓜皮之类，大剂除湿清热，平肝理气，通利小便，软坚消胀。用仲景茵陈蒿汤，而去大黄者，一则以利小便为宜，再则久病体虚，不堪从大便猛下排水，再伤元气，以其水湿太重，泄其水而大便亦自通也。辨证施治，必须细审，抓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即可迎刃而解矣！

第一处方，连服四剂，初见成效后，加入牡蛎以助软坚，椒目、腹皮以助行水消胀，故连服七剂而奏速效。此乃祖国医学属湿宜利水。我先高祖父清臣公“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之说，确为千载定论。贵在临床之际，善于体会，轻重缓急，加减出入，灵活运用。

（四）气臌胀治验

陈××，女，60岁，住彭县正东街。

患气臌胀年余，久医无效。一九五七年十月来我处就诊，察其面、脚、四肢，均无肿胀迹象，惟腹大胀气。据她说：“矢气后，便觉轻松。”舌苔薄白，脉浮细而数，初用逍遥散加香附、木香、郁金、槟榔之类，似感稍减，但未见显著效果。知其系城镇居民，无力在成都久住，遂采用虾蟆散法，亲为炮制。嘱其带回家后，用陈皮、木香、莱菔各10克，熬水吞服虾蟆散，每服10克，每天早、午、晚饭前空心服。

初用此法，尚无把握，见她臌胀甚急，攻之不可，又不能补，聊为试用，不存多大希望。殊至一九五八年春节，这位陈老太婆竟精神爽健，衣冠楚楚前来我家。据她说：“吃药面子后，放屁放得特多，有时甚至睡着也放屁，把自己惊醒了。”连连称赞：“老师做的药真是仙丹，十多天臌胀就消完了。”

虾蟆散制法如下：

大虾蟆1只，剖去内脏，将砂仁塞满，用麻绳缝腹，黄泥封固成一大饼，火上烤酥，黄泥见红黑色为度。然后去泥，将虾蟆、砂仁，共为细末。

后以此法治气臌，或血臌兼气臌，均有效。但虾蟆必须愈大愈好，效果始佳。

按：此方来源于林屋山人《验方新编》。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蟾蜍一名癞虾蟆。入阳明胃经，退虚热，行湿气，杀虫蠱，治小儿疳疾腹水。”《日华诸家本草》说：“能破症结。”

《本草经疏》说：“能破症坚血者，以其辛寒能散血热壅滞也。”日本学者说：“古来用于种种疾患，治内外诸病，虫、便秘、胃病、水肿、恐水病、恶性溃疡有效。”《肘后方》说：“治腹中冷癖，水谷阴结，心下停痰，两胁痞满。”李时珍和历代医家都

说，癞虾蟆体内能排出白色分泌毒液，名为蟾酥。日本药学博士石津利作及上远野与作两氏，同将蟾蜍皮肤的分泌物，经化学研究后，其毒分定名为加玛因，有使心脏作用强盛之效，……尿量增加。

近代药物化验：蟾蜍的毒液中，含有蟾蜍二烯醇化合物，包括蟾毒配质和蟾蜍毒素。据青岛白求恩医院报道：用20%的蟾酥软膏外敷，治愈十三例皮肤癌。一般用药三天，癌组织开始坏死脱落，约十八天基本愈合。

由此可见，癞虾蟆对于破症结，散痞满壅滞，功效颇大。尤其蟾酥对癌症的功效，早已发现，可见古代验方确应发掘提高，使古为今用。

此法妙处在于用砂仁填满腹中，黄泥固封，火上烤酥，迫其体内毒液排出，与砂仁、黄土共起化合作用。《本草纲目》说：“砂仁补肺醒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滞气，散寒饮胀痞……。”《药性本草》说：“消化水谷，温暖肝肾。”《珍珠囊》说：“治脾胃气结滞不散。”《本草求真》说：“醒脾调胃，快气调中，则于腹痛痞胀有功。”近代药物化验，它含挥发油。可知其为温化散结，行气消胀之品。而黄土入脾，以土胜水。此三者结合，又用陈皮、木香、莱菔行气消胀之味，熬水吞服此散剂，故能对气臌症取得决定性效果，对血臌亦能起一定作用。

（五）风心病导致水臌危症治验

何 ×，女，25岁，住成都江南馆街。

患风湿性心脏病约已四年，通身肿胀，腹大如箕，胸下及脐

右各有一包如拳大，腿脚肿大不能穿棉裤，掩被卧床，头面俱肿，上眼皮各有水珠一枚，如手电筒灯泡大，小便点滴俱无，气喘胀急，已十余日不思饮食。早已备好棺材，意惟等死而已。

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请我为她诊视，舌上薄白苔，两手脉浮大滑数，知其犹有生机。但见病势危急，不及询问原先治疗过程，立即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白术15克
附片10克（先熬1小时） 知母18克 生姜15克

其爱人任××，系丝线业工人，原系中药铺学徒出身，颇懂中医理法方药，当即称赞说：“老师高明！我爱人病经四年，经医久治无效。中医用五皮饮、胃苓汤、四苓散、八陈散、舟车丸、疏凿饮之类，百无一效。从未见姜、桂、附，又加麻黄，同时并用。”立即捡药熬煎，给病人先服一次。午后病人即能呼喊：“要屙尿！要屙尿！”任入室扶持就便桶。我在室外闻其小便长快，辘辘有声，立即说：“药已中病，算是初步奏功了啊！”全家欢喜。临行嘱病家：“可速再捡一剂，不分昼夜，每二小时给服一次。”

翌晨七时，我正酣睡，忽闻叩门之声，即披衣起床，我问：“出现了岔子吗？”任隔壁回答：“病已大松了。”刚出房门，即见何×已站在我书柜当门，鞠躬告谢。此时，真出我意料。备间经过，任说：“昨晚我又捡了两剂，双剂一齐熬煎，每二小时一次。病人连续解了十多次小便，全身肿胀大消，尤其腿脚消得最快，已能穿棉裤。……所以，今晨才弄得起来啊！”

我父见病人头面肿势很凶，认为是上肿属风寒，宜发汗，可用三拗汤，处方如下：

麻黄6克 杏仁12克 甘草10克

第三日清晨，病人又来诊治，据她说：“服药后，大汗如雨，上半身出了一夜的汗。”见其头面肿胀全消，上眼皮的“电灯泡”已经消失。因嘱她仍前方合三拗汤共熬服。

第四日又来诊治，见她面、脚、手肿胀大消，惟腹仍胀大，更为处方，嘱她连服两剂：

白术31克 白芍31克 茯苓31克 生姜31克 防己15克 木通15克
椒目31克 附片31克（先熬1小时）

第六日，腹胀大松，胸下和脐右包块已散尽，胃口大开。将白术增为62克，连服五剂，共约八天，通身肿胀全消，用大碗吃饭，已能端大脚盆在街门口洗衣了。

按：此症特点主要为风心病引起的心脏性水肿。迁延失治，已经四年，气血皆虚，致成通身肿胀，水势滔天，濒临至危极险之地。惟脉象浮大数滑，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大则为虚，滑则为水。而桂枝芍药知母汤，原为《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篇》治风湿性关节炎之大法；我家祖和父辈借以治水肿症，通身肿胀，宜汗利兼施者，往往有效。余阅历多年，认为较诸桂甘姜枣麻辛附子汤更为周到，陈修园加入知母，改名消水圣愈汤，但以等分太轻，缺驱风除湿之品，故功力仍缓，难见速效。据张仲景说：

“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头眩气短，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徐忠可注：“桂枝行阳，知芍养阴，方中药品颇多，独挈此三味以名方者，以此症阴阳俱痹也……。欲治其寒，则上之郁热已甚，欲治其热，则下之肝肾已痹，故桂、芍、知、附，寒热辛苦并用而各当也。”当面临此症时，审知其小便闭塞，气急张皇，腿脚特肿。种种肝肾俱痹之状，与仲景的论

述要义，若合符节，故毅然采用此法。最初，实在未料到奏效如此的巨大而迅速。

腿脚肿既消十分之七，乃从头面特肿下手。下肿属湿，宜利水，既已见效于前；上肿属风寒，宜发汗，故三拗汤一剂而大汗如雨，头面肿全消。惟至此腹部肿胀自然突出，最后采用真武汤，加防己、木通、椒目，连服七剂，而竟全功。

三拗汤原系麻黄汤去桂枝，重用甘草缓中，使麻黄、杏仁发挥其宣肺平喘的作用，为强有力的发汗剂，对于上肿确有特效。至于真武汤，来源于《伤寒论》太阳及少阴篇，后人均视为温阳利水之法。附子辛热，温暖元阳，恢复肾脏化气行水的功能。白术温燥，健脾除湿，茯苓淡渗，强心利尿。生姜辛散，温胃行水。白芍平肝养阴。一以制姜附之燥热，一以缓解腰脐之气，诚可谓心、肝、脾、肾面面俱到。近代医家通过实践认为：

“本方对于肺原性心脏病的咳嗽、气喘、心悸、水肿，有较好疗效。对于慢性肾炎、风湿性心脏病、心力衰竭的水肿，亦有一定效果。”以我家传经验，及个人在临床上运用，对于水肿病情严重，属于心脏性肿者，采用真武汤，加木通、防己、椒目，以助其利水消胀之功，往往有效。如已发展至通身肿胀者，必须先采汗利兼施法。继而视其上肿甚者，以发汗为主。中肿甚者，以利水消胀为主。下肿甚者，以利水为主。有时综合运用，贵在按四诊八纲，辨证施治，决不能拘泥古方，不自化裁，致误人命，可不慎哉？

可是，治病易而防病难。病人与医生如不能密切配合，虽华佗再见，扁鹊复生，病愈而复发，亦往往无能为力。此病在濒死边缘脱险复苏，为时不到两月，竟完全恢复青春少妇的健美体

质，不仅举家欢腾，即居民群众亦交相赞誉。由于病人不遵忌盐之嘱，任××不守禁房事之戒，自农历五月端午以后，病又逐步复发。我亦因病家请至外地诊病，约两月始归。

一九七五年九月中旬一天午后，任××又来，详述其爱人的发病经过：“住某医院，有中医×老师，用甘遂12克，丑牛12克，红参6克，研末冲服。服两剂后，大便下水而肿胀全消。殊不知回家后，不到半月，又肿胀起来，较前更甚。现又送进该院，×老师仍用前法。但这次不灵了，连服两剂，肿胀不消。”

我说：“完了！完了！甘遂、丑牛之类虽能消水肿，但只可暂用一时，不可再剂。傅青主曾说：切不可再剂，再则反杀之矣！”

果然，病人回家后，病又再度复发，胀得来受不了时，竟于九月下旬一天晚上，深夜私自投水而亡。

（六）肾脏性水肿危症治验

张××，男，40岁，四川省运输公司32车队驾驶员。

解放前从事汽车驾驶工作，解放后曾到陕北和西北一带开车，虽身长体壮，但早已受风寒、风湿侵袭太深。一九五六年在四川省运输公司驻灌县32车队任驾驶员。六月，因腰痛，住进×县人民医院，采用封闭疗法，打了多次腰封针，终无疗效。一天，从医院出来理发后，对镜照影，自觉面部浮肿，他回医院后找同房病人某观察，那位病人说：“你不但面肿，而且脚都是肿的。”张按其脚，起凹状甚深，大为骇然。于是再三请求回成都治疗，在××医院住了三月，肿势更为严重。要求出院后，找一

江湖医生、人称“骚家公”者，为用大量排水消胀的药，又重价售与“下泻”丸药。服后大泻，虽暂快一时，然反复转来，肿胀更增，竟致通身肿胀，背平脐翻，阴茎、阴囊肿腐，喘息张皇，病势极为严重。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中旬某日傍晚，病人前来我处求治。我父为处桂枝芍药知母汤。我于晚九时出诊回家后，父为叙说处方经过。我说：“通身肿胀，汗利兼施，桂枝芍药知母汤虽为较稳，但缺少利尿之药，恐仍不易奏效。”

第三日我去诊视，见其病势非轻，前方尚无任何影响。但仍只得勉强用前方，逐步加重分量，连服九剂，殊仍未见效，只是精神较好，喘势减轻。因改用真武汤加味：

附片24克（先熬1小时）茯苓31克 白芍31克 生姜31克

白术31克 防己10克 木通10克 椒目15克

翌日午后，我前往诊治，病人说：“服药后，今日中午十一时半解小便清长，约大半痰盂，是最畅快的一次。”我非常激动地说：“前方缺利尿之品。此方既已见效，得胜猫儿强似虎。”遂在原方上加茯苓为62克。殊不知到第二日中午，前去诊治，病人竟致小便点滴俱无。我自觉犯了愈利愈癃闭之戒，是加重茯苓用量的结果。不得已，仍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以暂缓和之。

连服两剂后，其妻钟××于第三日清晨八时许来我家叙述病情，她说：“病人今晨出现胸膈部位若有一草帽子圈圈紧塞，吃药吐药，吃水吐水，喘急难堪。”并问是否可送到医院“放水”？我说：“似此情况，可以，可以！”我父立即反对说：“放水即死。”于是室内候诊病人都说：“那就老老师和少老师都去嘛！”我独步先行，一到他家，见省运输公司32车队的两位劳保干部，

正在写字台上替病人记录遗嘱。我即到床头为他诊脉，见其头面肿如“判官”，上下唇肿若猪嘴，切脉如泥，淹没手指至二节，病人喘急呼呼，指其胸膈一周说：“似水汪汪的摇动作声。”我立即至堂屋为他处方。其妻扶我父来时，经切诊后，来到堂屋，询问采用何方？我答：“此水饮射肺，乃水气欲出而未得出，而六脉浮洪而数，并非死症，采用小青龙加石膏法。”父连称：“对！对！”急忙扶杖而去。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麻黄8克 细辛4.5克 五味4.5克
生姜10克 法夏10克 石膏10克

当晚，其妻来说：“服药后，胸膈部分已大减，吃药吃水都不吐了，且能进食矣！”我嘱其再服。

对此严重病情，扼腕徬徨，反复钻研，且与父讨论。父说：“病人肿势已到按之如泥，非用老祖公‘九转灵丹法’不可，小便不能出水，从大便导水，亦急救之法。”遂为叙述两个水臌胀治疗成功经验，并说：“你不急用此法，迁延致误，就难挽救了！”我争辩说：“九转灵丹既有黑丑、白丑，又有大黄、枳实，虚人何堪姑试？此时此际，非从张仲景法中探讨，不能成功，决不可行险以图侥幸。”

翌日，仍用桂枝芍药知母汤缓和局势。午后偶见上海老中医时逸人所著《时氏处方学》的新书，在五皮饮用法处，他说：

“下肿属心脏性，用五皮饮合桂枝汤。上肿属肾脏性，用五皮饮合麻黄附子细辛汤。往往有效。”看到此论，对我启发颇大，认为张××的病先从头面肿起，原系肾脏性，虽上肿属风寒宜发汗，然桂枝芍药知母汤，有白芍牵制，亦且有麻附而无细辛，不易透汗。下肿属湿宜利水，真武汤虽有附片温肾，茯苓利尿，而无

麻、辛透阳，所以，仅小便畅利一次，水行而气未行，迁延至今，未见奏效。

因此，以《时氏处方学》为据，对照麻黄附子细辛汤方义，及历代名家注解，与父反复讨论钻研，毅然决定采用时氏法。处方如下：

附片24克（先熬1小时） 麻黄15克 细辛10克 茯苓皮31克
桑白皮31克 生姜皮31克 大腹皮31克 陈皮31克

服后，第二日早晨八时，其妻钟××来说：“昨天午后二时开始服此方，每三小时一次，昼夜连服，已服六次。服第二次后，从晚上七时起出大汗，八时即小便大通。直到此时，已小便近十次，大汗至今未止，被盖已打湿两床。通身肿胀大消，尤以头部消得最快，不那么肿了。”我感叹地说：“气行水自行，内经、仲景、陈修园、时逸人诸前辈，诚不我欺也！”遂嘱其再服一剂。

午后一时，我前去诊治，病人脉象已转为浮洪开朗，从头面消至腿脚。惟按其腿部，各处均有水块，按其块，块散而流至他处。再按他处之块，又听得鼓鼓作响，水气又流至别处。病人精神爽朗，已能进食，在床边施礼感谢，说：“两天来，我一身已似减轻了几十斤！”

于是我嘱他不能下床，忌风忌油。另为处方如下：

桂枝15克 白芍24克 附片15克（先熬1小时） 麻黄6克
防风15克 知母24克 生姜31克 白术24克

连服八剂。继又大剂真武汤，加防己、木通、椒目，全身肿胀消完，阴茎、阴囊亦渐生肌长皮，完全康复。

一九五七年春节后，病人来我家诊病，为处方香砂六君子

汤，连服十剂。胃口大开，精神健爽。又为处丸剂方如下：

北箭芪24克 白术12克 人参12克 白蔻3克 法半夏6克

枸杞10克 巴戟10克 附片10克 鹿茸10克 益智10克 熟地31克

当归24克 官燕18克 肉桂10克

上药五剂共为蜜丸，每丸重15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白开水下。

服完后，张××身体完全恢复健康，二十多年来从未复发。当时，他曾送匾额致谢。

按：此症特点，病人先为肾脏性水肿，头面先肿，迁延失治，竟影响到心脏。再由脚腿发展至通身肿胀。但导致病情愈加严重的主要因素，乃“骚家公”乱用泻下药，攻伐太过，损耗元气，使其心脏衰弱，肝肾虚疲，达于极点。我父初次诊治此病，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我也继用此法，温散五脏风寒湿热，虽为正治，然明知不能奏速效，而不敢随便易方者，因其久病虚疲，不任攻伐。及病情发展至最紧张情况下，才用小青龙汤加石膏法，也不过暂时抑制其水饮射肺。中间虽曾用真武汤，令其小便一度畅通，又以加倍茯苓等分，形成欲利反闭。此时但见肿势凶猛，水气滔天，陷入重危困境，攻之不可，欲罢不能。我再三领会《金匱要略·水气篇》及历代名家注释所阐述要义，仍始终坚持必须从汗利兼施法寻求出路。最后从时逸人处方学中吸取麻辛附合五皮饮的经验，取得奇效。我方欣然自得，父告诫说：

“你不要片面看问题。你坚持汗利兼施，摒弃甘遂、丑牛、大黄攻下之法，固为正理。然麻辛附合五皮饮之所以奏效，乃桂枝芍药知母汤、真武汤、小青龙汤诸法，温肾扶阳，透达肺气，为之先导，已使脏腑各部分活跃起来。最后一法，只不过是水气欲

出而未出，故更形肿胀之转折关头，猛勇施药，汗利兼行，取得决定性疗效而已。否则，如在接手之初，即用此法，亦未见功效如此迅速。”

又按：麻黄附子细辛汤，出自《伤寒论·少阴篇》，为少阴、太阳交病的主方。因少阴标寒而本热，太阳标热而本寒，故张仲景说：“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伤寒论浅注》说：“此言少阴得太阳之标阳，而太阳之标阳，又陷于少阴之里阴也。”总的说来，此方为调整心、肾、小肠、膀胱，交通阴阳内外之大法；附片助太阳之表阳，而内合于少阴，麻黄、细辛启少阴之水阴，而外合于太阳。《医方集解》说：“此足少阴药也，……以附子温少阴之经，以麻黄散太阳之寒而发汗，以细辛肾经表药联属其间，是汗剂之重者。”

此例病人原为肾脏性水肿，影响到心脏、膀胱、小肠，寒水滞结；汗之不出，利之不下，已濒临水势滔天，难于救药的绝境。以其内外阴阳交相困阻，太阳少阴痹闭郁塞，若不重剂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五皮饮，那能汗出水行，速获痊愈？

五皮饮原为治水病肿满，上气喘急，或腰以下肿的通剂，而功效甚缓。然以大剂加入麻辛附中，温阳发汗，渗湿利水，交相为用，故能起到汗利兼施之巧妙速效。

（七）胃溃疡致成臌胀危症治验

向××，男，45岁，四川省运输公司五车队驾驶员。

患胃溃疡十多年。一九五七年初，我治愈张××的水臌危症时，向是亲眼看见，遂曾求治一段时间，后因事他去。到一九六

一年十月，他已由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发展至面脚俱肿，腹又见胀，已产生腹水，又来诊治。服药数剂，虽稍见效，但他的组织上为了照顾，将其送××医院住院治疗。直到一九六二年元月，其病又迅速发展成头、面、通身俱肿，小便困难，气急张皇，自料必死。医院已下病危通知数次，日惟用白茅根124克，熬水服，未用其他药物治疗。病人对其妻说：“我坚决要求出院，去找刘梓衡老师医，那年张××的水肿病，那样严重都医好了，我是亲眼看见的。出院后，即使医不好，我也无怨言。”

一九六二年元月十八日，向××出院回家后，请我前往诊治。见其头、面、四肢俱肿，腹大如鼓，小便短少，从不出汗。遂采用汗利兼施法：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知母24克
白术15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生姜15克 茯苓15克 泽泻10克
上方加减，连服六剂，虽小便有时稍多，然始终毫无汗意。

又采用三拗汤法：

麻黄6克 杏仁12克 甘草6克

两剂，仍不见汗。更采用真武汤法，使其腹胀缓和，兼利小便：

附片15克（先熬1小时） 白芍24克 白术31克 茯苓21克
生姜15克 防己10克 木通10克 椒目15克

连服数剂，腹胀虽稍减，小便仍短少如故。遂加入桂枝、知母、麻黄、防风，又连服数剂，仍未见汗，且肿势逐增。一九六二年二月初，改用消水圣愈汤法：

桂枝6克 麻黄4.5克 附片3克（先熬1小时） 细辛3克
生姜6克 知母10克 大枣2枚 甘草3克

我在病家留宿一夜，亲为熬药，按二小时服一次，连服两剂，毫无影响，不但汗未发出，而且头面肿势日增，上下嘴唇肿大如猪嘴。因念此病系汗未发出所致，又另用麻辛附合五皮饮法：

附片24克（先熬1小时） 麻黄10克 细辛4.5克 茯苓皮31克
生姜皮31克 桑白皮31克 大腹皮31克 陈皮15克

满以为此系治愈张××水肿，最后成功的“绝招”，为汗利兼施，气行水自行的最好方法。殊不知连服两剂，全然不动。一九六二年春节后，仍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真武汤、五皮饮、五苓散、平胃散，乃至金匱肾气丸之类，酌情加减，延至三月上旬，已经脐翻突出，阴茎、阴囊肿腐。推辞再三，囑其另请高明。但向××神志清楚，精神尚好，再三说：“刘老师对疾病作斗争的钻研精神，是我亲身体会到的。就是医不好，我死了，我全家还是感激你的。”我诊其脉势，早已由细、小、沉、弱转为浮、大兼数而有力，乃汗与小便欲出未出，反现肿势增加之象，遂勉为其难，续为疏汗导水，观其变化。

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我仔细诊断，发现他有虫症象征，处方如下：

柴胡 6克 白芍24克 当归16克 白术31克 茯苓21克 猪苓10克
泽泻10克 潞参24克 陈皮 6克 槟榔12克 苦楝12克 使君子24克
枳壳10克 广木香 6克

三月八日上午八时许，病家来人告急：“昨日处方，才吃一次，即呃逆不止，鼻鼾，耳聋，眼闭，不省人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中午我前往诊治，见病人斜坐床头，呃逆，闭目，鼾声雷动，呼之不应。全家亲属、街坊邻里围满一室，该单位派来的

劳保干部，正询问情况，都认为万无再生的希望了！我急诊断其脉，仍浮洪兼数而有力（切脉处已淹没我手指第二节），立即告诉其妻说：“病人还没有死，现在只要能把呃逆压下去，还有活的希望。”其妻含泪回答：“那就全在刘老师了啊！”一老太婆讥笑说：“老师，雷打死的都医得好？”我笑而不答。立为处方后，随带病家小女去药店，将药配齐，嘱其迅速带回使用。处方如下：

茯苓31克 苡仁31克 苍术10克 芡实15克 白术10克 法半夏3克
陈皮3克 潞参15克 丁香15克 吴茱萸1克

三月九日九时许，病家来人告诉：“昨天小女子把药拿回，才熬服一次，呃逆即止，耳能听，目能视，鼻鼾已停。连夜服药三次，截至此时，微汗出，小便通，头面肿全消，并已消至胸口。”当即赶往，病人和全家皆大欢喜。我认为此方既已大效，不必更改，遂嘱其再服两剂。十日前去诊治，汗已出至腰脐，小便大通，肿亦消到腹部。十一日又嘱再服三剂。六剂服完，全身肿胀俱消，食量大增，已端起大碗吃饭了。继后再服三剂，肿已消尽。再服桂枝芍药知母汤数剂，阴茎、阴囊、脐、臀、股等腐烂部分，亦干痂愈合。最后，仅服香砂六君子汤约十剂善后，从未复发。

按：此病特点，由于多年胃溃疡，消化不良，气血两亏，脾肾衰败，而引起的面脚先肿，次及全身。病情发展到危急关头时，背平脐翻，阴茎阴囊肿腐……，与前例张××症状，表面上完全相似。但张为肾脏炎，此为胃溃疡的病因，故麻黄附子细辛汤合五皮饮法，施之于张，则一剂而见奇效，施之于向，则连服两剂，竟毫无影响。同属水肿病高潮，而施治同一方法，则效果

截然不同，可见祖国医学在辨证与临床实践上何等微妙？确不可刻舟求剑，更不能固步自封。

然在水凌心包，呃逆不止，鼻鼾，耳聋，眼闭种种垂危症状时，虽脉象浮洪兼数，非若沉弱细小之候。明知水气欲出而未能出，然面临举家皇然，四邻惊扰，死症绝症非常显著之际，采用二术六君，重用茯苓、苡仁，于利湿分水中，佐以芡实、丁香、吴茱萸，行气止呃。初不过仅欲抢救其呃逆，不料一剂而大效，气行，汗出，水行，从头面消肿，变逆症为顺症，遂不敢轻易变换方法，守服九剂，肿胀全消，诚出乎意料之外！

自惭学识浅薄，水平有限，对于最后抢救呃逆一方，竟至肿胀全消，获得奇效，未能自信。反复钻研多年，迄今只能得出以下一些粗浅答案，就教于海内高明，敬希不吝指点：

1. 此症原由胃溃疡引起，故先用桂枝芍药知母汤、真武汤、消水圣愈汤、麻辛附合五皮饮等，虽为汗利兼施，温阳逐水之法，但非由心脏性或肾脏性所引起，脾胃之药过少，故疗效迟缓，渐致水势滔天，周身泛滥。

2. 病属重症，迁延太久，我又求好心切，易方太快，中间曾用金匱肾气丸两剂，由于熟地、枣皮之滋腻收敛，导致肿势增大。一九六二年三月七日，以逍遥散合异功散，加枳壳、槟榔、木香、苦楝、使君子之属，原以为从肝脾着手，兼带驱虫，本为正治之法，然仅服一次而呃逆不止，出现危急之候，乃使君子用至24克，分量过重，使肠胃粘膜发炎，血减低（据近代医学）。民间经验有“过食令人呃逆”之戒。李时珍说：“与热茶同服，令人作泻。”亦属影响肠胃之意。当时病人已到水气欲出而未能出之候，胃肠受到影响，故导致水凌心包，呃逆不止等至为危险

之状。

3.久病重症，旷日持久，除体壮之人，采用险峻攻下之法，易见速效，或快意于一时之外；若体弱久虚，已成危急阶段，或汗利兼施，或温阳逐水，均非三、五、十数剂所能奏效，往往愈治愈形肿胀。前例与此例均有此发展过程。两者均系从心、肝、脾、肺、肾诸经着手，始终守定温阳逐水，气行水自行的根本大法，皆早已起到决定性作用。最后水气将通，表面出现逆症，均一方而获特效，然决非最后一方为成功秘诀也。

陈修园《金匱要略浅注》在水气篇中曾引一段医话，说：“有一张姓者，症后饮水过多，小便不利。服利尿药愈淋痛不通，益形肿胀。马姓老医，主以早服济生肾气丸，暮服六君子汤……，二十余日不效，反增出不寐、气喘、呕逆之逆症。病者极恼马医之失而求治于余，诊其色鼻準黄润，证其脉虽细小中而却有缓象。直告之曰：此症误在前医，救在马医。止守前此丸汤并进，再十日必效，余无别法也。病家埋怨已极，誓不再服，叩头求予另方，不得已以权辞告之曰：前方虽佳，但日服不改，则病气与药气，习以为常，所以不效。今且用茯苓四钱，蛤蜊粉三钱，灯草十四寸，煎水服之，三日后再服前此之药方，必另有一番好处。病家喜而服之。是夜，小便如涌，其肿亦退去十分之七，皮肤中时见汗意。再一服，大汗如雨，肿全消而神气亦复。喜告于余，令其遵马先生汤丸之法再服，渠弗听，从此即不服药。半月病愈体康，到寓面谢时，还痛说马医之过。甚矣哉，医道之弗明也，详注于此，以为尤注‘气内返而机自行’句之铁案，亦以见医术挟时命而行。”

据此，足以证明诊治张××、向××两危病时，中间均曾愈

治愈肿，甚至濒于死亡的险境。最后竟获转危为安的奇验，乃一通百通，守定前贤“气内返而机自行”的根本大法。故在当时临床之际，反复念及马医此案，增强个人对疾病作斗争的顽强信心，始未致临阵自扰，或弃而不顾也。

（八）三年血臌胀的治愈奇验

费××，女，31岁，天全县铜头乡农民。

她因惊忧成疾，初则月经停闭，继则腹泻数月，至一九五二年端午后，小腹渐胀，逐步变硬。当地中西医诊治逾年，通经、破血、止泻、消胀，一一用尽，终属无效。一九五三年两次到成都，去某医院就诊，时已腹胀如鼓，最后确诊为“腹中瘤子，大约十二磅”，又不愿手术切除，仍抬回家中。

一九五三年，我在天全作客，治好铜头乡李×的中风危症，因而各处求医者很多。经李介绍，于一九五四年三月初往诊，察其脉浮数而涩，舌赤黄而燥。虽仍能勉强行动，但蹒跚摇摆，极为困难。自觉前后阴部位不适，但欲大小便就感堵塞，因而便溺困难，愈增膨胀，群医束手。我采用先补后攻法，首用真武汤，加木通、防己、椒目。三剂后，大便成条，小便颇通，腹胀稍缓。明知其为血臌，徒恃真武汤，不能究其功。欲施攻伐，又恐久病不胜。不得已，采用六君子丸法，加川芎、防己、干姜。陈米、荷叶煎汤为丸，命其照服一料。我回成都半月，然后返回天全时，费××迎候桥头，跌膝而坐，口口声声痛骂：“刘老师，你害得我好苦呀！你开的那个薄荷丸药，吃得我胀闭不堪，呃又呃不出，屁又放不出，屙又屙不出，饭也吃不下，整得我好不恼

火啊！”言罢，捶胸顿脚，泪如雨下。我想六君子丸原系治气虚有痰，脾虚腹胀，何致害人如此严重？但她提到薄荷丸药，深感奇怪。遂到其家，见大孟盆内所盛药料，米饭相和，以鼻嗅之，薄荷气即冲头脑，稍取尝试，气味冲喉，不敢下咽。立即指出：“这是药铺把我开的药弄错了！”费××又诉服药下此药后，出现种种怪异莫名的症状，此时真弄得我啼笑皆非。次日，正值芦山下桥赶集，我便到黄家药店，询及为何薄荷味那样重？黄治安老医生回答：“因你的处方上用荷叶两张，我想这个季节不是产荷叶的时候，你是成都来的好医生，是不是有意考我，我就估计两张荷叶的分量，改为薄荷半斤。”不禁为之哑然失笑：“黄老师，你真会辩，但是搞得我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

当天，即仍为处真武汤，加防己、木通、椒目，三剂服后，又缓和下来。反复钻研，认为这是危急关头，非用攻伐之剂不可。祖国医学古典文献中记载血臌胀的特点是：“初觉小腹胀硬，继即胀至胸腹，惟四肢手足，毫无肿胀之意。”费××症状，恰属此类型，结合某医院确诊为瘤子，更为明确。为处方如下：

当归62克 桃仁40粒（去皮尖、打碎） 红花10克 枳壳10克
白芍20克 牛膝10克 雷丸10克 水蛭（石灰焙酥为末）10克
川芎10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槟榔10克

此时正是一九五四年四月初旬，水蛭极不易得。费××家人跑遍了沟边田角，找来了水蛭一百三十余条。我亲自用石灰焙酥为末，重约10克，以白绸包裹，入药久熬，忙了一天一夜。把连熬三次的药汁，混合再熬，浓缩到750毫升，装了一酒瓶半，于

清晨七时许，提了半瓶药同李×同志到费氏妇家，命其取一小酒杯，倒了满杯，嘱她喝了；中午，病人无任何感觉，又服了半碗；黄昏，只觉腹中辘辘作响，又服了一碗。翌晨，她说天明大便，只带了些黑血，已觉肚皮轻快；遂将剩下大半瓶药留下，嘱其服用。

第三天早晨七时许，忽闻院坝里人声鼎沸，同室费树清老汉高喊：“刘老师快点起来啊！你把臌胀病人医好了，人家来拜谢老师啊！”我刚披衣起床，费××即撞门而入，深深拜谢说：“刘老师，感谢你救了我的命！”立即掀衣袒腹让大家看，并说：“你们看，该是消下去了哇！不是大肚子了呀！”这时，远近的男女老少，争来观看，均赞为希奇。

按：此病特点，病人首由惊忧肝郁，月经停闭引起，继则久泻伤脾，而又过服枳实、厚朴、桃仁、红花、山楂、莪术、穿山甲之类，耗损气血，致成臌胀。从症状脉象等分析，已明知为血臌，某医院又确诊为“瘤子”。念其病已逾三年，虽腹大如箕，而脉气俱虚，不任攻伐。故首用真武汤温化肾阳，抑肝行水，缓解其腹脐之胀。继采用六君子汤，加行气化痰之药，补中健脾，进一步缓解其胀。冀其元气渐复，最后始行攻法。

殊知药店误将荷叶改为薄荷，且重用至250克，致使病人出现种种怪异莫名的症状。不得已而始用攻破之法。然首以当归一味大补其血。次以水蛭为破血主力，加入桃仁、红花、川芎、香附、牛膝、白芍、枳壳、郁金、槟榔，行血和血，理气开郁。雷丸杀虫，软坚，消蛊毒，以助水蛭的功效。攻中有补，补而不滞，以攻为主，攻而不伤元气。故能使如此重病在一昼夜之内，得以痊愈，毫无痛苦。

又按：张仲景《金匱要略·血痹虚劳篇》大黄廔虫丸，为干载而下治“五癆诸伤，内有干血”的要方。尤在泾说：“此方润以濡其干，虫以动其瘀，通以去其闭，而仍以地黄、芍药、甘草和其虚，攻血而不专主于血。”但其中除水蛭而外，廔虫、䖃虫、蛭蟥、干漆等物不易得，药店亦少制备。在农村中缺医少药，只好以水蛭一味为破血主药。重用当归82克，亦缓中补虚，攻补兼施之意。实际上即大黄廔虫丸的化裁运用。

我采用此法，关键在水蛭一味。其功效在破血、逐瘀、通经、消症，为作用较强的破血逐瘀药。主要用于瘀血阻滞的经闭，症瘕积聚，及跌打损伤，瘀血作痛等症。《药性论》说：“破女子月候不通、血劳症块。”现代医学化验结果：本品含蛋白质，新鲜水蛭唾腺中含有水蛭素，为一种抗凝血物质。此外，含有肝素、抗血栓素等。《金匱今释》说：“干血者，血管中形成之血栓，体内出血所凝结之血饼皆是。此等干血，能直接间接致营养障碍，故令羸瘦腹满。”由此可知，血瘀、瘤子，即干血所致。如费××既已形成此种确症，岂是一般桃仁、红花、赤芍、川芎、山楂、莪术所能奏效？日医和久田氏对大黄廔虫丸亦说：“移此治臌胀血瘀。”《兰台轨范》说：“血干则结而不流，非草木之品所能下，必用食血之虫以化之。”可见水蛭对于破瘀血，化症痞，大有特殊功效。攻克癌瘤为现代医学的科研项目，对于水蛭、䖃虫、蛭蟥、干漆，以及鳖甲、蟾蜍、麝香等的实践和化验，深感确有努力钻研和提高运用的必要。

再按：黄德彰老中医较阅至此案时，提出：“雷丸用得正好，因雷丸含一种分解蛋白酶，能将绦虫、钩虫、蛔虫、阴道滴虫体表的被膜溶解。血瘀为症，配以水蛭、红花，其消化包块之

力可知矣。《本经》说：雷丸‘性寒味苦，利丈夫不利女子。’

《别录》又说：‘久服令人阴萎。’因雷丸为纯阴寒咸之品，男子阳旺，故能抑阳，久服则抑阳过甚；女子阴旺故不利，更不能久服可知也。虽然血臌症者必见化热而致骨蒸劳热，女子用之一时，惟见其亦利女子而必用也。何况独专消化蛋白，软坚之功耶？匠心独具，血臌何患？”

（九）三年多血臌的治验

徐××，女，32岁，住成都半边桥街。

患血臌胀三年多，久病求医，医药枉效。最后经某医院确诊为“瘤子”，但因身体瘦弱，不敢手术，荏苒经年，九死一生，四肢手足，骨瘦如柴，惟腹大如鼓，痛苦难堪，求生不得，欲死不能。一九五五年五月，来我处就诊。根据脉气观察，以及发病经过，病情症状，再结合某医院确诊，确定为血臌无疑。但体质太坏，仍必须先补后攻，处方如下：

附片24克（先熬1小时） 白术31克 白芍31克 茯苓31克

生姜31克 防己12克 木通12克 椒目16克

连服十剂，大小便恢复正常，胃气大佳，每餐能吃三、四两米饭，气色红润，除腹如抱瓮外，似若无病常人。于是按血臌治法，处方如下：

当归82克 桃仁40粒 红花10克 枳壳10克 白芍20克 牛膝10克

雷丸10克 水蛭10克 川芎10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槟榔10克

初服一剂，毫无影响，颇为惊异。嘱其将水蛭为末，再服一剂，仍不见效。我想是否药店的水蛭系硫黄烟熏，存放多年，效

果不佳，遂嘱病家觅取活水蛭，亲为用石灰瓦焙，研末，绢包入药煎熬，竟一剂而臃胀全消（这就充分说明有的药店所备水蛭，经硫黄去毒，已减低化瘀功能，再加贮藏时间久了，失去效果。有条件的，临床用活水蛭，效果更好）。

按：此症与天全县费××血臃症状、施治方法，都完全相同，收效的奇速也完全相同。但消胀之后，必须忌盐、酱及燥辣食物一百天，忌房事一年。以水蛭食血之力极猛，易伤元气，故尤须继续服大补气血的药数十百剂，才能巩固疗效，不至复发。

费××愈后，曾为处方，用四物汤加入潞参、茯苓、白术，于补血中加补气利水之品，嘱其多服久服。当我去后，她仅服药两剂，又不忌厚味，甚至大吃肥膘腊肉。后来，据李×来信说：“她病愈后又复发，经医治无效，早已死去。”

徐××在求治之初，我即再三告诫，必须遵照禁忌，坚持继续服药等事项。而她于消胀之后，亦只服药三剂，即未再来求医。后闻亦系不忌盐酱，乱吃泡菜，竟又复发死去。可见病人必须遵照医嘱，密切配合，否则虽求医心切，终属徒劳无益！

（十）小儿肾炎通身肿胀治验

杨××，男，5岁，住成都鼓楼南街四川省交通厅宿舍。

一九七一年夏，忽患肾脏炎，经某医院收入住院治疗，至十月底，发展至通身肿胀，小便艰难。其父背他来我处就诊时，见其面色苍白，浮肿，腹大如鼓。据说：“患儿已多日不思饮食，食后即倒饱，有时呕吐。小便短少，用毛地黄之类利尿，虽暂生效，旋仍闭结。”诊其脉浮弱滑数，舌灰白而腻，乃风湿两伤，

脾肾俱败。处方如下：

茯苓15克 白术24克 白芍20克 猪苓10克 泽泻10克 槟榔10克
苏叶10克 杏仁12克 防风10克 厚朴6克 桑白皮15克 陈皮10克
生姜皮15克 冬瓜皮31克

连服三剂，大汗出，小便畅通，周身肿胀已消去十之六、七。复诊时，说他已经出院，要求继续诊治，因仍原方加潞参21克，以扶其虚弱，继用大剂香砂六君子汤加味，以治其气弱脾虚。处方如下：

广木香6克 砂仁5克 潞参18克 白术24克 茯苓15克 陈皮10克
法半夏10克 泽泻10克 槟榔10克 莱菔10克 枳壳10克 苏叶10克
杏仁10克 防风10克 生姜皮31克 冬瓜皮62克

连服六剂，肿胀全消，胃口恢复正常，已能到处玩耍。上方中减去生姜皮和冬瓜皮分量各一半，嘱其继续调理，严禁活动量太大，并忌盐、酱、生、冷、硬、燥性等食物，以免复发。

殊至冬至前，寒潮骤来，气温降至零度，午后患儿和衣倒床睡觉时，保姆只给他搭一床毯子，中寒后先即寒战，继而发烧，又周身浮肿，深夜送某医院住院治疗。次日，其父接我去该医院诊断，见其面目浮肿特甚，乃上肿属风寒之明症，处方如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苏叶10克 杏仁10克 柴胡6克
白芍20克 白术21克 茯苓15克 香附15克 灵仙12克 猪苓12克
苍术10克 莱菔10克 槟榔10克 秦艽12克

两剂服后，头面肿大消，惟仍腹胀，腿脚肿较甚。又仍原方加入泽泻、生姜皮、冬瓜皮之类，汗利兼施，而肿胀又逐步全消，饮食又恢复正常。后即仍以六君子汤、逍遥散、五皮饮、解湿丹等方剂，加减出入，综合运用，时加入杜仲、续断之类，兼

顾其肝、脾、肾诸经，遂又各症皆愈。

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夕，我曾告诉其父：“你的儿子活动量太大，现住医院有其母护理，乃极为有利条件，最好在医院多住一段时间，继续服药巩固，以免复发。”惜因其母在工作，不能请假过久，于二月中旬即出院回家。又因其家庭经济关系，未能继续服药调理，一九七四年秋在江津亲戚家，再度复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其家访视，才知此小孩已读小学三年级，虽已长高，但体质颇为虚弱。

按：现代医学称此病为肾炎水肿，诱因为急性肾小球肾炎，往往与溶血性链球菌感染有关，以儿童青少年为多。临床症状为尿少，血尿，水肿，皮肤色泽苍白。眼睑、头面等处先肿，由于全身毛细管通透性的改变，很快肿至全身。

祖国医学对水肿病主要概括为肺、脾、肾三经。《素问·平人氣象论》指出：“目窈微肿如卧蚕起之状，曰水。……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金匱要略·水气篇》分为风水、皮水、正水、石水、黄汗等；正水之中又分为心、肝、肺、脾、肾五种，再又分为血分与气分。其论脉象、症状及施治方法，可谓至详且尽矣！后世医家概括为阳水、阴水。《医学集成》对水肿的论述：“此症专主脾肾，以气、水、虚、实四字概括之，又以风肿、湿肿、阳水、阴水，四证尽之……上肿属风寒宜发汗，下肿属湿宜利水，通身肿属风湿两伤，宜汗利兼施。”此即《内经》“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莖……开鬼门，清净府。”《金匱要略·水气篇》“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的治疗法则。

我初临此症，即断为风湿两伤，脾肾俱败，用四苓、平胃、五皮三方加减，加入苏叶、杏仁、防风，汗利兼施，而见速效。

次用香砂六君子汤以大健脾胃，益气补中，加入消胀、除湿、驱风之味，而恢复健康。由于孩子贪玩，又不能忌嘴，甚至爱吃泡菜、生胡萝卜，喝冷水之类，又兼突中风寒，导致复发。故又采用逐散风寒为主，除湿利尿，理气平肝为辅，而又见大效。可见治病不难，贵在病家与医生配合，护理亦极为重要。

二、中 风 瘫 痪

(一) 左瘫右痪的速愈治验

陈××，男，69岁，四川省政协常委。

原有高血压病，又素有酒癖，身体肥壮，貌似健者。一九七四年九月下旬，因在亲友处喝酒过多，导致肠胃发炎，腹大泻数日。国庆节晚上，在室内立柜门边稍微绊跌，即形成左腿右臂瘫痪，口眼歪斜，舌麻木强涩，语言不清，听不分明。经川医诊断为高血压、脑溢血、血栓形成。

十月三日晚，前往诊治，脉浮数而弱，舌质薄白，舌尖微红，右手脉大于左手，诊断为气虚中风。处方如下：

玉竹31克 白术24克 茯苓15克 陈皮3克 泽泻10克 花粉12克
黄连6克 石菖蒲5克 香附12克 槟榔10克 厚朴6克 甘草3克
服两剂，舌麻木已解，精神较好。

十月八日，复诊，处方如下：

当归15克 白芍31克 潞参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2克 陈皮3克
上等肉桂5克（研末冲服） 石菖蒲3克 花粉12克 甘草3克
红参10克（另熬兑服）

连服两剂，口眼歪斜即已减轻，舌强已解，语言亦已正常。这时，某医生为他处方，用黄芪桂枝汤，加当归、潞参、升麻、秦艽、白芷、防风、红花之类。服后通夜不眠，心慌心烦，不知

所以。延至十月十五日，又请我去诊断，察其脉现浮数，舌上薄黄苔，舌尖红，为之扼腕者至再。因于第一方中，去黄连，加花粉、香附、郁金，病情又趋稳定。十八日，又去诊视，手足均活动，且能扶杖而行，血压已恢复正常。

十月二十二日，仍第二方加香附12克，郁金12克，山药15克，山楂6克，梔子10克，夜交藤31克，玉竹62克。

十一月十二日往诊，他手扶竹杖，已行走自如，处方如下：

当归15克 白芍24克（炒） 潞参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2克
法半夏6克 陈皮3克 石菖蒲3克 炒梔子10克 防风10克
羌活10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钩藤15克 桑枝40寸（酒炒）
甘草3克 上等肉桂5克（研末冲服） 夜交藤31克
夏枯草31克

此后，即用归芍六君子汤、丹栀逍遥散、补中益气汤、舒肝利胆汤、四物汤、二陈汤、小柴胡汤、六味地黄汤等方剂，酌情加减，或分用，或合用，调理善后，坚持服药一年多，一切恢复正常，到处行走，至今六年，从未复发。

按：此症特点为肥人多痰，面白气虚，原有高血压，又兼大泻之后，阳虚气弱，气血两亏，肝脾俱病，所幸肾气未绝，“风中血脉”，外无六经形症，内无便溺阻隔，惟口眼歪斜，舌强语涩，左瘫右痪。采用归、芍六君子汤，加菖蒲、肉桂、钩藤，从肝脾入手，掌握其泻后气虚特点，补中和脾，化痰开窍，舒肝和血而大见奇效。甚至无大量去血热之味，且有肉桂等大温大热之品，而血压长期稳定，恢复正常，从未复发。

又按：肉桂甘辛大热，成分为挥发油、树脂胶质、单宁等，有散寒止痛，化瘀活血，健胃强壮，促进血液，振兴精神之功，

通血脉，利肝肺之气，疏理不足之效。此皆历代及中外名家之说。《荷兰医镜》说：“活泼神经，健运精气。”《本草求真》说：“透肝肾血分，大补命门相火，益阳治阴。……体气轻浮，……复能窜上达表，以通营卫。”李时珍说：“疏通血脉……引无根之火，降而归原。”菖蒲有补肝益心，开心孔，利九窍，明耳目，发声音之效，故二者合用，对于通利百脉，引火归原，调整神经，化除脑血栓，能起到决定性作用。针对病情，再配入调整肝脾，益气化痰驱风之品，药味不多，又不昂贵，而疗效显著，确值得认真研究，进一步加以提高。

再按：黄德彰老中医说：“看来此法与治高血压脑溢血的养血和血，平肝降逆之法相反，这又说明中医贵在辨证之妙也。”

（二）偏左瘫痪的治验

艾××，男，63岁，重庆中药制药厂工人。

一九七五年五月，艾因卧床当窗，为隙风侵袭，翌晨起床，即感左手脚腿麻木，失去知觉，不能步履。立送重庆市某医院，住院治疗三月，疗效不高，并说三年五载才能治愈。其女和婿于八月七日晚来邀请我去重庆为其父诊治。我因当时病人太多，不能前去。经他们再三要求，处方如下：

玉竹62克 当归31克 生地21克 熟地10克 山药12克 钩藤15克
茯苓15克 白芥子15克

他们将处方寄去，其父连服三剂后，来信说：“我病大有好转，左半肢活动多了。”处方如下：

玉竹62克 熟地24克 当归31克 山药18克 白芥子12克 白芍24克

茯苓12克 钩藤31克 川芎10克

又连服三剂，据他来信说：“病大大好转，医院已嘱其回家疗养。”在信封背后批注“我已出院，今天是亲到邮局交信，坚决要到成都找刘老师医治。”又在原方上加丹皮10克，嘱其寄去，多服几剂。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艾已来成都，接我去为他诊治，处方如下：

柴胡 6克 白芍24克 当归31克 茯苓15克 生地24克 槟榔10克
白芥子12克 桑枝40寸（酒炒）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枳壳10克
玉竹62克 山药15克 防风10克 羌活10克 川芎10克

连服三剂，病又大为好转。仍在前方上，去山药，加桂枝10克，钩藤15克，独活10克。连服三剂，更有好转，已弃杖而行，每晨能在院内庭园散步。

十月二日，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24克 生地31克 当归31克 川芎10克 钩藤31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柴胡 6克 炒栀子10克 山药15克 羌活10克
独活10克 防风10克 香附15克 桑枝40寸（酒炒） 潞参24克
丹皮10克 白芥子12克

艾服药后，大大见效，精神爽快，眠食均佳，一切活动如常，已能乘车来我处诊治。此后，即以玉竹四物汤、丹栀逍遥散、补中益气汤、六味地黄丸等，酌情加减，而健康恢复，较前更壮。年底回重庆，即照常上班，从未复发。当他临行前，处丸剂方如下：

玉竹62克 当归31克 熟地31克 续断31克 杜仲24克
（上两味盐炒） 白芍18克 山药15克 白芥子15克 钩藤15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枸杞12克 秦艽12克 川芎10克 柴胡 6克

上药十付，共为蜜丸。

此后五年，艾精神更好，没有复发。

按：此症为左半肢上下均瘫痪，甚至面部左半边均麻痹，后据病人说：“得病初期，从头部左侧以鼻子为界，甚至左手腿脚，均失去知觉。”我是从偏左为血虚，乃历代名家定论出发，根据祖和父辈多年临床经验，补血而不补气，非其治也。故首以玉竹为君，重用至62克，次以四物汤去白芍，川芎为臣，再用茯苓、山药、白芥、钩藤以强心，除湿健脾，化痰驱风，而以三剂见效。第二方加入白芍平肝，川芎行血，是即气旺而血自生，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治疗法则，故再三剂而出院来成都。因“隔山”处方，我初颇不愿意，不得已为其处方，第一方见效后，才有些信心。当他来成都就医，通过当面诊断，察知其不仅血虚，且亦兼肝郁不舒，胃气不足，更有风痰湿热，交相杂错。故在原方玉竹四物的基础上，加入逍遥散、利胆汤、补中汤、地黄汤之类，以及丹皮、栀子、二活、防风等，或分用或合用，酌情加减，调理三月，而各症皆愈，恢复正常，最后丸剂处方，乃培补肝肾，强壮气血，兼舒郁祛风，故至今五年，未曾复发。然其中关键，在于掌握病机，抓住偏左为血虚这一环，采用大剂玉竹四物汤为主，始终不变。后来加入舒肝利胆，补中气，益肾气，除风湿，泻肝热之品，均不过面临病者具体情况，辨证施治，调整巩固，提高疗效而已。

（三）偏左瘫痪，双目失明的救治经过

杨××，男，57岁，雅安地区百货公司职工。

一九七〇年端午节，杨因喝酒过多，原有高血压病，导致脑溢血，偏左瘫痪。到十一月底，已发展至双目失明。经当地医院诊断为：1. 高血压病，脑血管痉挛。2. 颅内占位性过多。3. 建议去成都川医诊治。十二月，由公司派李同志和杨的爱人胡××护送，先后经川医四次诊断，并作了超声波检查。又到本市其他医院等诊断检查，均诊断为：“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脑冲血后遗症，右侧脑血管痉挛出血。”这种慢性病人，各医院均不同意住院治疗，认为治疗有效者最少，随时都有可能死亡，建议回家休养。

至十二月下旬，病情恶化，已发展至一天到晚坐卧不安，昏头昏脑，打胡乱说。住在老南门外凉水井街万华旅馆，闹得客人纷纷提意见，旅馆负责人多次下“逐客令”。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李、胡二人护送来我处诊断时，在切脉时，病人心慌，多次起立，扶走两步，又才坐下诊脉，一派胡言乱语，已形成癫狂。据李代为主诉：“个多月来，心烧心慌，手足心热，已二十多天不能睡觉……。”诊知其六脉浮洪弦数，舌黄赤而粗。此阴亏血虚，又兼肝气横逆，真阳外越，确属至为危急之候。有些医院均断为难治不治之症，实属难治。再三婉言推谢，经李、胡二人多次恳求：“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即使有三长两短，决不埋怨老师。”我不得已，勉为处方如下：

生地21克 熟地16克 白芍31克（炒）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柴胡6克 黄芩10克 白芥子15克 玉竹62克 麦冬15克 桑皮12克
牛膝10克 山梔仁10克 茯苓15克 菊花30克
连服两剂，无甚影响。二十七日，处方如下：

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菊花31克 明沙参31克 钩藤10克 桑皮10克 牛膝10克 郁金10克
香附10克 山梔仁10克

二十九日，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熟地15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玄参31克
麦冬15克 菊花15克 明沙参24克 钩藤12克 香附10克 郁金12克
山梔仁10克 桑皮12克 牛膝12克 柏子仁12克

服上两方后，李同志来说：“病人已较为安静，手足心烧亦减。”

十二月三十一日，他们又接我到旅馆诊治。当我询及发病经过时，据李同志说：“这人是心粗气直，身肥体壮，烹调技术高，个性强。解放初，曾当高级厨师，嗜酒若命，边炒菜边端起斗碗喝酒。在炎夏天气，酒醉后即泡进大石水缸取凉。平常血压达190~200之间，低压经常100左右。杨因事受惊骇，五月端阳喝酒过多，即中风发病。”

我说：“这就是病的根子，忧思成疾，气郁伤肝。”询知病人十余日大便不下，而善食易饥，每日三餐约一斤米饭之外，还需要饼干、糕点，否则瞎吵瞎闹。此时，掌握病机，必须进行重点突破，增大用药分量，处方如下：

生地31克 熟地15克 白芍62克 当归15克 玄参31克 麦冬15克
黄连10克 菊花31克 白芥子15克 建曲10克 钩藤15克
香附10克 郁金15克 牛膝10克 山药31克 桑皮10克
山梔仁15克 枸杞12克 明沙参24克 柏子仁15克

翌日清晨七时，李同志来我处说：“昨天这付药，于下午六时和晚上十时各服一次，病人即安静下来，没有吵闹。今晨隔壁

非常安静，大为奇怪，以为病人莫事了？急忙跑去一看，只见他鼾声雷动，睡得非常香甜……。”

我说：“病人安静下来，是药起作用了，二十四天通夜不睡，能令其酣睡，说明方已中病。”并对他说：“千万不可易方，继续再捡，认真照服，待元旦休假之后，再来诊断。”

一九七一年元月七日上午八时许，李、胡二人陪杨××一路来我家，手持竹棍，已不需人搀扶。李同志说：“病人偏左瘫痪，已大有好转，头脑已清醒多了。现已迁住老师附近的旅馆，以便随时请教。因为是过年，前方连服四剂。”

诊知他浮洪弦数诸脉，已大大平静和缓。询知其大便畅下，据他们说：“病人每天至少要大便两三次，每次都畅快大下，是稀粪夹风泡泡，便后精神爽快。”我说：“好极了，正需要如此！”处方如下：

熟地31克 白芍82克 当归24克 川芎15克 玄参31克 麦冬31克
菊花31克 枸杞12克 钩藤1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槟榔12克
白芥子15克 山药31克 山梔仁10克 柏子仁15克

继续在原方上，加建曲、沙参、玉竹、五味、茯苓、枣皮、柴胡之类。至元月中旬末，病人已经双目重明，并能看清对街门上的门牌号数。

元月二十三日，处方如下：

第一方：

熟地31克 山药15克 枣皮12克 丹皮10克 茯苓10克 泽泻10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枸杞21克 菊花31克
白芥子10克

上方上午服两次。

第二方：

柴胡10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薄荷4.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青皮4.5克 陈皮4.5克

上方下午服两次。

此后，在处方中，或加玉竹、沙参以补气，或加羌活、防风以祛风，或加瓜蒌、杏仁、黄芩、法半夏、夏枯草之类，以导痰，降逆，平肝，而逐渐恢复，行动如常，头脑清醒，谈笑自若。病人说：“老师真高明，吃了你的药，病就好了，我等于二劫人生了啊！”我笑着说：“你不要欢喜早了，你左臂还有一处痛点，不易消除，说明脑血栓还未完全治愈，以后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啊！”

一九七一年四月初旬，病人等一同回雅安，我曾写了一个病人宜忌事项，并为丸剂处方，再三叮嘱必须照着办理和服用，随时写信联系，休养一年。后来，该公司领导对病人非常关怀，尊重医生的意见，让他回家休养，并写信表示感谢。

殊不知杨××回天全始阳家中休养，不仅没有认真继续服用丸药，又继续喝酒等，后来听人说：“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杨回公司时，大吃麻辣鸡块下酒，突然旧病复发，送去当地医院时，已全身瘫痪，舌强难言，临死前还呀呀作声说：‘我要到成都去，找刘老师医！’”

按：此症为气、火、湿三者合而成病，属于类中风范围，然已濒于危急存亡边缘，在不得已情况下勉为处方。初诊用参麦四物汤，加桑皮、牛膝、菊花、白芥、柴胡、黄芩、栀子、茯苓。次仍在前方中，去柴胡、黄芩、白芥，加香附、郁金、玄参、钩

藤。在第三方中，加柏子仁，皆属重剂养阴清热，濡润肝肾，潜阳解郁，而初见疗效，较为安静，手足心热亦减。得知其嗜酒若命，膏粱厚味，胃肠积热，特别是气郁伤肝，导致肝阳上越，善食易饥，十余日大便不下，四十多天通夜不眠，可说阴虚湿热，达于顶点。故十二月三十一日处方，增大分量，白芍重至62克，二地46克，加黄连10克，抓住心、肝、肾三经，平肝养血，峻补肾阴，大泻心火，连服四剂，各症俱减而大见奇效。

先后处方，始终未用大小承气之类药物，而大便日下数次，胃肠湿热一一除尽，此为润下的药物见效，乃病情转危为安的关键。继续施治，坚守玄麦地黄，杞菊地黄，丹栀逍遥诸法，酌情加减，养阴泻热，平肝理气，而双目重明，瘫痪均解，为时五月，一切恢复正常。惜其回家后不遵医嘱，乱吃烟酒燥辣，脂肪厚味，且舍丸药不服，反去求神拜佛，乱吃香灰、树皮，自损其命，深为遗憾。

又按：黄德彰老中医说：“阅后深为惋惜。忆扁鹊‘病有六不治’语，并云‘有一者，则重难治也’。杨××‘饮食不能节，信巫不信医’，虽司命无之奈何！此案治验，不仅为医者可学，亦为病者戒也。”

三、关 节 炎

(一) 寒湿性关节炎的治愈经过

阙××，男，43岁，住成都东门外青龙正街。

解放初，以行商至康定、甘孜一带，在高寒地带，奔走多年。原有色欲过重，肾脏亏损，气管炎兼哮喘之症，至此更发展为腰脊冷痛，背驮腰弯，强不能直。一九五五年回成都，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均未取得显著疗效。

一九五七年九月，前来我处诊治，初用桂枝汤，加熟地、当归、二活、防风之类，毫无影响。继用桂枝15克，白芍31克，麻黄10克，防风15克，附片12克（先熬1小时），知母24克，白术24克，生姜31克，亦不见汗，仅气管炎稍有好转。诊知其寒湿太重，非重用五积散不能生效，按古方等分，用数倍的量，逐步增加，如桂枝用至15克，麻黄10克，当归、白芍、潞参、茯苓、白术等，增至24~31克，又加吴茱萸、附片。先后共十一剂，均不见效。偶翻阅《验方类编》一书，在风寒湿痹类中，有用五积散治愈严重关节炎的验案，细察处方，纯系古方轻剂等分，独麻黄用至10克，较他药多至数倍，故病人服后，大汗淋漓而愈。因我用五积散系采重剂等分，桂枝、潞参、白术、当归、白芍等用量过大，已足妨碍发汗，汗何从得？因照古法处方如下：

麻黄10克 川芎1.2克 当归3克 白芍2.4克 茯苓1.2克

陈皮3克 厚朴2.4克 生姜3片 潞参10克 桔梗1.2克
白芷2.1克 干姜2.4克 炙甘草1.2克 桂枝1.5克
苍术3克 枳壳2.4克 法半夏2.1克 鲜桑枝40寸（酒炒）
葱白3根

此药服后，必然见汗，汗后必须忌风。因此嘱他：“见汗后不可起床，或喊人来介绍情况，我自送医上门。”

第二日晨七时许，阚父来我处说：“昨晚病人服药两次，大汗如雨，腰脊周身，已大为松活；汗出后，精神却更爽快。”他请我去诊时，病人于床边连连施礼说：“老师救我！”见其腰脊伸直，毫无痛苦，而且胸咳哮喘，都已大松。因嘱其再服一剂，严格忌风。

两剂服完，汗已透尽，乃改用大建中汤法，以敛其汗。

桂枝10克 白芍24克 潞参31克 黄芪12克 当归15克 甘草8克
生姜15克 大枣8个 原皮参31克（每次用15克，熬水兑服）

服完两剂，汗止病除，精神朗健，胃气大开，腰脊强痛症从未复发。因他未能继续诊疗，气管炎哮喘病有时发作，但不如以前那样严重而已。

按：程钟龄《医门八法》论汗法说：“一切阳虚者，皆宜补中发汗，阴虚者皆宜养阴发汗。”祖国医学中，对关节炎种种表现，通称为痛风、痹症，其痛在筋骨者，为肝肾虚疲。偏于寒湿者，贵在培养气血，发汗散寒；而五积散为治寒痹的要方，以其补气和血，温中散寒，宣畅胸膈，化痰发汗。《医学集成》亦颇赞此方之妙。惟我初用此方而未见效，后即发现用药等分不称，欲求汗而不得汗，因采和济局方原始等分，重用麻黄，而见特效。可见祖国医学在于辨证施治，尤贵在处方的等分轻重和酌情

加減，才能藥到病除。

不過，對此症先用桂枝芍藥知母湯，次用四物、四君、四苓、合建中、四逆等法，重劑等分達十一劑，雖未見速效，然早已調氣養血，溫中散寒，起到一定作用。故最後按和濟局方等分，重用麻黃，而始見大效，若一開始即用此法，亦未必奏效如此迅速。

（二）膿毒性關節炎治愈特驗

黃××，男，21歲，成都青龍公社新華大隊小學教師。

一九六六年秋，他因集中學習，坐臥濕地，熬夜過多，致成周身關節疼痛，服中藥治療無效，到市×醫院住院治療三個月，漸發展至全身關節、肩、肘、腕、踝、手脚趾、背節骨、雙膝等處，均形成膿腫，痛楚難堪，醫院診斷為膿毒性關節炎，治療困難，勸其回家休養，另服中藥治療。

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由其親人用滑竿抬來我處診治。據說：“雖然用棉被墊起，但稍一走快，病人即感覺關節被抖痛了，所以只好慢慢抬來。”三人扶至就診座上，僅移動數步，即連連大喊：“哎哟哟！痛！痛！”淚下如雨。診脈時，輕捏其腕骨，亦連喊：“痛！痛！”

詳詢病情，據他說：“痛得來已個多月不能睡覺，畏風畏寒，而關節膿毒處有時痛得來火燒火辣，有時又感冷痛。”細察其脈，浮數而緊，浮則為風，數則為熱，緊則為寒，舌質薄白而略現灰暗，此上中下三焦陰陽俱痹，肝腎兩虛，寒熱錯雜，遂診斷為白虎歷節風，採用桂枝芍藥知母湯法：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白术15克 生姜15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知母24克

处方后，再三叮嘱病人：“服药后，如已大汗，千万忌风，不能外出，只需托人来联系，我自送医上门。”次日中午，病人和其亲人乘三轮车而来，我惊问：“不痛了吗？”主诉：“昨方连服两次后，即通身大汗，脓肿尽消，痛已大减，半夜再服一次，今晨又服一次，昨夜睡得很好，此时仍是汗津津的。”我立责备说：“昨天再三叮嘱，大汗后不要出门，你既住亲戚家，为何不托人来通知我？来回这一趟，风又钻进去了！”

嘱其仍服原方。次日中午，他亲人来说：“昨午后回去，果然又痛起来，号哭一夜，所有关节地方又脓肿如故……。”午后三时，我去诊治，诊其脉仍浮数而紧，因念其过去熬夜亏阴，不可再用前法。遂另用养阴和血，兼除风湿之法，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当归15克 桂枝10克 白芍31克 川芎10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附片10克（先熬1小时）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苍术12克 茯苓15克 桑枝62克（酒炒）

嘱其痛减后，最好回家服药疗养。第二日上午九时，他亲人来说：“昨方服两次后，昨夜即痛减，只脓肿未消，并准备跟即抬回家中。”因嘱其第一方、第二方各拣两剂，交替照服，严格忌风。

五月底，他亲人来说：“病人脓肿已消，痛亦消失，已能扶杖散步了。”邀约去青龙场，把病人推上街诊断。见他已能扶桌行走，又脱手试走，虽稍有颠簸，但能勉强支持；气色精神，大为好转，睡眠、饮食和大小便均很正常。又为处方，嘱服十剂：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羌活10克 独活10克 防风10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杜仲15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生地31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苍术10克 白术15克 附片12克（先熬1
小时） 茯苓15克 狗脊62克 桑枝40寸（酒炒）

一九六七年六月中旬，一青年身着新衣，精神爽朗，前来我处拜谢说：“感谢老师救了我的命呀！我叫黄先成，青龙场人！”我才恍然询问：“你好得这样快呀！”回答说：“我今天是骑自行车来的，特向老师致谢。我完全不痛了，上次处方吃了十多剂。”嘱其再服十剂。从此以后，现已十三年，并未复发。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黄××曾写信向我们单位表示感谢。

按：初诊此症，即诊断为白虎历节风，因《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篇》一开始即指明痹症中历节痛的意义。盖风邪胜，其痛流走为行痹，寒邪胜其痛甚苦为寒痹，湿邪胜其痛着重为湿痹。近代称为痛风、流火、白虎历节，都是指的行痹。

此症乃遍历关节而痛，又其痛甚苦，乃风寒湿三者合而成病，尤以风寒为主。故首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一服而大汗，痛减肿消；因第二天未遵嘱忌风，导致当晚复发。深知其久病失治，肝肾虚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亏损，风寒湿乘虚而入，以致筋骨疼痛如掣，兼且脓肿，治宜补肝益肾，兼祛外邪，若再单纯采散寒发汗之法，必然疗效不高。故改用四物汤，肝肾同治，配入建中汤以补气通阳；苍术、二活、防风、灵仙，以驱风除湿；桂枝、附片、桑枝，以温阳散寒，通利关节，而趋于稳定。继用此方与第一方交替服用，而大见成效者，皆标本同治，攻补兼施之法也。最后在青龙场所处的方，仍以建中汤合四物汤为主，配合解湿丹，加附片、杜仲、续断、狗脊、桑枝之类，温阳壮肾，舒

肝养血，除湿追风，通利关节，亦系桂枝芍药知母汤原意，虽药味平凡，而疗效显著。可见难治、不治之病，只要认清症候，轻重缓急，因利乘便，守定大经大法，触类旁通，灵活施治，固不必求仙丹于蓬莱，畏困难而却步也。

又按：桂枝芍药知母汤为治历节痛风的要方。《类聚方广义》说：“治风毒肿痛，憎寒壮热，渴而脉数，欲成脓者。”“痘疮贯脓不足，或过期不结痂，……余毒欲成痈也，宜此方。”《外台历节风门》引《古今录验》，防风汤即本方去麻黄，治“身体四肢节解，疼痛如堕脱、肿……。”《万机》说：“治历节疼痛、挛急……。”《方函口诀》说：“此方以身体痠痛为目的，治历节经数月，骨节肿起如木痿……。”曹频甫治“子死腹中，胎已腐烂……手足肢节俱疼痛，不可屈伸，脚肿如脱……患浸淫疮”，即采用此方而见特效。陆渊雷指出：“曹氏此案，乃脓毒性关节炎。”据此，则桂枝芍药知母汤对脓毒性关节炎，确为对症施治的绝妙方剂。先父曾多次用以治疗疮痈和烂脚丫等脓毒症，均见奇效；我家多年来以此治水肿，我亦经常用此方治通身肿胀极为有效。日医丹波氏说：“桂枝、麻黄、防风，发表行痹，甘草、生姜，和胃调中，芍药、知母，和阴清热，而附子用知母之半，行阳除寒，白术合于桂枝、麻黄，则能祛表里之湿，而生姜多用，以其辛温，又能使诸药宣行也。”但知母消肿，亦未能忽视。

（三）右腿瘫痪治疗经过

林××，女，14岁，住成都三圣公社驸马大队。

一九六九年夏，患脑炎症，高烧月余不退。在成都×××医院，经中西医结合治疗，青链霉素、紫雪丹、牛黄丸，乃至犀角、羚羊角一一用遍，高烧虽退，而右腿瘫痪，不能站立，全靠父母背扶。出院回家后，经某医生用大剂补气补血药物，潞参、黄芪用量达60~90克，仅服药一次，即口哑不能言，心慌气急，呀呀号叫，痛苦难堪。

一九六八年八月，由其父兄用滑竿抬至我处求医，因知系误投药物，必须医院急救。遂转荐至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请黄德彰副院长主持医治，经中西医配合针灸，住院十多天，即已恢复说话，出院回家。十月，家中人又用鸡公车送来我处诊治，只好先用逍遥散合补中益气汤，调整气血，处方如下：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15克 柴胡6克 升麻3克 陈皮3克
当归15克 白芍24克 薄荷3克 茯苓15克 独活12克
杜仲15克（盐炒）

连服十余剂，精神胃口渐增，继用十全大补汤加减：

桂枝10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熟地24克 黄芪15克 潞参31克
白术15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杜仲15克（盐炒） 独活10克

又连服十二剂，腿脚渐暖，颇有知觉，肌肉略增。仍前方加
减：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15克 熟地24克 当归15克 白芍31克
牛膝10克 桂枝10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狗脊62克
续断31克（盐炒） 杜仲15克（盐炒）

再服十剂后，大大好转，脚胫已能活动，惟膝关节仍韧带松弛，不能动弹。乃改用丸剂：

鹿茸31克 桂枝93克 白芍250克 熟地250克 当归165克
白术186克 巴戟124克 黄芪124克 潞参250克
附片124克 续断250克 (盐炒) 枸杞124克
杜仲165克 (盐炒)

上药共细末，蜂蜜为丸，每丸重9克，早、午、晚空心服，用淡盐汤送服一丸。两周后，无燥热现象，改为每次服一丸半。

连服四个月，病人右腿肌肉已大大恢复，与左腿接近平衡，已能扶墙壁而行，精神体力大增，身体发育很快。

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以上丸剂，又续服两料，膝关节已能指挥行动，身肥体健，已成大人，冬天不穿棉裤，从不伤风感冒，以前肺结核种种症状，已完全消失；已能做家务劳动，饲养鸡鸭，行走时右腿稍有颠簸而已。

一九七五年底，她的父亲林××，写信给我单位表示感谢。

按：此症特点为脑炎后遗症，由于湿热病后，高烧亏血，久病体虚，而出现下肢肌肉消削，筋骨痿软，肝肾虚疲的重症。故首用逍遥散合补中汤，以舒肝调血，补中益气，使获气旺而血自生，血濡而筋骨健之效。继用十全大补汤，去川芎、茯苓。加附片、杜仲、羌活、独活、防风，于大补气血之中，强壮肝肾，兼祛风除湿，活络通筋，故腿脚渐暖，肌肉略增，脚胫已能活动。最后丸剂处方，仍按原意加入鹿茸、附片、枸杞、巴戟、杜仲、续断之类，大剂回阳，温补肝肾，故能基本上恢复正常，身肥体健，原有浸润性肺结核均获痊愈，确出乎意外。

又按：我国古代早有痿躄之称，《素问·痿论》论述甚详。分为痿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等五种，事实上风湿浸淫，久病之后，气血两虚，或高烧亏血，均能导致筋骨枯痿，历代医

家均不断有所阐发。如张景岳认为，主要由于“原气败伤，则精虚不能灌溉，血虚不能营养。”《医学集成》论痿症说：“足软无力，不能步履，由阳明火旺，铄乾肾水，肾主骨，骨中髓少，故成此症……。”故治疗法则，多采用培养气血，添精补髓，以强壮肝肾为主。

现代医学所称脑部疾病、脊髓疾病、肌肉疾病等，均能引起瘫痪，与中医理论基本符合。而多发性神经炎重症、脊髓炎、进行性肌萎缩、周期性麻痹、肌营养不良症等，均属于痿症范围，与中医临床实践所认为“分气虚、血虚、精枯、髓涸”等观点完全一致。此症由脑炎所引起的右腿瘫痪，属于炎症感染；与中医所指湿热病后遗症，亦完全一致。若非峻补气血，舒筋活络，缓缓图功，何能见效？

（四）左腿瘫痪（股静脉炎）治愈奇验

段××，女，30岁，天全县始阳公社社员。

早在一九六八年，因难产剖腹后，患败血症，经抢救治愈回家，左腿即瘫痪不能站立，站起来即感胀痛，有如汽枪打气一样，觉腿和脚似已长粗，但却仅较右腿稍大，按之又无水肿起凹现象。每天只能坐在椅上，用高凳将腿抬起，稍一平放即胀痛不已，连晚上睡觉都要用枕头垫在脚下，才能入睡。病经三载，中西医久治无效。曾于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先后两次住某医院诊治，经确诊为股静脉炎，但治疗仍属无效。不得已，命做一套带绑于腿部，欲使其气上升。但回家后，使用颇久，胀痛依然，腿脚仍不能放下，竟将套带舍去，终日惟端坐垫腿，做点手

工混日子，既已丧失劳动力，而又医药无效，中西医均称为“不治之症”，只好听天由命。

病人姐夫毛××先向我再三求治，即于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二日，将段用车送来成都，到我家门口时，由毛背她下车，左腿翘起。放在椅上时，急抬高板凳加裹被为之垫腿。见她面青惨白，唇无血色，语声低微，骨瘦如柴，惟神志清楚。诊其脉浮弦紧弱，舌上白苔略带灰色。知其病在肝肾，气郁而血虚，非短时所能治愈。为处方先解其肝郁：

柴胡6克 白芍31克 当归31克 白术24克 茯苓15克 薄荷4.5克
香附10克 郁金10克 青皮4.5克 陈皮4.6克 菊花31克
桑枝62克（酒炒）

服完两剂，放屁颇多，腿胀大减。三月十四日复诊，仍前方加解湿祛风，舒肝利胆，通筋行血之品：

柴胡10克 白芍31克 当归31克 白术24克 泽泻10克 茯苓15克
枳壳10克 川芎10克 郁金10克 香附10克 青皮10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续断31克（盐水炒） 桑枝62克（酒炒）

服后，大见奇效。据她主诉：“放屁极多，小便畅通，周身微汗，腿脚胀痛基本上已解除。”三月十六日上午，她自持竹竿，与毛××一道来我处诊治。一进门高兴无比，她即喊：“老师救了我的命！”殊为处方后，他们又去狮子山亲戚家，午后又来我处。据说：“走了一天，腿脚并无多大痛苦，此刻微觉有点累，腿脚有些疲乏，坐骨微痛而已！”我责备说：“你们太不爱惜身体了，三年痼疾，初步见效，就如此乱跑！把病弄翻了，我就无能为力，另请高明。”她和毛连连自责，苦笑着再三表示道歉。

此后，即用补中益气汤为主，套逍遥散、四物汤、解湿丹之类，酌情加减，大补气血，兼除湿驱风。虽病情好转，来往自如，但病人仍感腰部胀痛。乃舍去补中汤，以平肝补血，驱风湿，培阳气之法，以善其后。自三月二十日起，即用以下两方交替使用：

第一方：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猪苓10克 泽泻10克
麻黄6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生地24克 当归31克
川芎10克 苍术12克 香附10克 郁金10克 防风12克

第二方：

竹胡6克 白芍24克 当归18克 苍术10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猪苓10克 羌活10克 独活10克 防风10克 香附12克 灵仙10克
郁金12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杜仲16克（盐炒） 狗脊62克
续断31克（盐炒）

后来又采用桃红四物，合二陈汤、逍遥散、建中汤、四苓散之类，综合运用，酌情加减：

桃仁12克 红花10克 生地18克 当归31克 川芎12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柴胡6克 白术24克 茯苓15克 苍术12克 猪苓10克
泽泻10克 香附12克 法半夏10克 独活12克 防风12克
桑枝62克（酒炒）

中间亦曾加入细辛、吴茱萸、附片、续断、狗脊之类。

最后，为调整其经前和经来腰腹胀痛，处方如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吴茱萸10克 细辛6克 香附12克
小茴10克 红花10克 苏木10克 苍术12克 白术24克 潞参31克
茯苓15克 郁金12克 桂枝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5克

另又加熟地、当归、槟榔、泽泻、续断、狗脊、麻黄、青皮

之类。各病俱愈，精神饱满，红光满面，行走、起居、饮食、睡眠恢复正常，较病前身体益为健壮。至六月初旬，乃为处丸剂方，带回家中继续服用。

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毛××来信说：“段已能上山背水（约七十斤重），下厨煮饭，料理家务，一如过去，而且身体较以往更为健康了。”

附丸剂处方如下：

黄芪155克 潞参186克 白术124克 桂枝93克 白芍250克
熟地250克 附片155克 鹿茸31克 当归155克 杜仲155克（盐炒）
续断250克（盐炒） 枸杞124克 巴戟124克

一九七一年十月，段又来成都调理月余，仍按以前丸剂处方加减，继续治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天全县始阳公社写信给我的单位领导表示感谢。信中还说：“段××不但恢复了劳动力，而且今年还做两千多个工分。”

按：此症特点有三：1.产后血亏，又经败血危症，可说肝肾兼亏，气血两虚，达于顶点。2.夫妇不睦，闹嚷离婚，更造成肝气郁结，发展为股静脉炎。3.既不同于一般痿症，又不同于风寒湿痹，辨证施治，确实难于着手。

初临此症时，察颜观色，诊脉认症，先从舒肝理血下手，初实未料竟能下地行走，见效如此迅速。继配入驱风除湿、舒肝利胆、通筋行血之品，又大见奇效，症状完全消失。不到一周时间，居然整天跑路，未致复发。此后采用大补气血，除湿驱风，调整月经诸法，竟各病俱愈，身体较前更为健壮，最后丸剂方，亦不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已！

又按：以上两例，均属于痿症、瘫痪范畴。有相同之处，有

不同之点，均按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特点，采用方法亦缓急轻重，各照顾其特点。前者纯为痿软无力，筋枯骨痿；后者为肝气郁结，血枯气陷；前者痿废无知，后者堕胀作痛；若非辨证施治，何能各奏其效？

再按：《医学集成》自记说：“道光壬寅，陡患脚疾，寸步难移，延医调治，浪费多金。足不能动，手不能举，项强筋痛，骨瘦如柴，病经五载，医过百余，九死一生，幸留残喘。因而采买药书，遍查脚疾，见古书所立之方，与医家所用之药，舒筋除湿，一一用尽，终属不效。余从字样之从足者搜寻，忽于‘痿蹙’门中，觅出五痿症来，遵法调服。始用高丽参、银花，以解前药，继服补中以益正气，手足头项，俱能动摇。服用十全大补，去川芎、茯苓，加附片、枸杞、巴戟、鹿茸，数剂而安，改剂为丸，万病俱失，行走如常。”以上两例最后丸剂处方，即遵用此法，而克竟全功，故特表而出之！

（五）左臂疼痛与右臂疼痛的不同治法

何××，女，40岁，住成都下河坝街，以纺棉花维持生活。

一九五五年春节后大雪，感沾风寒，左臂疼痛，走窜作楚，不能举，久治无效，已近左瘫。五月中旬，何来我处求治，为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当归24克 川芎10克 灵仙12克 生姜15克
大枣4个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香附12克 桑枝62克（酒炒）
用白酒100毫升配服。

连服两剂，疼痛全失。复诊时，举手至其头顶，前后左右，运用自如。据主诉：“老师这个药真是灵丹，服药两次后，晚上就出了汗，偏在左边出的，骨头骨节，轧轧作响，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大大见松。”改方增白芍为24克，减当归为15克，加生地24克，以敛其汗，养阴生血，以善其后。再来复诊时，自觉已经完全恢复。因嘱其仍服第二处方，两剂后即去药。至今二十余年，从未复发。此后，她逢人便说：“要是那次瘫下去了，哪能活到今天啊！”

万××，女，38岁，住成都西康市街。

由于子女过多，生活较困难，以拉架架车为业。一九五七年三月，突然右臂不能举，酸软作痛，有时如失知觉。经骨科治疗无效。初诊时，我察其中气不足，气喘呼呼，知为重体力劳动过度，气虚伤气所致，不能用驱风除湿之品，再耗其气血，如再耗之，必成瘫痪，因采用补中益气法以调和升举之：

黄芪31克 潞参15克 白术24克 柴胡10克 陈皮4.5克 升麻6克
灵仙12克 当归16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姜黄12克 桑枝62克
甘草4.5克 香附12克

连服两剂，复诊时，右臂已恢复原状，举动自如。嘱其仍原方多服，即原有气虚血亏，亦必好转。二十年来，不仅没有复发，而且她身体越加健壮。

按：以上两例，说明治法各有不同，乃中医辨证施治之特点。对何××症状，系根据偏左为血虚，流窜作痛为风，血行风自灭等前人经验总结理论，采用和血行血，驱风舒肝，兼用桂附以行阳，建中以补气之法，因而疗效颇高，出乎意外。对万××症状，特点是酸软偏右作痛，右臂不能举，失知觉为主，而痛次

之，加以中气虚弱之状，非常明显。从偏右为气虚的推论，故毅然采用补中益气法，重用黄芪31克，兼用桂枝、桑枝通利四肢关节，姜黄横行手臂，柴胡、白芍、香附、灵仙，舒肝理气，气旺而血自生，血行风自灭，所以效如桴鼓，不会复发。

总的说来，前者为血虚兼感风寒，故以补血行气，兼驱风寒为主；后者为气虚伤气，兼感外邪，故以补中益气，兼驱外邪为主。同属臂痛，既有气血之不同，又有左右之各异，故在辨证施治之际，必须审慎周详，对症处方，始能获得特效也。

（六）下半肢瘫痪治疗经过

戴××，女，15岁，住成都忠烈祠中街。

自两岁起即患小儿麻痹症，不能站立。又曾从床上跌下，经骨科及中西医治疗十多年无效。而且发展到两膝棚在一起，不能行走。一九六九年十月，其父母送来我处就诊时，稍攀其两膝，即呼喊：“痛！痛！哎哟！”骨瘦如柴，臀、股、腿部肌肉均消失殆尽，面色青黑，畏寒怕风。脉沉细而紧，舌白而略现灰色。知其寒湿在于肝肾，非温中散寒，强壮肝肾不可。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白术15克 细辛4.5克 生姜15克

连服三剂后，仅上半身略见微汗。审知其寒凝血闭，乃加当归31克，川芎12克，以补血行血。服四剂后，觉下半肢已见温暖，痛亦大减，上半身汗较多，已出至腰脐。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当归15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川芎10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麻黄6克 细辛4.5克 香附12克

柴胡6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桃仁10克 红花4.5克 玄胡12克
牛膝10克

服至四剂，由腰至脚均已见汗，月经亦来，两膝已能分开，疼痛大减，胃气大开，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已能扶桌壁而行，虽颠跛蹒跚，然已不是终日盘坐，寸步难移矣。知其月经既来，已变化成大人，乃此病好转的征兆，必须大补气血。处方如下：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川芎10克 桂枝10克
独活10克 续断31克（盐炒） 熟地15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柴胡6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杜仲15克（盐炒） 香附12克

约服十余剂，精神体力均趋健旺，腿部肌肉已渐恢复，行动更为稳健，虽仍一跛一跛的，但痛楚已除。以后未能继续治疗，有时断续服点汤剂，未用人参、鹿茸、肉桂之类以强壮之，故仍处于跛子阶段。现年已25岁，参加街道生产组工作，颇为积极。

按：此症纯为阴寒凝闭，肝肾虚疲，气血衰败达于顶点之候，若非大剂温阳散结，何能开发其痹滞？故首用建中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入白术、防风、生姜，以助除湿、驱风、散寒之力，继加入当归、川芎，以助温阳行血，而周身温暖。审知其已15岁，尚未通经，在原处方基础上，套入桃红四物汤合逍遥散，加香附、玄胡、牛膝，而由腰至脚均已见汗，月经亦来，此为病情好转的决定性转机。然重病迁延，达十余年之久，在此重大好转关头，若非峻补气血，徒恃散寒温中，驱风除湿，破血行血，决不能巩固疗效，进一步争取痊愈。故采用十全大补合逍遥，加二活、防风、香附、杜仲、续断，于大补气血中，舒肝理气，强壮肝肾，温阳行血，除湿驱风，连服十余剂而基本痊愈。惜其未

能继续诊疗，克竟全功，殊为遗憾。

(七) 坐骨神经痛治愈速效

罗××，男，25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师。

患右腿坐骨神经痛已经三月。一九六七年十月底来我处就诊。据说：“原在学院读书时，喜欢打球、游泳。一九六七年秋突感左腿酸痛，行动艰难。初经骨科治疗无效，继又针灸，服中药，均不见效。西医确诊为坐骨神经痛，打针吃药，仍不见效。精神上受到压力颇大，工作生活均感有一定困难。”诊知其脉沉弱细紧，舌白而粗，面色青暗，身体瘦削，显系气血不足，乃寒湿客于肝肾，采先疏理，次散寒湿，后温补。处方如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苍术10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猪苓10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桑枝62克（酒炒）

连服三剂，痛减。处方如下：

柴胡10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猪苓10克
薄荷4.5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苍术10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桑枝62克（酒炒）

第三次处方，仍前方加入杜仲15克（盐炒），续断31克（盐炒），狗脊62克，连前方共服六剂，大大见效，走路已活动多了。惟有时坐骨筋仍一扯一扯的，扯时仍感疼痛。知其下焦寒湿尚未排除，处方如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白术15克 生姜15克 细辛4.5克 狗脊31克
桑枝62克（酒炒）

连服两剂，大汗出，又觉更活动一些。惟坐骨以下，仍未见汗。仍原方加味：

生地24克 当归15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麻黄6克 细辛4.5克
狗脊62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白术15克 生姜15克
防风10克 杜仲15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桑枝62克
（酒炒）

服两剂后，腿部见汗。加独活10克，牛膝10克，全身俱汗，以右下肢的汗为最多，直至足趾均透汗，腿部完全活动，恢复正常。遂另方以敛汗：

桂枝10克 白芍31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茯苓15克
白术24克 生姜15克 桑枝62克（酒炒）

两剂汗止。最后大补气血，以善其后：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18克 桂枝10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续断31克（盐炒） 川芎10克 生地12克 茯苓15克 枸杞12克
巴戟12克 杜仲15克（盐炒） 桑枝62克（酒炒）

服十剂后，嘱其用十剂分量为丸。此后即行走如常，身体健壮，冬日不穿棉裤（过去穿得很多，也喊冷痛），十二年来从未复发。

按：此症治疗方案，先行疏理，次散寒湿，最后温补。第一、二处方，均为驱除风湿，舒肝解郁之品。第三方采麻辛附法合桂枝芍药知母汤，去知母，加狗脊、桑枝，而始出大汗。第四方加生地、当归、杜仲、续断、独活、牛膝，而全身透汗，腿部活动，恢复正常。此为第二疗程，于补益肝肾中，兼驱外邪，风寒湿三者均随汗而解。因“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亏损，外邪乘虚而入，故筋骨痛，”这是《医学集成》对筋骨痛的论述。我谨

遵此训，师仲景《伤寒》《金匱》之法，及历代名家对痹症诸论，综合运用，取得极为满意的疗效。从理论到实践，对我来说，确获得进一步的体会和提高。

又按：此例与前例均属于寒湿性关节炎，即古称寒痹。以其偏于寒重，故均曾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去知母（其性苦寒，清热泻火），配合麻辛附而见速效。可见运用古方，贵在临床之际，辨证施治，善于针对病情，加减变化。若墨守成方，拘泥古法，是难于取得疗效的。

（八）痰火脚的治法

刘××，男，58岁，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

嗜酒达四十多年，饮虽不多，但已成癖好。一九六一年春，患左脚肿痛，由趾及跗，渐至踝胫，不能下地。经多医治疗无效，坐卧床第，痛苦难言。

一九六一年五月，邀我诊视，见其脚肿如脱，气急张皇，从脚至踝胫以上，已肿腐流黄水。此俗称痰火脚。诊其脉浮数而濡，舌质红，苔白中夹黄而厚腻，乃痰火风湿之明症。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18克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 知母24克
白术15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生姜15克

时值初夏，天气颇热。生姜、桂枝、附片又加麻黄，怕他畏惧，乃为解释处方要义，并再三叮嘱：“你这个病如不用此法，恐难取速效。”病人亦颇知医药，点头称善：“我以前从未吃过这类药，张××老师也没这胆子。盛暑而敢于用此温热重剂，可

谓别开生面，一定有你的见解，我病困若此，姑尝试之！”

此后，我即未再去。秋后病人到馆学习，我惊问：“你那痰火脚是咋个好的？”他回答：“就是你给我医好的嘛！”我摇头说：“你怕不敢吃我那个药吧！”他再三申辩说：“我试倒试倒的吃，越吃肿越消，痛越减，一剂一剂地吃下去，越吃越好，连吃十多剂，肿消痛去，渐至干痂脱壳，从没敷过任何药，也没吃过其他任何人的药……。”从此，他身体健康，照样喝酒，从未复发。

按：此症俗称痰火脚，乃风、寒、湿、热四者合而成病，特点为脓毒肿痛，既不同于一般痹症，又不同于痈疮。张仲景《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篇》对诸肢节疼痛……脚肿如脱，主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徐忠可说：“桂附行阳，知、芍养阴。”盖取桂、芍、知、附寒热辛苦并用而各当也。

事实上寒热辛苦并用，即足以适应风、寒、湿、热合而成病。中间知母一味，对于利水、消肿、消炎、镇痛起一定性作用。《本经》主治“肢体浮肿，下水”。缪雍希说：“脾肾俱虚，则湿热客之，而成肢体浮肿，肺为水之上源，肾属水，清热，滋肺金，益水脏，则水自下矣。”黄宫绣说：“治膀胱邪热，水肿癰闭，……清肺以利水，清膀胱以导湿，……下以泄肾水，上以润心肺，俾气清肺肃，而湿热得解。”《本经疏证》说：“其能下水，则以古人用者甚罕。《千金》、《外台》两书，用知母治水气各一方。……凡肿在一处，他处反消瘦者，多是邪气勾留，水火相阻之候。《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篇》中，桂枝芍药知母汤，治身体尪羸，脚肿如脱，……乃邪气水火交阻于下，非发散不为功，……桂、术治水之阻，知母治火之阻。”李

杲说：“能使阴气行而阳气化，小便自通。”我在临床实践上，对肿胀病、关节炎、脓疱疮痈等，凡宜于用桂枝芍药知母汤的，大多数服药后即小便畅通，肿痛俱减，往往获得奇验。

此例病人症状脉象，均为桂枝芍药知母汤的明症，多年来我家先辈以此方治痰火脚均有特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故不顾炎天暑热，嘱其守服一方而竟获痊愈，不再复发。

（九）类风湿性关节炎反复治愈特验

向××，男，25岁，铁道部资阳内燃机车厂工人。

一九七一年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多次住院治疗，并四处求医，愈治愈危。发展到从脚到手指、腕、肘、骨节变形，两膝肿大，牵引坐骨等处，疼痛难忍，行动很难，已成瘫痪。

一九七五年六月，来成都求我医治。殊不知在火车上碰见一好心人，吹嘘某医生医道好。当其来蓉后，即先到某医处求医，服了近百剂附片、干姜等类大热之药，动辄62克，甚至125克，还开了不少难于寻找的名贵药品，如海龙等药物，千方百计托人买来。某医许以百剂必愈，殊不但无效，而且病情更为严重，要扶双夹杖才能行走了！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其父将他送来我处诊治。见其骨瘦如柴，面白而青，稍一举动，即咬牙忍痛，愁锁双眉。诊其脉浮弱而弦紧，舌上粗白苔，中见微黄兼灰黑色。我认为此风寒湿热，交相错杂，肝肾两虚，郁结气滞，当首从和血舒肝，驱风寒，除湿热以解之。处方如下：

茵陈10克 炒栀子10克 柴胡6克 白芍24克(炒)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猪苓10克 生地24克 续断31克（盐炒）

香附15克 灵仙12克 秦艽12克 川芎10克 桑枝40寸（酒炒）

连服两剂，加入桂枝10克，苍术10克，痛已缓解。去茵陈、炒栀子、秦艽，时用杜仲15克，郁金15克，槟榔10克，枳壳10克，泽泻10克之类，酌情加减，而肿痛大减，已能舍去左夹杖行走。嘱其带两个处方回家，交替服用。

第一方：

黄芪10克 潞参21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生地24克 白芍18克

当归15克 桂枝10克 柴胡6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附片10克（先熬1小时） 杜仲15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桑枝40寸（酒炒）

第二方：

柴胡6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苍术10克

猪苓10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独活10克

杜仲15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郁金12克 秦艽12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生地18克 川芎10克

十一月二十二日，向回家后，上两方各服五剂。十二月二十二日来蓉时，又已舍去右夹杖，能骑自行车，或一蹒一跚的步行矣。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20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白术15克 生地24克

香附12克 灵仙12克 附片6克（先熬1小时） 知母12克

生姜15克 当归15克

连服十剂，微汗续出，肿痛更减，手足和膝关节肿亦已全消。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他又回家，为另处一方，与前方

交替服用：

生地24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山药24克 茯苓15克
丹皮10克 泽泻10克 续断31克（盐炒） 桂枝10克 苍术12克
黄柏6克（盐炒） 柴胡6克 香附15克 灵仙12克 秦艽12克
杜仲15克（盐炒） 熟地10克

四月七日，向与其父一道来蓉，精神爽健，面貌光洁，行走如常。据说：“回家后，觉各病皆愈，心情舒畅，每晨早起在内江公园或街上跑步，坚持锻炼，胃口大开，每餐能吃四、五两米饭。”为处丸剂方如下：

黄芪10克 红参10克 潞参21克 白术18克 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羌活10克 鹿茸3克 桂枝10克 附片10克 枸杞12克
巴戟15克 杜仲15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防风10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15克，早、午、晚用丹栀逍遥散熬水套服，空心各服一丸。

九月二十一日，向又来蓉，据说：“回家数月，连续服用丸药，饮食大增，体力健旺，已能同别人扳手劲、赛跑了……。”当他回家后，于十月上旬因不慎感冒，加以早在八月份因防地震，睡地震棚受了湿热，高烧达40度，连续两个多月，卧床不起，饮食难进，瘦骨嶙峋，已十分危险，中西医久治无效。据当地医院说：“查不出发烧原因，此病真怪。”建议转成都省医院。

其父于十二月三日来成都，到我单位会见我，第一句话：“××的病又翻了。”叙述以上情况后，说：“现已弄回家中等死，本来应送来成都，由于病情严重，寸步难移，穿衣吃饭靠人护理，怕的是在半路上出问题，特来向老师求救。”再三邀请赴

内江一行，我想此病已发展到如此危险关头，即使我去，也不可能十天半月就可见多大效果。于是详询病情，得知他当关节炎大愈后，曾犯房事数次，病因即在此，俗称房后中寒。只是发烧盗汗，夜重日轻，而关节肿痛又未复发，说明前病已愈，此为湿热夹阴虚，类似瘟病。在其父一再恳求下，勉为处了一方，约定如有好转，以后即在信电上联系处方。

柴胡 6克 黄芩 10克 白芍 18克 知母 10克 槟榔 10克 厚朴 10克
生地 24克 当归 12克 牡蛎 31克（先熬 1 小时） 白术 15克
玉竹 31克 玄参 15克 鳖甲 15克（先熬 1 小时） 麦冬 15克
羌活 10克 防风 10克

十二月九日来电：“病人高烧已降至37.8度，口苦无味，舌苔薄白，肩微痛，夜间胸以上出汗。”处方如下：

柴胡 10克 黄芩 10克 花粉 15克 玉竹 31克 石膏 6克 知母 10克
生地 18克 白芍 24克 当归 15克 槟榔 10克 厚朴 6克 龙胆草 10克

十二月十六日来信：“体温仍在37.2~38.6度之间，晨轻夜重，盗汗，舌白略粗。”处方如下：

牡蛎 31克（先熬 1 小时） 玉竹 31克 白术 15克 茯苓 15克
生地 24克 白芍 31克 当归 15克 柴胡 6克 黄芩 10克 玄参 15克
麦冬 15克 百合 31克 浮麦 31克 丹皮 12克

十二月二十七日来信：“体温略降，虽在37.1~38.5度之间，但食量已增，精神好转，惟夜间盗汗。”处方如下：

生地 24克 熟地 15克 当归 15克 黄芪 24克 黄芩 12克 黄连 6克
黄柏 6克（盐炒）

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九日来信：“前方连服四剂，体温略下降，盗汗仍未止。”处方如下：

当归15克 白芍31克 熟地24克 山药31克 茯苓15克 丹皮12克
浮麦31克 五味3克 牡蛎38克 龟板15克（以上两味先熬1小时）
泽泻12克 桑叶15克

连服五剂，大大好转。其父于二月一日来蓉，据主诉：“体温已恢复正常，盗汗已减，饮食倍增，睡眠很好，大小便亦正常。”因仍前方加减，嘱其连服十剂后，即将去年剩下的丸药（约有百余粒）服完。体力精神，一切恢复。于四月一日经该厂职工医院检查，鉴定为“健康恢复良好，同意复工”，重新踏上了工作岗位。曾写信给我单位表示感谢。

按：此症特点，与前面脓毒性关节炎，表面上似乎相类，而实质各有不同。前者已形成脓毒，此则肿痛变形；前者为寒湿痹，此则湿、热、风、寒，交相错杂；前者未服过剂量太重的干姜、附片，此则姜、附之类近百剂，而愈治愈危；前者凡关节处脓肿，疼痛甚苦，此则虽扶夹杖，而疼痛稍轻；特点在于两手、两脚、两膝，牵引坐骨，形成痿躄。因而在施治上，亦各有不同，或先后缓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初临此症时，认为姜、附大热之品，已用至十余斤之多，不仅毫无效果，而反引病深入，愈益严重。因肝主筋，肾主骨，筋与骨无血以丽之，而又纯用大热大燥之品，熬枯血髓，必然导致绝境。反复考虑，结合前人经验，念及傅青主曾说：“手足乃肝之分野，而人乃谓脾经之热，不知散肝木之郁结，而手足之痛自去。”又说：“手足一身皆痛，将治手乎？治足乎？治肝为主，盖肝气一舒，诸痛自愈。”《医学集成》说：“治宜补肝益肾，兼驱外邪。”故首用四物汤合逍遥散，肝肾同治，加入二活、二术、二苓、香附、灵仙、秦艽、桑枝之类，以驱风解湿，而初见

成效。次加桂枝、杜仲、续断、狗脊，以助培养肝肾之功。以后虽曾采用补中汤、十全大补汤，以大补元气，桂枝芍药知母汤、二妙散，以调整其风寒、湿热，然始终以四物汤、逍遥散为主力，酌情加减，克竟全功。最后丸剂处方，以十全大补汤，去川芎、茯苓，加鹿茸、杜仲、续断、枸杞、巴戟、羌活、防风、附片，峻补气血，培养肝肾，兼驱余邪。此虽先高祖父清臣公治痿症善后之家传心法，我却仍以丹栀逍遥散套服，汤丸并进，提高疗效。

殊不知病者违犯禁忌，既感湿热，又复房后中寒，竟致高烧三月，盗汗虚疲，陷于濒危。其父来蓉求救，不得已勉为隔山处方，通过详询病况，断为湿热温病，肾亏阴虚，气血两败，潮热盗汗，故最先四个处方，仍守定四物汤、逍遥散，套入达原饮、小柴胡、白虎汤、八珍汤之类，酌情加减而体温略降，食量见增，精神好转。继用当归六黄汤，以治其盗汗，未见显效。最后，察知其此次病根在于肾亏阴虚，始采用大剂归芍地黄汤，加龟板、牡蛎、浮麦、丹皮、栀子，而见速效。事后，曾告诉他父子：“似此等险症，隔山处方，违反四诊八纲规律，我一生这还是第一次，虽侥幸奏效，确属冒险之至，今后当引以为戒。”

四、精 神 病

(一) 狂躁忧郁型精神病治验

刘××，女，宝鸡某厂技术员。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回成都生孩子，刚满三十天的晚上，突然胡言乱语，动作异常。经送成都××医院治疗，时达两月，病情日趋严重。家中送去肥皂，当成点心嚼食，泡沫四溢，满不在乎。甚至两天不省人事，大小便均失禁。最严重时，卡同病房一熟睡女病人的脖子，医院护理人员奔来时，居然打胡乱说。有时独自打扫女厕所，一天数次，问她为啥要这样打扫？她答：“人！是要劳动嘛！不劳动不得食。”

一九七〇年五月，初诊时，见她项强腰直，行动呆滞，目直视，寡言，面容苍白，舌质薄白，脉沉弱细小，肝脉微弦。询其过去性格，乃极为温和柔顺，远因曾受过份冲击，爱人亦有不愉快事。近因为产后血亏，又兼脾虚气弱，时见痰涎。为处方如下：

白术31克 潞参15克 白芥子15克 柴胡3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石菖蒲1.5克 白芍31克 炒栀子10克 甘草1.5克

连服三剂后，神志渐清，胃气亦开。复诊时，目光已不射人，问答已较和悦。因嘱仍原方再服三剂。

三诊，沉弱弦小诸脉象，已大大好转。面色苍白已退，额和

鼻準亦见光润，项腰强直等状已去。据说：“胃口大开，消化亦好，安眠药从服此方开始即已停服，但睡眠很好，自觉精神清爽，不像以前终日昏沉，想睡又睡不着了……。”询其过去疯癫异常动作，大多仍能回忆大笑，她说：“那是一种病态嘛！……。”因仍原方加潞参为24克，炒栀子为15克，石菖蒲6克，甘草3克，连服十余剂，为时不过两月，一切恢复正常。后仍第一方等分，加红参6克，以十剂分量，改为丸药，坚持服用丸剂，将及一年，中间偶用丹栀逍遥散以调之，较诸过去，体力更为健旺。至今已有十年，从未复发。

一九七二年，经四川医学院附院检查，证明她确已痊愈，由宝鸡调回成都，家人团聚，更加努力工作。

按：此症特点，狂躁乃假象，肝气横逆，痰湿内蕴，乃病因的主要矛盾。就其个性，乃温和柔顺，体质略肥，阳虚气弱，兼产后血亏。非若瘦人多火，阴虚热重。如投以黄芩、黄连、地黄、玄参等养心安神之品，不仅无效，且滋腻脾胃，痰湿愈重，必致由癫而狂，由狂而癫，极难医治。我从肝脾两经着手，重用白术，白芍为君，一以健脾除湿，一以平肝养血。潞参、白芥为臣，一以补气，一以化痰。半夏、栀子为佐，一以和胃，降逆，燥湿，化痰，一以泻湿热，解郁火。再用菖蒲、陈皮为使，芬芳化浊开窍。乃六君子汤合丹栀逍遥散的变化，一以治气虚生痰，一以治肝气的恣横。故一诊见效，三诊大效，连服二十余剂，即完全恢复正常；改剂为丸，先后一年，始终守用一方，从未复发。

《难经》说：“重阳者狂，重阴者癫。”临床必须细心考究。尤其对于病者体质之强弱，致病之原因，个性如何，症状表

现等等，尤必须认真分析。既不能因癫狂互见，而不细察其重阳为主，或重阴为主，不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便一味苦寒泻火，导痰攻下，或独取镇静安神，或专主重坠降浊。甚或病家偏信单方，杂乱投药，终致百无一效。或长期愈后复发，皆未能辨证施治之过也。

(二) 肝郁型精神病治验

闵××，女，21岁，资中县双塘公社知青。

在中学读书时，与一男同学要朋友，感情很好。一九六九年春，她到资中双塘公社落户，男方即与她绝交，一气之下，竟致癫狂。公社送她到处求医，半年多来，毫无效果。时而沉默寡言，表情淡漠，时而东说西说，或出现狂躁……。”

一九七〇年七月初诊，见其双目怒视，肩项强直，两颧发赤，不言不语，询之不答。舌质红，薄白苔，诊其脉浮弦而数，因断为怒气伤肝，乃肝郁型精神病的症状。采用丹栀逍遥散法以疏解之：

柴胡6克 白芍31克（炒）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薄荷5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甘草5克

连服三剂，各症均减。续服三剂，月经已来（前停经两月），头脑完全清楚，来诊时喜笑颜开，对答自如，自觉如梦初醒。询其过去各种病态表现，腴腴回答：“有些记得，有些记不得了。”为再加香附12克，郁金12克，又续服七、八剂，不久即痊愈回家。她早已参加工作，一切正常，从未复发。

按：此症乃怒气伤肝，肝火横逆而出现以上症状。逍遥散为

治肝家血虚火旺，抑郁不乐，妇人经水不调的要方，陈修园极赞其妙。近代医学更肯定为调整神经系统的方剂。加丹皮、栀子，为八味逍遥散，治肝伤、血少、经枯，对室女情欲不遂，月经停闭，尤为特效。

《医贯》说：“方中柴胡、薄荷二味最妙，盖木喜风摇，寒即摧萎，温即发生，木郁则土郁，土郁则金郁，金郁则水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也，故平肝而诸郁皆解。”李时珍说：“丹皮治血中伏火，除烦热。”李东垣说：治“心火炽甚，心气不足”。栀子治心烦不眠。朱丹溪说：“解热郁，行结气。”《本草求真》说：“上泻心、肺，下泻肝、肾、膀胱之火。”《本经疏证》说：“为治烦要剂。”张仲景治伤寒汗、下、吐后，虚烦不得眠，反复颠倒，及心中懊恼者，有栀子豉汤法。此症为肝郁型精神病。而丹栀逍遥散法，本为寻常方剂，今重用白芍，与丹、栀配伍，连续六剂而月经畅通，恢复正常。可见对症下药，效如桴鼓，不在乎处方的险峻奇特。

（三）青春型的精神病治验

刘××，女，21岁，住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一九七四年她到剑阁农村生产队落户。一九七六年三月，患精神分裂症。据其家人主诉：“由于情窦已开，限于年龄，不敢接交男朋友。过去娇养，性情懦弱，思想不开朗。发病后，时而狂躁，时而痴呆，胡言乱语，行动异常。送到成都××医院，住院治疗三月，没有效果。出院后，仍需服大量的冬眠灵，才能安静休息，但仍然神志不清，病情反复很大。狂躁、痴呆交替发

作，给她本人和全家带来极大痛苦。”

一九七七年元月十日初诊，处方如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薄荷3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甘草3克 夜交藤31克

服三剂后，较为稳定。据说：“月经紊乱，三两月一次。”

处方如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黄芩10克 龙胆草15克 柴胡6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丹皮10克 炒栀子10克 薄荷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红花3克 牛膝10克 夜交藤31克

元月二十三日三诊，病人月经已来，惟脾胃虚弱，不思食。

处方如下：

潞参15克 白术24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郁金15克 牡蛎31克
(先熬1小时) 炒栀子10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白芥子15克
夜交藤31克 香附15克 黄芩10克

元月三十日四诊，仍前方加菖蒲10克，枳壳10克，槟榔10克。

二月六日，处方如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炒栀子10克 白术24克 法半夏10克
白芥15克(打碎) 郁金15克 白矾6克 石菖蒲3克 陈皮3克
甘草3克 夜交藤31克

以上各方，酌情加减，先后共服十八剂，狂躁和痴呆等症
状，已大大消失，仅睡眠仍不甚好。

三月十六日，处方如下：

生地15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薄荷3克 甘草3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白矾6克 黄连5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丹皮10克 炒栀子10克

夜交藤31克

连服二十四剂。在夏、秋六个月中，均按此酌情加减，极为稳定。中间如见大便结燥，出现躁扰现象时，随症加厚朴6克，大黄6克，即告平复。迄至十月初旬，已完全恢复正常。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日，处丸剂方如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白矾6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黄连5克 生地25克 川芎10克
当归15克 薄荷3克 甘草3克 柏子仁15克 夜交藤31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9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白开水下。

一九七八年春节，她服了丸药，精神面貌完全正常。她母亲写信向我单位表示感谢。

按：此病特点，一为性情懦弱，由于娇惯成习，表面温和而内心执拗。二为情欲不遂，过于抑制。三为月经紊乱，三、四个月一次。故癫狂互见，而以癫为主。

陈修园治室女经闭，力主用丹栀逍遥散，以调理阴阳。余师其意，始以此方为主，加入香附、郁金、红花、牛膝，解郁行血；加胆草、黄芩，泻胆肺之热。初服六剂，月经即来。继审知其面白脾虚，多食易泻，人肥多痰，阳虚气弱等等症状时，又采用六君子汤，酌情加减，健脾补气，化痰开窍。至三月二十六日，饮食大增，精神面貌大大转变，癫狂状态完全消失。后又用四物汤以养血和血；白金丸以开郁化痰；玄参、麦冬、黄连、夜交藤，以清心安眠；香附、枳壳、槟榔，以助舒肝解郁，全面控制，由稳定而恢复正常。最后的丸剂方，旨在清心养血，解郁舒肝，镇静安眠，以善其后。

(四) 痰迷心窍的癫症治验

周××，男，60岁，住成都曹家巷。

患气管炎，痰饮症多年，一九五六年冬，病发数月，久医无效，业已倒床，近数日且发展为癫症，胡言乱语，说神说鬼，日夜吵闹，举家惶然。请我诊治，尚未入房诊脉，他已从床榻跌至地上，喃喃自语，声音低弱。诊其脉沉迟，舌苔灰白厚腻。此乃痰迷心窍，阴寒凝闭，当先化痰开窍，逐寒温胃，以治其癫。处方如下：

白术31克（土炒） 白芥15克（打碎） 潞参15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上等肉桂3克（研末冲服） 干姜3克 石菖蒲3克
甘草1克半（冷服）

病人服两剂后，下浊物和痰涎颇多，胃口大开，不仅癫症已愈，即气管炎亦大大见松。即乘车来我处求诊，继用射干麻黄汤、六君子汤之类，以治气管炎、痰饮诸症，食量大增，精神恢复。

按：此症主病为气管炎，痰饮，发为癫疾，乃寒痰凝聚。痰迷心窍之变症，着重以六君子汤去云苓，合理中汤，加白芥、肉桂、菖蒲。首以白术、白芥为君，除湿化痰；次以潞参补气为臣，法半夏、陈皮、干姜温胃，开结，化痰。菖蒲开窍，肉桂散寒化结，益命门之火，涤荡阴霾之气，通九窍，利血脉，疏理肝肺，宣导胃气。总的说来，是补气化痰，温中除湿，散寒利气，芬芳开窍，回阳救逆，故两剂而癫症大愈。此后用射干麻黄汤、六君子汤，以治其气管炎、痰饮诸症，均不过顺理成章，竟各病

多年未发，我认为仍系最初治癲一方起了一定作用。

（五）气郁癲症治验

冯××，男，13岁，住成都青龙公社新华大队。

一九五九年八月，因未考上初中，一气之下，就精神失常，胡言乱语。有时跑到屋后竹林内，痴呆了望，或从竹林向外偷瞧，喃喃自语，摇首顿脚。偶又惊叫回家，狂呼有“鬼”。时而胡说有人逮我，时而又自言自笑，悲伤哭泣，做出种种怪象。

九月，其父将病人送来我处求诊，经我治疗半月，竟恢复正常。二十年来，从未复发。

初诊时，见其双目直视，面焦黄带黑，虽盛热天气，仍有畏寒之象。舌苔粗白，脉沉而弱，心知其为阴寒凝结，痰迷心窍，如用凉药，必终身癲狂，难于医治。处方如下：

上等肉桂3克（研末冲服） 石菖蒲0.6克 白术31克 潞参16克
陈皮3克 法半夏10克 干姜3克 白芥子15克（打碎）
甘草1.5克（冷服）

病人连服七剂，完全恢复正常。在服药过程中，其父多次要求改方。我认为此方业已中病，不仅治法不能改，就是原方等分也不能稍微加减，否则必引起其他变化。

按：此症虽因恼气而起，但脉象沉弱，面色焦黄而黑，乃脾肾虚寒夹湿。傅青主说：“饮食入胃，不变精血，反去生痰，痰迷心窍，遂成癲狂。”故君白术、白芥，以健脾，除湿，化痰，臣潞参、法夏，以补气和胃，佐干姜、陈皮、菖蒲，以温中，散结，开窍，使用上等肉桂，入肝肾血分，补命门相火之不足，抑

肝风而扶脾土，治冷痼沉寒，引无根之火，降而归原。又采用热药冷服，使其不停留胃中助燥，才能对症收效。

又按：以上两例，前者为气管炎、痰饮所引起，后者为先有阴寒凝聚，继而气郁伤肝；均属阴性癫症。一系老年久病，一系青年体弱，故均采用温中逐痰，散结开窍之法，一方而两者均效，贵在认清确系重阴者癫，症状脉象确无火、热、燥、结等表现，才可运用此法。我先父用此法治愈阴性癫狂多人，常谆谆告诫：“处方等分，切不可任意加减。只可施于男子，不可用于妇女。”

（六）惊悸型精神病治验

李××，女，53岁，住四川省机械局设计院。

她因故忧郁不安，时有恐惧表现。一九六八年春，去长春护理儿媳生孩子，因与亲家母口角后，竟发展为惊悸型精神病，终日坐立不安，喃喃自语，有时发怒吵闹，有时又紧张恐惧。在长春医治无效。其儿派人护送回家，路过山海关、广元时，火车进入隧道后，因黑暗气闷，竟惊骇欲跳出车窗。

六月三日，家人护送她来我处就诊，见其项强目直，面含怒容，胡言乱语。问其病痛，不答。但却低声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家人主诉：“在家中时，不是说那个被抓起来了，就说这个被枪毙了！总是这也不合适，那也不顺心，自怕，自骇。”脉象弦数而细弱，舌质红而略带黄黑色，断为惊悸症。首从清心养血，壮胆安神下手，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玄参15克 麦冬16克

远志5克(炙) 茯苓15克(朱砂拌) 枣仁10克(炒) 白术15克
黄连5克 柏子仁15克

连服两剂后，睡眠安稳，躁扰平静，惊悸乱说亦已消失。复诊时，自说：“我清醒得多了，饭也吃得了。”仍原方加柴胡3克，炒栀子10克，香附12克，连服四剂后，精神状态完全恢复正常，面色由青黑转为黄润，语言礼貌一如常人。仍第一方加入玉竹、胆星、贝母之类，连服六剂后，又按第一方等分，加潞参、黄芪、柴胡、陈皮之类，配八剂，为蜜丸常服，精神体力较病前更为健康，料理家务，经管开支，还带襁褓小孙儿，一如中年妇女。

按：《素问·阴阳大气论》说：“怒伤肝……恐伤肾……恐为肾志，大惊卒恐，恐则精气内损，肾气受伤……。”正如《素问·举痛论》指出：“怒则气上，……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可见情志失调，累及五脏，一般由于外在环境的刺激所引起。但内脏气血的病变，也常影响到情志的异常。《素问·调经论》说：“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灵枢·本神篇》说：“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此例病人因生育过多，操劳过度，又兼为人能干，个性甚强，早已为气血两虚的体质，由于外界环境刺激，先则忧恐，继又怒气伤肝，造成心血不足的惊悸型精神病。

《医学集成》中论惊悸症，说：“有触心动为惊，无触心动为悸，由心虚胆怯，常若有人捕我之状。治宜清心养血，壮胆安神，其病自已。”在对症治疗方面，分心血不足，心神不安，心气大虚，痰迷心窍四个类型。我察知此病为心虚血少，肝胆兼病，乃用苓术四物，加玄参、麦冬、黄连、枣仁、柏子仁之类。

重用生地、白芍为君，肝肾同治；玄参、麦冬、茯苓、白术为臣，一以去虚火，清心肺，一以除湿补中，兼安心脏。当归、川芎、枣仁、黄连、柏子仁为佐使，起到清心养血，壮胆安神的作用。继加柴胡、栀子、香附，以舒肝降热，而惊悸消除。复用补中汤、八珍汤、逍遥散，气血双补，疏理肝郁以善其后，恢复正常。

(七) 由失眠引起精神分裂症治验

于 ×，男，26岁，成都青白江××厂工人。

一九七七年二月六日，来我处就诊时，据其家人主诉：“先是长期失眠，遗精，多梦，常有惊怕表现；后竟发展为精神分裂症，歌唱，悲哭，狂走。有时又沉默独坐，拼命抽烟，有时又打胡乱说。发病已经数年，但每次大发病都在女友家中，有次竟将价值颇高的手表扯来丢了，因此，女方不愿与他结婚，病益加剧。”

初诊观其面，青黄而带微黑，焦燥不润，舌尖红，中、后黄燥，微黑且厚，脉沉弱而弦数，表情淡漠，昏沉欲睡，连续抽烟，问其所苦，反应迟滞。处方如下：

龙骨31克 牡蛎31克（二味先熬1小时） 白芍31克 白薇15克
郁金15克 生地24克 当归15克 茯苓15克（朱砂拌）远志5克（炙）
白术15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黄连5克 川芎10克 夜交藤31克

连服三剂，睡眠较好。但因感冒咳喘，二月十三日为易方，用杏苏饮合二陈汤，加麻黄、石膏、玄参、麦冬。十六日，病情大大减轻，惟现干咳，处方如下：

信前胡12克 黄芩10克 桔梗12克 炒栀子10克 知母10克
香附10克

连服三剂，干咳已解，睡眠亦好，头脑较更清醒。二月二十七日，处方如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生地24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茯苓15克
(朱砂拌) 远志5克(炙) 白术15克 龙骨31克 牡蛎31克(以
上二味先熬1小时)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香附12克 黄连5克
薄荷3克 甘草3克

服三剂后，睡眠更好，精神饮食均佳，各病未发。

三月六日处方，仍前方加郁金12克，白薇15克，夜交藤31克。连服六剂，大大见效，一切语言笑貌，精神举止，恢复正常。据说：“不但晚上九、十点上床，入睡颇快，而且通宵无梦，早晨还喊不醒。”

三月二十七日来诊，见其面色光润，精神健旺，六脉和缓，已如常人。仍用三月六日处方，加百合31克，枣仁10克，连服十二剂，遗精诸证，均告痊愈。五月一日后，即回厂上班，至今未复发。

按：此症为遗精亏阴，心血不足，致成长期失眠，癫狂互见，乃肝肾两虚，影响心脏。必须涩精固肾，养血清心，镇静安眠，使肾水、肝木、心火三者各得其养，各安其所。首用龙骨、牡蛎、生地、白芍，以潜阳固肾，养阴清热，配合苓术四物汤，加郁金、黄连、远志、夜交藤、玄参、麦冬，以平肝生血，镇静安神，故睡眠较好。中经感冒咳嗽治愈后，又仍原方套入逍遥散加减，连服六剂，而恢复正常。

三月二十七日来诊，采用百合病法，加入百合、枣仁，竟连

服十二剂，而诸症痊愈。

可见治病不难，难于认症，认症不难，难于立法。方法既定，贵在随症加减，曲折旁通，始能奏效也。

（八）癫狂兼惊悸症治验

姚××，男，16岁，住彭山县青石乡公社红星五队。

一九七〇年秋，在当地高小毕业后，没有考上初中，气愤之极，渐即出现癫症状态，语言无序，表情痴呆，随时都念说：“没有考起，完啦！”有时说有人要逮捕他，甚至怕得东藏西躲。有时却又狂躁骂人，到处乱跑。经中西医久治无效。一九七一年元月，春节期间，竟从家中跑出，数日不归，多方寻觅，才把他找回家。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六日，由亲人送来求我诊治。初见其面色青黄，目直项强，白眼球带红丝，询及病情，俯首不答。脉浮弦而数，舌质红，苔白中带黄，兼见微黑而厚腻，断为肝郁、湿热、兼有宿食。处方如下：

枳实10克 厚朴6克 大黄6克 柴胡3克 白芍24克（炒） 当归10克 香附10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白术15克 焦山楂6克 建曲10克 山梔仁10克 丹皮12克 郁金15克

酌情加减，先后共四剂，下恶物颇多，胃口既开，精神动作，恢复正常。惟惊悸症状加剧，知其久病之后，攻下之余，心血自然不足，因改用舒肝散郁，养血清心，壮胆安神法，处方如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生地21克 川芎10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远志3克(炙)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黄连9克 枣仁10克 香附10克 郁金10克

先后八剂，时去黄连，加丹皮、栀子，或加玉竹、沙参，以平补其气。语言行动，思维神态等，一切均恢复正常。

三月十一日，病人四处游玩，进出饭馆，喝酒，吃冰糕、水果、生冷燥辣等食物，以致数日不解大便。其亲人发现他闷郁不语，通夜不眠，胆小害怕，不思食，拒喝药，胡言乱语，一如过去病状。急来求诊，为其诊脉，考虑再四，连续三天，三易其方。

三月十九日，处方如下：

生地21克 当归12克 白芍31克 川芎10克 柴胡3克 山栀仁10克 茯苓12克(朱砂拌) 白术15克 远志3克(炙) 郁金12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柏子仁15克

三月二十日，处方如下：

柴胡6克 白芍31克(炒) 黄芩10克 知母5克 薄荷5克 槟榔10克 厚朴6克 白术15克 白芥子10克 麦芽10克 郁金15克 焦山楂5克 建曲10克 青皮5克 麦冬15克 山栀仁10克

三月二十一日，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炒)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黄连3克 远志5克(炙) 枣仁10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柏子仁15克 甘草3克

一切症状，又趋平定。眠食精神，均复正常。

三月二十三日，处方如下：

白术31克 白芥子15克 沙参15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白芍31克 柴胡3克 枳壳12克 郁金15克 山栀仁15克 石菖蒲1.5克

大黄10克

当天服后，晚上即出现爱说话，时笑时哭，有打人现象，胆小，怕人捕他。服第二剂后，更趋严重。

三月二十五日，处方如下：

柴胡3克 黄芩10克 白芍31克(炒) 当归12克 枳壳10克 黄连3克 山梔仁10克 龙胆草10克 郁金10克 木通10克 泽泻10克 生地15克 广木香3克 大黄9克 车前草3株

服后，大有好转，能吃两碗饭了。

三月二十六日，仍上方加槟榔10克，莱菔10克，大黄10克。连服两剂，一切又恢复正常。

三月二十九日，处方如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莱菔10克 酒军10克 焦山楂6克 建曲10克 生地18克 白芍24克 当归12克 川芎10克 白术15克 茯苓10克 (朱砂拌) 柴胡3克 远志3克(炙)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香附10克 黄连3克 枣仁10克 郁金10克

服两剂后，病大大减轻。

三月三十一日，处方如下：

柴胡3克 白芍24克 当归12克 白术15克 茯苓12克 枳壳10克 青皮3克 香附10克 郁金10克 槟榔10克 莱菔10克 山梔仁10克 陈皮3克 酒军6克

服两剂后，各病均愈。继以八珍汤合逍遥散加味，以善其后。四月四日，告别还乡。

按：此病情况较为复杂，癫与狂交替发作，实证与虚症相互兼有，加以护理不善，乱吃乱喝，导致复发，给诊治本病带来困难。

初诊时，针对其肝郁、湿热、宿食，用小承气汤合三消饮，以消导之；配丹栀逍遥散，加香附、郁金，以舒肝理气，综合运用，以除其湿热；故连续四剂，而下恶物甚多，大大见效。然久病必虚，又在攻下之后，气血不足，心神失养，因而惊悸加重。乃急用四物汤，加玄参、麦冬、黄连、远志、枣仁，以养其心血，兼壮胆安神，配入逍遥散，加香附、郁金，以舒肝解郁。先后八剂，酌情加减，而恢复正常。

病人饮食不节，胡乱喝酒，恣食燥辣生冷，竟致复发。初用养血安神之品无效，继用平胃散、三消饮、逍遥散，酌情加减，以导利疏理；配入黄芩、知母、栀子，以泻其三焦之火，然后用清心养血，壮胆安神法，而精神面貌又恢复正常。但三月二十三日处方，虽系柴芍六君汤，从肝脾下手，重用白芍及栀子、大黄以泻热，由于白术、白芥过重，又用参以补气，脾、胃、肺三经火热未尽，又出现原先症状，再次复发。

三月二十五日，改用芩栀四物，去川芎，加黄连、胆草、大黄，以泻心、肝、肺、胆、大肠宿热，柴胡、枳壳、郁金、广木香，以疏肝理气。木通、泽泻、车前，以泻下焦湿热，故一切又恢复正常。

可见此等病如系青年体壮，湿热蕴蓄，补气及辛温之品，不宜早用或轻易使用。三月二十九日，仍以小承气汤、三消饮、逍遥散合四物汤，加入清心壮胆、舒肝利胆之品，而始获痊愈。

又按：此病原为湿热，气郁。第一方，即抓住病机，故见效颇大。以后两次复发，虽因护理疏忽，但均在使用玉竹、沙参，或重用白术、白芥、半夏等燥湿之品以后，而两次控制下来，又均为第一处方原意。说明临床施治，辨证既明，不可轻易变动方

药，更不可天天处方，随意加减，有时一味药物之误，可导致病情迅急变化。此为我毕生治疗慢性病的点滴经验（急性病当然例外），也是先辈谆谆告诫的。殊有时为了求好心切，往往即犯此错误，故特表而出之，以为鉴戒。

（九）癫狂症反复治愈经过

李××，女，27岁，成都红旗拖拉机厂工人。

一九七六年秋，小孩刚满1岁，因夫妻口角，兼感冒治疗不当，竟致癫狂。经成都某医院治疗数月，毫无疗效。

一九七七年元月上旬，其爱人刘××来我处联系，病人已经出院，住其兄家中，由该单位派人接我去诊治。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日，初诊，据刘主诉：“自发病后，初则打胡乱说，躁扰不安，有时吵闹通宵。住医院后，大量服冬眠灵，虽能睡觉，但仍终日昏昏，表情淡漠，语言错乱，有时又发为狂躁，唱歌跳跃，行动异常，甚或自扯头发，撕毁衣服。”见其面色青黄，目怒视，头项强，神情呆木，时见烦躁，舌质前端红，中、后白上黄苔，厚腻而粗，微带灰黑。询其二便，小便短赤，大便燥结，有时数日方解。诊其脉，浮洪而弦数。此系湿热蕴结太久，肝郁太深，当先采舒肝解郁，攻下湿热之法。处方如下：

石膏6克 大黄4.5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香附12克 花粉12克
郁金12克 炒栀子10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知母10克

连服二剂，大便下恶物颇多，狂躁已解，神情恢复正常。十二日接我复诊时，喜笑颜开，应对一如常人，还亲包水饺招待医

生，表示感谢，全家均极为高兴。诊知其浮、弦、数诸脉，仍未全解；眼下山根等处青黄色仍颇显著。我说：“此病仅系初效，注意随时有复发的可能。”处方如下：

柴胡3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炒栀子10克
郁金12克 石膏6克 知母10克 大黄6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薄荷3克 香附12克 甘草3克

服后，更为平静。殊十三日晚，她爱人陪同散步到其同学家，高兴过度，摆谈至深夜始归，又沾感冒，寒热往来，头身痛，又胡言乱语，不时哭喊，“我的妈呀，为啥人家有妈，我没有妈呢！”据说：“她在几岁时，她妈就死了，由亲戚养大的，性情急躁古怪，与继母关系不好。在未得病前，只要一提母亲，或听到、谈到别人母亲如何，她都要动感情，怀念自己的妈。十四日翻病，也因前天看连环图上有母亲的地方，孩子在喊妈妈呀！……她就捧着书喊起妈来，竟至伤心地哭了一阵，这可能是翻病的诱因之一。”

一月十五日，三诊，了解以上情况后，处方如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白矾6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大黄4.5克
柴胡6克 白术15克 知母10克 黄芩10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石膏10克 白芍31克 当归12克 茯苓15克 甘草3克 薄荷4.5克
连服两剂，感冒已解，头身已不痛，较为清醒。处方如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柴胡6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郁金15克 白矾6克 香附15克
石膏6克 薄荷4.5克

一月二十一日，五诊，服前方后，大大好转，惟睡眠稍差。
处方如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丹皮12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白矾6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炒栀子12克
薄荷4.5克 夜交藤31克

又连服三剂，一切恢复正常，面部青黄大减，额及准头均见光润，六脉平静，微数，舌根较厚，易饥。因仍前方去夜交藤，加石膏6克，大黄6克，厚朴9克，甘草4.5克。

三月三日，七诊，她又感冒，头身痛，欲呕。处方如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法半夏6克 莱菔10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柴胡3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茯苓12克 白术15克 薄荷4.5克

二月八日午后三时许，有人来说：“李××的病又翻了，闹得很凶！”我即前往病家，刚进入寝室时，病人从床上起来，披头散发，双目直视。她见门上突增生面孔的男女数人，极不高兴，下床后似欲直奔门口，她爱人挡住说：“刘老师来给你看病了！”她忽然九十度鞠躬，大声叫嚷：“刘老师请这边坐！”以手奋力拍击床边，气势汹汹，又喃喃自语。将她扶上床坐好后，为之诊脉，并安慰说：“没关系，吃了药就好了！”她却抽咽着说：“我的妈呀！”又哭起来了。出房为处方时，她爱人告诉我：“本来好好的，前天她弟弟（继母生的）从渡口市出差来看她，她对其父有些意见，于是又想起妈来了！昨天下午陪她晒太阳散步，晚上久久不愿睡，今天各症又翻，躁扰不宁，我们轮流护守。”

察其脉浮弦而数，面色青黄，舌赤黄腻。处方如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大黄6克 石膏10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丹皮12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2克 白术12克 茯苓12克

炒梔子12克 甘草3克

服完一剂，即已安定，再剂加黄芩10克，胆草12克，三剂去黄芩、胆草，加厚朴6克，连服四剂，又恢复正常。因仍前方再加黄连4.5克，白矾6克，服二剂仍一切正常。询知其月经已将两月未至，嘱其到医院检查，是否怀孕？为何病情多次反复？二月二十三日，处方如下：

炒梔子10克 丹皮10克 柴胡6克 白芍31克（炒） 当归15克
茯苓15克 牛膝10克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白术15克 红花6克 薄荷4.5克

又连服六剂，一切平静。她去成都市二人民医院检查，已身孕两月，经人工流产后，三月五日诊治，因出现口干不眠，仍前方去红花、牛膝，加葛根10克，花粉12克，麦冬15克，夜交藤31克。到三月七月，口干已解，惟大便结燥，仍前方去葛根、花粉、麦冬，加桃仁6克，麻仁12克。服两剂后，大便已润，十二日仍前方去麻仁、桃仁，加牡蛎31克，杏仁12克，桑叶12克。四剂后，又恢复正常。

三月二十日，处方如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炒梔子10克 丹皮10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夜交藤31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薄荷3克 生甘草3克

三月二十九日，病人来我处就诊，一切均已痊愈。她和爱人均已回厂，爱人上班，她在家料理。语言行动完全正常，气色光润，身体健壮，神情爽朗，态度自然。因嘱其必须继续治疗，巩固提高，以免复发。处方如下：

潞参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柴胡3克
丹皮10克 炒梔子10克 牡蛎31克（先熬1小时） 夜交藤31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杜仲15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玄参15克 薄荷3克

自四月五日起，每隔一周或两周来诊断一次，处方均以丹栀逍遥散，加香附、郁金、槟榔、枳壳为主，随症加治感冒、咳嗽等药，均随手奏效，并未复发。自五月起，她即正式上半班，心情亦颇愉快。

五月二十一日，她因风湿发作，关节疼痛，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6克 川芎10克 柴胡3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续断31克（盐炒） 苏木10克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黄连4.5克 独活10克 防风10克 薄荷3克
夜交藤31克

连服九剂，风湿大大减轻。继又以丹栀逍遥散，加香附、郁金、槟榔、枳壳为主，酌情加小茴、白芥、泽泻、羌活、防风、续断（盐炒）、狗脊、红花、苏木、夜交藤、柏子仁等，以调理其气、血、风、湿，各病均告痊愈，早已上班。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处丸剂方如下：

生地24克 当归16克 白芍31克 川芎10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远志4.5克（炙） 白术16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黄连4.5克
枣仁10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柏子仁15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9克，早、午、晚空心白开水下。服完一料，从未复发。

按：此症特点为反复性太大，再则癫狂互见，诱因为感冒失治，口角怄气；远因为性情急躁，又思念亡母，肝郁太深，症状表现为湿热蕴结太久。故首用小承气汤合白虎汤，以泻湿热，加柴胡、栀子、郁金、香附，重用白芍，以平肝解郁，而初见成

效。复诊时，套入逍遥散，以调整神经系统，而更为平静，恢复正常。

殊因护理不善，过度高兴，走访同学深夜始归，感冒风寒，先又因看连环图引起思母之念，竟又复发。即仍原方加黄芩，清肺热，与柴胡相伍，以治寒热往来，羌活、防风，以利其周身百脉之气，而感冒解除。改用丹栀逍遥散合白金丸，酌情加枳壳、槟榔、香附、石膏、夜交藤之类，又恢复正常。

二月八日再次复发，且进入狂躁，诱因虽对其父有意见，然究其症状、面色、舌苔、脉象等，均为湿热又复蕴郁。急为处方，仍用丹栀逍遥散合小承气汤，加石膏、香附、郁金，以舒肝、除湿、泻热。随症加入黄芩、黄连、胆草，以清心、肺、胆三经之热，厚朴、白矾以消积化痰，又再恢复正常。

询知其月经近两个月不来，经医院检查，证实怀孕，经人工流产手术，为此病得以治愈的关键。故此后仍以丹栀逍遥散合舒肝利胆汤为主。随症加减，而四度恢复正常。

最后，以四物汤合逍遥散、舒肝利胆汤，加黄连、防风、独活、苏木、续断之属，养阴生血，疏肝理气，驱风除湿，化瘀清热。再用苓术四物，加玄参、麦冬、香附、郁金、黄连、远志、枣仁、柏子仁之类，清心养血，镇静安神，舒肝解郁，以善其后，改剂为丸，各病皆愈。

（十）忧郁型精神病两次治愈经过

张××，女，42岁，北京人，内蒙包头钢铁公司干部。

一九七五年十月，由于工作上的问题，自己心胸狭窄，思虑

过度，总认为有人整她。后逐渐加重，以至发展成为失眠，多梦，整天昏昏沉沉，语无伦次，喜怒无常；有时认为自己坚持原则对，有时又感到自己还有不足之处。对家里事务不管，家里人与其谈话，无动于衷；对外界反应淡薄。有时因一点小事，或莫明其妙不高兴，就无故发脾气，抱怨家属不照顾自己，埋怨孩子不听话，想离家一人生活。月经已三、四个月不来。上述情况，多在生气，或外界刺激时发作，发作时不能控制自己。经过半天、一天，劝导或闲谈些其他高兴之事，才能恢复正常，正常后，她又能回忆起患病当时情况，认为不对头，但每隔四、五天就要发作一次。经当地中西医治疗无效。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病人由其亲人陪同前来我处求诊。其亲人用书面和口头介绍以上病情后，见病人在屋角坐着候诊时，垂头不语，面容苍白。继而诊脉问病，对答不上，脉弦数而细弱，舌上薄白苔。诊断为忧郁型精神病。处方如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柴胡8克 薄荷4.5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香附15克 柏子仁15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郁金15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羌活10克 防风10克
夜交藤31克

连服三剂，除二十九日发病一次，其他无反应。

五月二日，复诊，处方如下：

炒栀子12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白术31克 白芥15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潞参15克 香附12克 甘草3克

又服三剂，六日小发作一次。有时感觉小肚子有些疼，大便下少量的风泡泡。

五月九日，三诊，处方如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丹参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薄荷3克
龙胆草10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甘草3克

服药后，睡眠很好，有时还喊不醒，胃口已开，精神面貌大有好转。仅十二日因孩子吵闹，小发病一次。

五月十六日，四诊，诊其脉象和缓，弦数诸象已去，判其月经将来，嘱原方再服三剂。服后睡眠一直很好，自感心情不烦躁，能主动做家务活，对外界反应正常。二十三日月经即来，月经量和颜色均很正常，情绪安定，自己认为清楚了，病已好了。

五月二十三日，五诊，仍前方去丹参、胆草，加当归，将柴胡、薄荷、甘草均增为6克。

服三剂后，一切正常。回忆以前患病的种种表现，自感可笑。

五月二十日，六诊，仍服前方三剂。

一切正常，睡眠很好。虽经小孩吵闹，风热牙痛，喉痛等刺激，均未发病。

六月六日，来就诊时，见其面容光润，喜笑颜开，对答动态一如常人。她再三表示：“刘老师治好了我的病，永远不忘！”仅自觉有点口淡无味，仍原方加石膏6克，淡竹叶12克。

服三剂后，口淡无味已解，眠食均好。

六月十四日，病人夫妇忙着回包钢，因仍五月九日原方去胆草，加当归15克，嘱其多服。并另处丸剂方如下：

生地24克 当归15克 白芍31克 川芎10克 柴胡3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黄连3克 远志4.5克
(炙)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枣仁10克(炒)

薄荷 3 克 柏子仁 16 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 9 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开水嚼服（有感冒及腹泻时停药）。

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晚八时许，病人的爱人尧××突来我处，据尧说：“去年回去后上班，一切正常，因丸剂方配不齐，就停药了。谁知今年春天，她一人出差南京回包头，又以他事受刺激，旧病复发，一天到晚，怕这怕那，忧惊惶恐，坐卧难安，自罪自责。现我夫妇工作已批准调回四川，让病人休息两天，即来求治。”

五月八日，张××前来就诊时，神情淡漠，独坐一旁，仍如去年初来时一样，埋头不语，问病不答。为处方：

生地 24 克 白芍 31 克 当归 10 克 川芎 6 克 茯苓 15 克（朱砂拌）
白术 15 克 黄连 4.5 克 香附 15 克 郁金 15 克 柴胡 3 克 枳壳 10 克
槟榔 10 克 玄参 15 克 麦冬 15 克 薄荷 3 克 夜交藤 31 克 远志 4.5 克（炙）

连服五剂，大大见松，情绪已安定多了。

五月十八日，复诊，仍前方去枳壳、槟榔，加枣仁 10 克，柏子仁 15 克。再服五剂后，一切症状消失，精神面貌恢复正常。嘱其照前方配十剂再服，以后从未复发。

按：此病特点为前后两次治法不同，均各收显著效果。当初诊时，知其月经向即紊乱，而近三、四个月又已断经，表现症状有一部分为忧郁型精神病类型。因采用丹栀逍遥散法，加香附、郁金、枳壳、槟榔，以调理月经，舒肝利胆，加羌活、防风，以驱风，柏子仁、夜交藤以安眠镇静。继用柴芍六君子汤，去茯苓，加炒栀子、白芥、香附，一以平肝养血，一以补气化痰开郁，对

其久病气血两亏，起到稳定调理作用。三、四诊仍用初诊方，加胆草，兼泻胆热，故六剂而月经即通，情绪正常。五诊仍前方去当归、胆草，加丹参以养血调血，连服六剂，而一切恢复正常。

审知其如即停药而不善其后，将来一遇外界刺激，不仅旧病复发，而且惊悸必然加剧。故为处丸药方，以四物汤合逍遥散，加香附、郁金，养血，平肝，解郁，再加玄参、麦冬、黄连、远志、枣仁、柏子仁，以清心，壮胆，安神，嘱其多服，即预防复发。殊知回去后，竟舍丸剂方于不顾，以致再发为惊悸重症。事实上，复发后所处方，即系去年临行前丸剂方的原意，殊一方连服十剂，竟又恢复正常。

总的看来，第一次初诊时，乃忧郁型精神病的表现，肝气郁结，月经停闭为主，故丹栀逍遥散加减，综合运用而奏效。第二年以外界刺激，又因断药复发，再来求治时，乃忧郁型精神病的深入发展，紧张恐怖，自罪自责，已经形成惊悸重症，诊知为心血不足的脉象，故毅然采用清心，养血，壮胆，安神，舒肝诸法，竟一方而获痊愈。可见病是一人，症属一症，而病有深浅，时有先后，症状表现又各有异，因而辨证施治，各有不同，决不能固步自封，而临床认症，尤当慎重。

又按：据黄德彰老中医说：“本例两次发病，治法不同，实为可贵。但工作调动，环境改变亦可能为治愈的一因。”我认为此说甚当。

（十一）惊悸狂躁型精神分裂症速愈治验

沈 ×，男，35岁，四川省曲艺团演员。

一九七七年四月，为了创作剧本，曾在成昆铁路火车上体验生活达半月之久。回成都不到一周，在一天晚上同爱人看“跟踪追击”电影回家，先开门进入寝室，把电灯扭燃后，掉头指着爱人说：“你跟我的踪吗？跟踪！跟踪！跟踪！跟踪追击！”随即大吵大闹，惊动宿舍邻居。组织上派车送住医院，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服大量安眠镇静诸药，仍昼夜不能成眠。表现为胡言乱语，多疑惊悸，总认为自己有罪，犯了错误，怕有人要逮捕他，诸如此类。终日躁扰不安。

五月十八日午后四时，该单位请我前去诊治，五时到沈×处，见其躺在床上，目赤，面黄而憔悴，昏昏欲睡，不甚识人。诊其脉浮弦细软而数；口干，口苦，口臭；唇焦，鼻孔干黑；舌红、黄腻而厚，略带灰黑；询其大便，已五日未下。他过去即有神经过敏，多疑，惊悸等病态，且又经常熬夜，下棋喝酒，烟瘾也大，生活方式，颇不正规。因此，诊断为此湿热内蕴已久，又兼阴虚生内热，肠间有燥粪，早有惊悸症远因，这次又新感湿热，故一触即发。当于清心养血，壮胆安神，除湿去热中，加泻下安眠之品，自然可以平静。处方如下：

生地21克 玄参15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远志4.5克（炙） 柏子仁15克 黄芩10克 白术15克 枳壳10克 厚朴6克 大黄4.5克 花粉12克 黄连4.5克

六时服药后，九时又服第二次，十一时大泻，十九日晨七时又泻，至十一时，神情即已完全情楚。

五月二十日，两剂服完，共下泻五次，睡眠安稳，一切恢复正常。上午十一时，我去复诊时，他已洗澡理发，换了衣服，亲

自迎接医生，笑逐颜开，礼貌极为周到热情。他说：“我等于做了一场梦啊！失了一次大格。”

仍前方加香附12克，郁金12克，槟榔9克。

五月二十六日上午，沈×来我处诊病，各症皆愈，一切正常。仍前方去大黄、厚朴，加石膏6克，胆草12克，枣仁10克。

六月二日，仍前方去枣仁，加夜交藤31克，夏枯草31克。

六月十六日，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远志4.5克(炙) 白术15克 黄连4.5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柏子仁15克 夜交藤31克

连服三剂，睡眠很好，而且无梦。

此后，即仍前方，或加香附12克，郁金12克，或加白矾、胆草，或独用丹栀逍遥散，即完全告愈。

七月中旬，处丸剂方如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黄连4.5克
柏子仁15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川芎10克
远志4.5克

十剂，共为蜜丸，每丸9克，早、午、晚各服一丸，白开水下。

从八月起，即参加该团演出。以后，一直没有复发。

按：此症特点为原有神经过敏，多疑，惊怕等状，不时发作；加之艺人生活较为不规律，有时边下棋，边喝酒，边吸烟，通宵熬夜，早已造成阴虚生内热，此为远因。在成昆铁路火车上体会生活达半月之久，又蕴蓄湿热过重，故看“跟踪追击”电影，一触即发，此为近因。结合临床诊断，舌苔脉象，证实为阴

虚夹湿热，兼心血不足，肝气郁结。首用芩连承气汤，加花粉，以清心、肺、胃、大肠之湿热，配合苓术四物，加玄参、远志、柏子仁，以养阴生血，壮胆安神，故一剂而大泻，再剂而共泻五次，神智清楚，恢复正常。后来据沈×自诉：“老师的第一道药服后不久，即觉胸腔胃腹，咕咕作响，大泻后，如由上而下地‘垮了一槽’的样子，顿感胸胃堵塞，头目昏胀等症状消失，脑筋一下子就清醒了，好不舒服呀！”

祖国医学对癫、狂治法，不外逐痰，清火，开郁，散结，镇心，安神；或用吐法，或用攻法，均针对症状，各有用法不同。此症初诊第一方即奏捷效者，由于双管齐下，攻补兼施，明知其湿热蕴结，若单用芩连承气汤，片面攻下，而阴虚内热，又兼心血不足，即使大下之后，必进一步亏损元气，收效甚微；甚或心血更亏，惊悸转甚。更因胃肠热重血少，有时虽攻之而不下，反成里急后重者，临床上累见不鲜。故配入玄参四物，养阴生血，起到帮助润下作用，一剂而见大效。此后加入香附、郁金、槟榔、石膏、胆草、枣仁、夜交藤之类，以助疏肝解郁，清热安眠之效，均属顺理成章。最后丸剂处方，着重清心养血，壮胆安神，不过正本清源，以防复发。

《医学集成》说：“良医用药，必如良将用兵……心有主宰而不惑，兵有纪律而不乱……虽三军之士，性情不同，而我驾驭有法，同心克敌则一也……如人病后不服补药，营卫其何以固，元气其何以复乎？”此第一处方攻补兼施，最后丸剂处方补血安神，即是此意。古人说：“治病不难，贵在善后。”确系经验之谈，不能忽视。

程钟龄《医门八法》说：“……有当下不可下、而又不得不

下者何也！……是为正虚邪盛，最难措手，古人有清法焉，有润法焉，……有攻补并行之法焉……。”我初诊面临此症时，确感到正虚邪盛，最难措手，为之扼腕者至再，毅然采攻补并行，兼清润泻下之法，初实未料见效如此之迅捷也。由此可见祖国医学，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们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又按：黄德彰老中医说：“沈×病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外界刺激。生活不规律，个性多疑，也是主要病因；看电影是导火线。”我认为黄氏此说，概括得很全面而又扼要。

（十二）神经官能症导致精神失常治验

戈 ×，男，60岁，成都电信局干部。

数年前即患神经官能症，夜不安眠，且曾发展到精神失常，胡言乱语。最近半年来，受到刺激很大，以致病情复发，先是通夜不眠，继而头昏脑胀，甚至精神失常，神情淡漠，不言不食，唉声叹气，坐卧不宁，因而不能工作，已数月没有上班。经多方治疗无效，虽服大量安眠药，仍不能睡。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来我处就诊，见其坐着候诊时，紧闭双目，以手撑头，问其所苦，回答：“头目昏胀，怕见阳光，更怕吵闹。”诊其脉弦数微浮，舌质红，略见黄黑而燥，口苦，口干，舌木，不辨味。处方如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柴胡6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枳壳10克	菊花15克	柏子仁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薄荷5克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天麻6克	槟榔10克
生甘草3克				

连服两剂，头目昏胀大大减轻，停安眠药后，反能睡觉。

六月二十三日，我去他家中复诊，处方如下：

生地24克 赤芍15克 白芍21克 丹参15克 当归15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柴胡3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远志5克
黄连5克 薄荷3克 甘草3克

七月五日，三诊，前方服四剂后，睡眠正常，惟仍头昏耳鸣。处方如下：

丹皮10克 炒栀子10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白术
15克 茯苓1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菊花15克 天麻6克 龙胆草12克

七月十日，四诊，前方两剂服后，耳鸣头昏已解，惟风湿略发，手抖。仍前方加秦艽12克，灵仙12克，羌活10克，钩藤15克，夜交藤31克。

七月十八日，五诊，手抖已愈，惟因轻微感冒，前额昏，目珠胀。仍前方去秦艽、灵仙、羌活，加葛根12克，夏枯草31克。

七月二十六日，六诊，前方连服三剂，各症均减，睡眠大好，饮食增进，精神爽朗，面容光润。仍前方加黄芩10克，枣仁10克。

八月二日，七诊，前方服后，病情更大减轻，一切恢复正常，已开始上班。仍用前方，去葛根。

八月十一日，八诊，各症均已痊愈，每天上班均系徒步往来。为处方嘱其多服，万万不能怒动肝火。处方如下：

炒栀子10克 柴胡3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
15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夜交藤31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槟榔10克 菊花15克 天麻6克 丹参15克 柏子仁15克 夏枯草
31克

一九七七年十月戈×同志给省统战部写信表示感谢。他病愈四年，未曾复发。

按：此症乃病在肝肾，原有神经官能症，受到外界刺激，肝火横逆，气郁不舒，思虑伤神，阴虚内热，导致严重失眠，头目眩晕，精神失常，旧病复发。

首用丹栀逍遥散以平肝泻火，加入香附、郁金、槟榔、枳壳，以利胆舒肝；再加天麻、菊花，以清醒头目；柏子仁以养心安眠，故诸症均减。次用元麦四物汤合逍遥散加减，养血清心，平肝镇静，而睡眠恢复正常。此后随症加减，均不外以肝肾为主，壮水养木，而诸症皆愈。

五、眩 晕 症

(一) 三十年美尼尔氏综合症治愈经过

秦××，男，48岁，雅安地区百货公司干部。

患美尼尔氏综合症达三十年以上。一九七二年三月上旬来我处诊治。据主诉：“原籍山西，于青壮年时期，曾患疟疾达四十多天，寒热往来，高烧不退。一九四九年底入川后，转到雅安百货公司。虽负主要业务责任，但每天头目眩晕，昏昏欲睡，不管如何强打精神，总是支撑不住，不管开会、办公，都是想睡，有时上班看报就睡着了，有时手持香烟，干部汇报未完也就睡着了，甚或出席各级大会，也可以在座位上打瞌睡。周身衣服，尤其是下装，都被香烟头烧成洞洞眼眼。经西医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中医用大量扶阳补气之药，乃至服过不少鹿茸，均医治无效，现仍是站起就想坐倒，坐下就想打瞌睡。”

见其长身瘦削，精神疲困，舌薄白微灰，右手脉大于左手。此疟疾之后，未能清理善后，湿热羁留，困郁肝脾，加以过度操劳，气虚伤气，前医主扶阳补气，固属正治，但未能采巧打擒拿之法，一味滋补，当然无效。处方如下：

黄芪10克 玉竹31克 白术18克 当归15克 陈皮3克 茯苓12克
柴胡5克 升麻3克 炮姜10克 麦冬15克 炒栀子10克 甘草3克
连服两剂后来诊，据说：“打瞌睡现象，已有所轻减。”因

仍前方加减：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31克 升麻3克 陈皮3克 当归15克
柴胡6克 薄荷3克 白芍18克 炒栀子10克 丹皮10克 甘草3克
茯苓15克 红参10克（另熬兑服）

服三剂后，大见成效。因建议其白天坚持不睡午觉，同疾病作斗争。又原方加减：

红参10克（另熬兑服） 黄芪15克 潞参31克 白芍24克
柴胡10克 升麻5克 陈皮5克 当归15克 麦冬15克
五味子3克 炒栀子10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远志5克（炙）
甘草5克 白术15克

又连服三剂，据说：“白天已基本上不想打瞌睡了，精神很好，心情亦颇舒畅。”

三月下旬一个中午，为诊断后，仍前方加减，嘱其回去后多服，并可用十剂等分，改为蜜丸，长期服用。

按：美尼尔氏综合症，现代医学称为内耳眩晕症，认为与内耳淋巴代谢失调引起的内耳积水有关。以其症状表现，主要为眩晕，属于祖国医学眩晕症范围。《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说：

“诸风掉眩，均属于肝。”《灵枢·口问篇》说：“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苦眩。”《灵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脑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是则与内耳淋巴代谢失调之说有相通之处。头为六阳之首，耳目口鼻皆系清官之窍，眩晕者非外来之邪，乃肝胆之风上冒耳。历代名家在治疗方法上，大多采取镇肝熄风，化湿祛痰，补益气血，培养肝肾，往往见效。《医学集成》说：“眼花为眩，头旋为晕，或火，或痰，或气虚、血虚，

或阴虚、阳虚，或脾肾虚，或肝肾虚，务须分辨明白，治乃无误。”我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肾水不足以荣肝木，则肝阳上亢，扰于头目，引起眩晕；虽有因风，因火，因痰，因虚等，但均宜以肝肾为主。现代医学中的高血压、动脉硬化、贫血和神经官能症等疾病，都以眩晕为主要症状。中医药在治疗方面，常采平肝益肾，兼祛风、痰、火诸法，疗效颇高，贵在针对病情，辨证施治。

本例病人苦于眩晕达三十年之久，其病来源于症后未经调治，后又久医无效，久病必虚。况症疾乃病在少阳，高烧亏血，影响肝胆。其特点为终日昏昏欲睡，为眩晕症发展至严重阶段，故于一九七二年以前，曾发生跌倒街头，经送医院抢救始愈。

初临此症，我即默念《伤寒论·少阴篇》说：“少阴之病，但欲寐。”寐者乃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之状。《伤寒论浅注》说：“肾病于精则脉细欲寐，病于阴不得寐，病于阳今欲寐而不得寐，故曰但欲寐……所以然者，少阴主枢转出入于内外，今则入而不出，内而不外故也。”病人左脉微细，右脉较大，正如傅青主所说：“右手脉大于左手，气分之劳也。”此与前贤所论脉症，若合符节，乃久病体虚，气血不足，不能上荣头目，故首用理中汤合补中益气汤，加茯苓以强心，梔仁以泻肝，麦冬以润肺而初步见效，继更加丹梔逍遥散，以平肝解郁，而大见成效，最后套入生脉散，加远志，以助强心作用，而竟获痊愈，恢复健康。

又按：黄德彰老中医说：“秦××病起于久病症疾伤脑，虽有眩晕，无眼花、耳鸣和呕恶，主要为头晕，易入睡眠，颇似嗜睡病。某院诊为美尼尔氏综合症可能不确。因此症少见长期存在

三十年之久，而且尚能随军远行。从治法上看，都是补中益气，增加脑血流和兴奋大脑皮层功能之品而收效；与一般美尼尔氏症治法不同，特提出参考。”

我以为黄老此论甚为精当。当初临此症时，据症状脉象等观察，与“少阴之症但欲寐”，若合符节，故首采用补中益气法，加入强心，泻肝，润肺之品，继套入逍遥散，疏肝解郁，调整神经，而见大效。从祖国医学眩晕症范畴下手，辨证施治，故不能囿于西医病名，而彷徨不能自主。

（二）美尼尔氏综合症速愈治验

许××，女，36岁，六五厂职工医院内科医生。

患美尼尔氏综合症有年，最近复发，已两月不能上班。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初诊，主诉：“头昏脑胀，动即眩晕，有时在床上翻身，亦感到床帐都在打转转，畏光羞明，偏左头痛，耳鸣，口苦。”舌质薄白，前尖红，后根黄腻，精神恍惚，疲困不堪。脉浮弦而紧。处方如下：

柴胡10克 黄芩10克 法半夏10克 玉竹31克 防风10克 龙胆草15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荆芥10克 夏枯草31克

连服两剂，各症俱减，惟仍偏左头痛。九月十一日，仍前方加白芷10克，羌活10克。

九月十四日，三诊，服前方两剂后，头痛减轻，仍前方加减。

九月十八日，各病皆愈，已经上班。来我处就诊，心情愉

快。处方如下：

生地15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柴胡6克 黄芩6克
白术15克 茯苓10克 玄参15克 麦冬15克 荆芥10克 防风10克
薄荷5克 龙胆草12克 黄连3克 甘草3克

嘱其服十剂后，即再以十剂等分，改为蜜丸。

按：此症特点为少阳证的脉象症状，表现明确，伴有偏左头痛为血虚，故初采小柴胡合四物汤，加荆芥、防风、胆草、夏枯草，气血均补，肝肾同治，驱风泻胆，而各症俱减。再加白芷、羌活，而头痛大松，各病皆愈。最后用柴芩四物汤合逍遥散，加黄连、玄参、麦冬、防风、荆芥、胆草，改剂为丸，健康恢复。此亦从肝肾入手，清心养血，利胆舒肝，以善其后，至今数年，从未复发。

又按：此例与前例，各有症状不同，前者为阳虚，此为阴虚；前为气虚，此为血虚；前为老年男性，此为中年女性；前为多年老病，此为旧病新发。故认证处方各有不同，各获疗效。由此可见，祖国医学在临床上辨证施治，是极其复杂的，既不能墨守成方，胡乱瞎撞，更不可粗心大意，随便应付。

（三）眩 晕 重 症 治 验

李××，男，46岁，解放军干部。

患高血压病数年，有时高压达170~200，终日昏昏，头目眩晕。自一九六八年自康定来成都后，一直不能上班。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来我处诊断，主诉：“终日头目眩晕，眼涩难开，严重时，睡在床上犹如在摇篮里一样，稍一翻

身起动，就头昏目眩，飘飘然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有时出现呕吐，茶饭不思，经一些医院治疗无效。”

观其人，体大身肥，红光满面，貌似无病；察其舌，质红而薄白苔；诊其脉浮大而现芤象。此外实内虚，肝阳上亢，肾水不足以荣肝木。处方如下：

牡蛎31克（先熬1小时） 白芍31克 生地24克 杜仲24克（盐炒）
瓜蒌壳12克 瓜蒌仁12克 菊花1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柏子仁
15克 夏枯草62克

连服三剂，病情减轻。据说：“已能起床操作，今天乘车来诊病，并未出现眩晕呕吐。只觉胸膈有些闷。”处方如下，

第一方：

丹参31克 白芍20克（炒） 当归15克 银花15克 红花5克
续断10克 檀香3克 砂仁3克

上方先服，服三剂。

第二方：

牡蛎31克（先熬） 白芍24克 杜仲24克（盐炒） 续断31克（盐炒）
当归15克 柏子仁15克 银花15克 菊花15克 郁金10克 香附
10克 檀香3克 百合62克 夏枯草62克

上方后服，可多服。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三日来诊，据说：“服第一方后，胸闷解除；第二方连服十余剂，似乎各病皆愈，现已上班。”处方如下：

龙骨31克 牡蛎31克（两味先熬1小时） 白芍31克 白薇15克
山药15克 生地24克 麦冬15克 五味3克 甘草3克 柏子仁15克
嘱其多服，此后从未复发。

按：前两症已谈到眩晕症主要为肝肾两虚。此例为高血压重症，亦即属于中医眩晕、头痛和肝风等症范围。而高血压病的主要原因，乃肝肾阴阳失调，肝阴不足，则肝阳上亢，肾阴不足，则阴虚阳亢。然肝肾阴虚，又可导致阳虚，出现阴阳两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说：“怒伤肝，恐伤肾。”盖肝肾俱损，而高血压形成。

此病属于高血压病的严重关头，脉象症状突出表现为肝阳上亢，上盛下虚，故首用潜阳育阴，疏肝利肝，化痰开郁之法，用药不多，而大见特效。

二诊为处两方，第一方为归芍丹参饮，加银花、红花、续断，调补肝血，快膈宽中；第二方潜阳补肝，行气益肾，而各病皆愈。最后采二加龙骨牡蛎汤，去生姜、附片、大枣，加生地、山药、麦冬、五味、柏子仁，始终滋养肝肾，而配以润肺、宁心、健脾之品，协调五脏，育阴潜阳，巩固疗效。

又按：此症一直未曾用参，以其病在肝肾，虚阳上浮，凡补气升提的药，都不能妄用，反之，即导致肝阳更趋上亢。重用或久用地黄等滋阴的药，即导致胸膈满闷，黄芩、黄连、栀子之类，纯属寒凉，又系扬汤止沸。综观三次处方，既无大剂泻热的药，又未用大补气血的处方，而血压下降，健康恢复正常，关键在于处方用药，恰中病症本质。

六、心 肺 病

(一) 风心病，通身肿胀治验

赵 ×，男，54岁，四川省交通厅峨眉汽车修配厂干部。

患风湿性关节炎，影响心脏，又兼气管炎，肺气肿，已达数年。一九七三年秋末大发作，发展为冠心病，形成通身肿胀，卧床半年，久医无效。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九日晚八时，来我处求诊，刚进门扶坐就诊椅上，即气喘吁吁，张口出气，说话断断续续，唇肿而黑，头面俱肿。据说：“通身肿胀，小便短少，已十余日不能进食，惟啜流质而已！腹部肿胀，脚肿尤甚。”

诊其脉浮数而弱，时现结代，舌灰白而腻，询知其心肌缺氧缺血，主病虽在心、肺、肾三经，而肝脾均受影响，此时五脏俱病，确难为力。病人再三要求，不得已权处一方，嘱其试服。

附片12克（先熬1小时）桂枝10克 麻黄6克 白芍24克 知母24克 防风12克 生姜31克 白术24克 茯苓21克 防己10克 木通10克 椒目15克

连服两剂，汗出，小便通，各症俱减，加杏仁12克，减白芍为12克。

三月二十五日来诊，主诉：“微汗时出，小便大通，周身肿胀大大见消，喘累亦减，惟胸膈闷胀。”因仍前方酌增等分，加

瓜蒌24克。服两剂后，胸膈闷胀已解。又加桑皮15克，腹皮15克，冬瓜皮31克。

四月六日来诊，面脚肿全消，喘累大减。仍前方去桑皮、冬瓜皮。

四月十日五诊，通身肿胀已消十分之九，惟仍有喘累，处方如下：

附片24克（先熬1小时） 茯苓31克 白术31克 白芍31克

防己12克 木通12克 腹皮18克 姜皮31克

服三剂后，喘累已解，惟吹风后，面部现肿。因仍第一方加杏仁12克，瓜蒌壳12克，厚朴6克。

四月十七日来诊，肿已消尽，喘累亦大减，惟神疲，眼倦。仍用前方，加泽泻10克，猪苓10克，香附12克，柴胡6克，黄芩10克，草决明15克。

服后各症均基本见愈，胃口大开，精神已旺，已经上班。

五月九日起，去他家诊治，先后曾用补中汤、逍遥散、六君子汤、四物汤、六味地黄汤诸方剂，或分用，或合用，随症加减，即完全恢复健康。

按：此病根源，主要由风湿性关节炎影响心脏而来。至于气管炎、肺气肿导致冠心病、心肌缺血缺氧等危象，均属风寒湿三者合而成病。病人多年感受风寒湿极重，早已患风心病、气管炎，随着年龄增长，不耐高寒气候，一九六六年由拉萨调来成都，迁延失治，遂致病情加剧。故初诊时，即从风寒湿热同时下手，采桂枝芍药知母汤套真武汤，加木通、防己、椒目。次又套入五皮饮加减，先后十剂而肿胀全消。继又独用真武汤，加木通、防己、椒目，而喘累俱减。初则汗利兼施而大见速效，继则

敛汗平喘，进一步稳定，疗效颇高；此为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此后补中、益气、化痰、调血、固肾诸法，酌情加减，善后调理，巩固疗效。

又按：桂枝芍药知母汤，为《金匱要略》治中风历节的主方，近代医家多用以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疗效甚高，不少中医刊物均有医案介绍。我承祖和父辈经验，用以治疗各种类型关节炎和通身肿胀诸症，亦取得许多特殊疗效。

多年来，深感对此方运用，贵在辨证施治，加减得法。一般认为姜、桂、附同时并用，还外加麻黄、防风，对久病体虚，重症危候之际，不敢应用。《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篇》说：“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头眩气短，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陈修园说：“头眩气短，气绝于上，温温欲吐，气绝于中，脚肿如脱，气绝于下。”由此可见，此方乃回阳救绝之法，并非专门辛温发表之剂，既不同于桂枝汤、麻黄汤，又不能与大小青龙汤等同对待。何况《金匱要略·血痹虚劳篇》提出建中汤，治疾行则喘喝，开千载而下补中益气法之先河，故我在临床上经常以白芍倍桂枝，即是此意。而桂枝汤加附片为治伤寒汗漏下方。知母倍于附片，有时增为两倍，不仅起消肿作用，且能抑附子的温燥，虽有麻黄、防风，决不致大汗，即大汗亦不易陷于虚脱。故古方今用，在于酌情变化，方能收效。

对此症第一处方，即加茯苓，套成真武汤，温阳利水，加重汗利兼施，目的在于使周身水气不得单从汗出，乃气行水自行，导引其从小便出，更不怕大汗虚脱。

近代医家对真武汤的评价，“治肺原性心脏病、慢性肾炎、风心病、心力衰竭的水肿，均有较好疗效。”《金匱要略浅注》

对水气篇所举正水脉症，用真武汤加防己、木通、椒目，论断极为精确。我经常运用，获得较好疗效。

(二) 哮喘重症的治愈经过

张××，男，48岁，双流县新兴公社干部。

曾患多年气管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发病，心慌气促，咳嗽气闷，经医院检查为主动脉下左侧突，久治不愈。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检查为窦性心动过速，心率为100/分，后壁心肌缺血。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某院检查为肺气肿。三月二日检查，仍为窦性心动过速，心率为107/分。已发出病危通知两次。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来我处就诊，见其神消气弱，气喘呼呼。诊知右手脉大于左手，稍动即喘。舌苔薄白。处方如下：

黄芪12克 玉竹24克 白术15克 柴胡5克 升麻3克 当归15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远志5克（炙）
紫菀10克 冬花15克

四月十一日，复诊，前方服后，各病减轻。

处方如下：

黄芪10克 潞参18克 白术15克 柴胡5克 升麻3克 陈皮3克
白芍21克 当归15克 茯苓15克（朱砂拌） 法半夏10克 远志
5克（炙） 五味3克 麦冬15克 甘草3克

四月二十一日，三诊，仍前方加玄参15克，桔梗12克。

四月二十八日，四诊，骑自行车来我处，病情大为好转，面容已转健康色，精神爽快。仍前方去玄参、桔梗，加黄芩10克，百合31克。

五月七日，五诊，因感冒风寒，为处方用二陈汤，加苏叶、白芷、细辛。嘱其鼻塞不通愈后，即仍服前方。

五月十八日来诊，察知其各病大减，惟心血不足。处方如下：

黄芪10克 玉竹31克 白术15克 柴胡6克 陈皮3克 当归15克
升麻3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百合31克
黄连3克 甘草3克

前方服后，心累气喘各症均大大好转，上班工作。五月二十二日，经医院检查，诊断为：1. 窦性心率；2. 心率为70/分；3. 大致正常心电图；4. 与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相比，有明显恢复。五月二十七日来我处，病人心情愉快。处丸剂方如下：

黄芪15克 玉竹31克 白术24克 茯苓15克 柴胡6克 当归10克
生地24克 白芍21克 红参6克 枣仁10克 丹参10克 麦冬10克
白芥子10克 远志3.5克 五味3克 砂仁3克 陈皮3.5克
黄连3克

上方共十剂，为蜜丸，每丸重9克，早、午、晚各服一丸，淡盐姜汤送下。

曾嘱其忌房事，慎风寒，节饮食，勿过劳。并说：“此种病极易复发，愈后如不善于自我调理，虽华扁复生，亦无能为力也！”

按：此例根源为气管炎兼痰饮，哮喘。《金匱要略·肺痿肺癰咳嗽上气篇》说：“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麻黄汤主之。”徐忠可说：“凡咳之上气者皆有邪也，其喉中水鸡声者，乃痰为火所吸不得下，然火乃风所生，水从风战而作声耳……火性上行，火聚于上，气吸于下，势不容已，上气水声，亦是此理……。”此为气管炎，亦即俗称胸症的论证，乃风、火、水三

者合而成病。《金匱要略·痰飲篇》说：“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剧，必有伏饮。”《症因脉治》说：“哮喘之因，痰饮留伏，结成窠臼，潜伏于内，偶有七情之犯，饮食之伤，或外有时令之风寒，束其肌表，则哮喘之症作矣。”由此可知，胸症、痰饮、哮喘三者，不外为肺、脾、肾三经受病，而虚喘则更属于肺肾两虚。张景岳说：“发久者气无不虚，……虚喘者慌张气怯，声低息短，惶惶然若气欲断，提之若不能升，吞之若不相及，劳动则甚，而惟急促似喘，但得引一长息为快也。”

此例病人，在初诊症状表现，与景岳所论完全符合。诊知其右手脉大于左手，乃气分之劳，而补中益气汤为治气虚下陷作喘的要方，其对症为“无气以动，动则气高而喘，”陈修园极赞其妙。柯韵伯认为李东垣制此方“用以补脾，……亦可以补心肺，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荣卫也。”傅青主曾说：“治气喘非一条也，气陷补中汤可用……。”《医学集成》认为胸症属于中气不足者，有补中汤加砂仁、半夏法，喘症之属于肺气虚弱者，有补中汤以培元气，六味丸以补肾水之法。故首用补中汤合生脉散，加茯苓、远志、紫菀、冬花，心、肺同治，而各病大松；继套入二陈汤、逍遥散，加玄参、桔梗、黄芩、百合之类，以助养阴清热，而大大好转。最后丸剂方用生脉、补中、逍遥、四物汤去川芎，加红参、丹参、枣仁、砂仁、远志、白芥，气血双补，肝肾同治，培养心血，安神定志，而健康恢复。

又按：此例与前例同为心肌后壁缺血缺氧。所不同者，前为风心病引起通身肿胀，此为中气下陷，无肿胀症状。与后例同为气管炎，痰饮根源，但彼为肾虚作喘，此为肺虚作喘。故各有情

况不同，而施治亦各有异。所谓同病异法，端在于临床辨证，始获疗效。

（三）气喘危症的抢救治验

刘××，男，70岁，前全国政协委员。

病人原有气管炎、肺气肿，遇冷而发。一九六二年冬，旧病大发，迁延至一九六三年春，已濒临危急关头。

一九六三年三月初，我前往诊视。病人就诊时，张口出气，喘累呼呼，舌淡白而赤，右手脉大于左手，两尺细微欲绝。此气不归肾，乃哮喘症达于顶点之症状脉象，非重剂纳气归肾，不能存亡救绝。处方如下：

熟地31克 枣皮12克 潞参62克 枸杞12克 黑固子10克（盐炒）
五味 3克 麦冬16克 山药16克 远志 3克（炙） 胡桃仁 3个
百合82克 茯苓10克（朱砂拌） 牛膝10克

服三剂后，喘定气平，续服七剂，各症俱减，行走如常，已能上班。此后即用六君子汤、补中汤、六味地黄汤等，酌情加减使用，或朝服六味地黄丸，暮服六君子汤，肾脾同治而健康恢复。

此后数年，病人情况均好。一九六九年元月因受外界刺激，旧病复发，肝郁不舒，又失去医疗，竟于二月某日晚长卧不起，翌日清晨，请我诊视，鼻鼾不息，脉微欲绝，告其家人说：“业已虚脱，不必用药矣。”竟于当天死去。

按：一般哮喘并称，殊不知有痰声急，喉中鸣息者为哮，无痰声急，呼吸气促困难者为喘，哮为虚中夹实，痰水作怪，喘则多属虚症，其病在于肺肾虚疲，升降失职。

病人先天禀赋颇强，肌骨坚实，嗓音嘹亮，步履轻快，胸襟开朗，原为长寿之征。殊以气管炎、肺心病遇冷而发，开春即见缓和，自恃抵抗能力，竟未认真治疗。早已知其旧病复发，由肺及肾，临床诊视，脉象症状，均为肺肾两虚作喘，在生死危急关头，为采用六味地黄汤合生脉散加减，肺肾同治，纳气归肾，竟获奇效，因知其病根在肾，其标在肺。故能一方而救其危绝也。

(四) 空洞型肺结核的治愈经过

刘××，男，27岁，原成都电线厂技术员。

患浸润性肺结核已达七年。一九五九年元旦，因劳累过度，体弱不胜，跌倒后，即大量吐血，住院治疗半年。后曾复发，住院治疗，经X线摄片，见肺部有九个大小不同空洞。

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来我处求诊，骨瘦如柴，面目憔悴，舌赤无苔，喘累气急，干咳无痰，咳引上肺作痛，夜不安眠，五心潮烧，不思饮食。诊其脉细小而数，知其阴亏气弱，虚劳弱症诸危象，确已完全具备。此病症状如此复杂，必须分别先后，针对情况，进行治疗。处方如下：

潞参24克 麦冬15克 生地24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川芎15克
桑皮15克 牛膝10克

连服四剂，心烧、手脚心烧大减。处方如下：

生地15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麦冬15克 桑皮15克 柏子仁
15克 黄连3克 黄芩8克 玉竹31克 阿胶15克（冲化兑服）
玄参15克 夜交藤31克

三剂后，五心潮烧全解，每夜能睡三、四个钟头，咳亦略减。

嘱其再服。

再服三剂，睡眠大好，惟仍干咳无痰。处方如下：

信前12克 黄芩10克 炒栀子8克 桔梗10克 麦冬15克
尖贝母10克（研末冲服） 香附12克 玄参15克
甘草3克

服三剂，干咳减，惟胃气仍差。处方如下：

生地20克 当归15克 白术28克 潞参31克 杏仁10克 茯苓15克
法半夏8克 陈皮3克 信前12克 桔梗10克

三剂服后，干咳大减，胃口已开。连服十剂，各症俱减，眠食正常，精神好转，面色已见光润。惟咳时上肺仍隐隐作痛。处方如下：

玉竹31克 生地15克 沙参15克 天冬15克 麦冬15克
尖贝母10克（研末冲服） 玄参15克 桔梗10克 紫菀10克
百部10克

连服四剂，咳引上肺痛大减，惟精神仍差。处方如下：

黄芪10克 玉竹31克 白芍24克 当归15克 紫菀15克 五味3克
郁金12克 百合32克 冬花15克 兜铃15克 麦冬15克
炙甘草3克

连服十余剂，各病皆愈，精神渐旺。处丸剂方如下：

熟地31克 当归24克 白芍24克 黄芪12克 高丽参10克
枸杞12克 巴戟12克 茯苓15克 远志5克（炙） 白术15克
法半夏8克 白蔻3克 麦冬15克 五味3克 三七10克
山药15克 潞参15克 杜仲15克（盐炒）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9克，早、中、晚各服一丸，用鲜桑叶七皮熬水送服。

一料服完，精神健康均告完全恢复。经川医透视，所有空洞处已全部钙化。

病人痊愈后，体质较前大为健壮，二十年来，从未复发。

按：肺结核，祖国医学称为肺癆、癆瘵，早已观察到其为传染性疾病。其主要表现为咳嗽、咳血、潮热、盗汗、身体羸弱等症状，早在《内经》《金匱要略》及历代医学著述中，论述甚详。而十有七、八死者，绝大多数为不慎房事，安于怠惰，不注意饮食寒暑，不考虑劳逸结合，不锻炼身体，惟图寄希望于名医妙药，甚或不能坚持诊治，勉强撑持，自我貽误。

元代朱震亨主为癆瘵均系阴虚之说，确定了“滋阴降火”之法，虽不尽然，而临床上往往如是。因基本病因病理，在于阴虚火旺，并可表现为气阴两虚，阴损及阳，导致阴阳两虚的严重症状。

此例病人，病久失治，发展至严重阴虚气弱，最难医治。我初不顾其空洞达大小九个之多，畏而却步，乃分别主次，掌握轻重缓急，采用养阴固气之法，首用参麦四物汤，加桑皮、牛膝，以治其五心潮烧。继又套入芩连阿胶汤，加玄参、夜交藤、柏子仁，治其夜不安眠。再用桔梗汤，加玄参、麦冬，归地六君子汤，加信前、杏仁、桔梗，以治其干咳无痰。阴阳两救，而各症俱减。又再用肺痿咳嗽方，加玄参、麦冬、甘草、桔梗，而咳引肺痛大减。最后用十全大补汤，去川芎、肉桂，合生脉散、二陈汤，加山药、白蔻、杜仲、枸杞、巴戟、三七、高丽参，以助大补气血，培养肝肾，健胃和脾，去瘀化痰之效，而恢复健康。是为养阴泻火中，配入培养肝肾，调整阴阳，气血双补之法，对心、肺、肾、肝、脾诸经，分别先后缓急，有开有阖，有补有泻，既不可死守成方，更不可一味蠡补，才能提高疗效。

七、肝胆脾胃病

(一) 急性黄疸型肝炎治验

黄××，男，50岁，成都东城区修缮队工人。

一九七二年夏，患急性黄疸型肝炎，两目尽黄，头面及全身均显老黄色，服泻热除湿的药达三十余剂，兼用草药，终无显效。主诉：“胃口大败，胸腹胀闷，小便短黄，如青油色，全身酸软无力。”舌现粗黄，脉浮数无力。此是中气不足，内伤之湿。否则以前清下湿热的药，早已见效，何致迁延至今？快要转入慢性阴黄，产生腹水。处方如下：

炒栀子10克 柴胡5克 白芍25克（炒）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槟榔10克 茯苓31克 白术31克 苡仁31克 茵陈10克 陈皮3克
莱菔10克

连服三剂，大大见松，小便增长，胸腹已大为轻快，胃口已开。去槟榔、莱菔，嘱其再服，各病均减，黄大退。又去香附、郁金，连服六剂，黄已退尽，健康恢复，亦已上班，为处九剂方如下：

茯苓24克 潞参18克 白术31克 苡仁15克 茵陈10克 陈皮3克
薄荷3克 柴胡5克 白芍18克 当归15克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山药15克 甘草3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15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

丸，白开水下。

服完一料。至今八年，从未复发。

按：黄疸一症，主要在湿。辨证方法，不外阴黄、阳黄。阳黄颜色光亮，多属湿热，阴黄颜色晦暗，多属湿寒。阳黄泻热利水，阴黄温中逐水。急性黄疸性肝炎，为阳黄重症。病人初服泻热除湿药达三十余剂，未见显效，且呈老黄色，势将转入阴黄。诊知其脉浮而弱，多年独身，且患遗精症，又嗜饮酒。虽泥工易受湿热，然只是发病诱因；主因仍为内伤之湿，乃湿重于热，迁延失治，病情恶化。《金匱要略·黄疸篇》说：“黄疸之病，当以十八日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剧为难治。”因其病情顽固，外感之湿易治，内伤之湿难疗，外感者利水则愈，若内伤之湿，泻水则气消，发汗则精泄。当此紧要关头，又不能采用温中逐水之法；考虑再三，初则疏肝泻热，健脾除湿，行气消胀，而以除湿为主，竟大见效。继则以异功散为主，加苡仁、山药、茵陈，套入逍遥散，加香附、郁金，着重健脾除湿，兼疏肝利胆，改剂为丸，健康恢复。可见掌握病机变化，在临床上，必须反复调查研究，针对病情，有的放矢，否则固守泻热利水或温中逐水之法，胡乱使用，何能扭转病势，转危为安？

（二）慢性胆囊炎治愈经过

殷××，男，35岁，双流县新兴公社建设大队干部。

病人自一九七〇年从部队转业还乡，作基层工作。在部队时，即患胆囊炎症，经常胃腹和右肋胆囊部位疼痛，骨瘦如柴，中西医及草药久治无效。

一九七三年二月九日，来我处诊治。处方如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川芎10克 青皮6克
山楂9克 柴胡6克 白芍24克（炒）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薄荷6克 建曲10克

服后，痛胀大减，连服十余剂。

三月二日复诊，仍前方去山楂、建曲。继续服用多剂，即恢复正常。

五月，他三次来我处诊治，更为稳定，最后为处散剂方如下：

柴胡6克 白芍31克 当归1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薄荷3克
炒梔子10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黄连3克 吴茱萸10克
槟榔10克 枳壳10克 茵陈10克

上药十剂，共为细末，早、午、晚空心白开水送服。

坚持服药半年，至今七年，从未复发。

按：现代医学所称肝病、胆道感染和结石症、干性胸膜炎、肋间神经痛等病，均与中医所谓胁痛大致相同。《灵枢·五邪篇》说：“邪在肝，则由两胁中痛。”故我对所谓肝大、胆囊炎、胆结石等症，均以舒肝利胆为主，治愈多人。

病人此症来源于农村、部队生活中，感染风寒湿热，积之既久，加以工作繁忙，操劳过度，酒肉瓜果，内蕴湿热。又遭到一些刺激，肝郁不舒，影响胆囊发炎，一病数年，时愈时发，已成慢性难治之病。故始终采用舒肝利胆、健胃和脾、清热除湿、镇痛消炎诸法，酌情加减，而收效颇大，至今未曾复发。

我对此症阅历多年，认为病愈之后，必须节饮食，慎寒暑，勿过劳，经常保持心情舒畅，排除烦恼，使气机调畅，络脉冲

和，胆液排泻通畅；进一步固肾荣肝，久而久之，自然消患于无形。

总之，凡属肝胆之病，除对症医疗外，尤须注重个人调养，才能根本解除痛苦。

（三）急性胆囊炎速愈治验

汪××，女，23岁，成都第一工人医院职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上旬，患急性胆囊炎，食入即吐，胆囊绞痛，经住院治疗，痛不能解，呕不能止。十二月九日接我前去诊视。见其面青微黄，山根至鼻亦呈青、黄、黑三色，紧锁双眉，知其痛苦难堪。诊其脉弦紧而数，舌现灰白兼黄，舌根厚腻。询知其吃蛋花呕吐之后，有气无力，语音低微。此湿热内蕴，肝郁不舒，兼有停食。处方如下：

柴胡3克 潞参18克 白术18克 茯苓15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广木香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槟榔10克 莱菔10克 建曲10克
白芍24克 吴茱萸10克 黄连3克（以上两味打粗末，先熬半小时）

十二月十四日晚八时许，病人突来我处，她说：“服第一剂药后，即痛解吐停，现在已能吃饭了。”

望其面，青、黄、黑色均减，舌上厚苔已去，呈微红带白，精神爽朗，气度昂然；诊其脉已大趋缓和。处方如下：

潞参18克 柴胡6克 茯苓15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白术15克
山药15克 香附12克 郁金10克 焦山楂6克 槟榔10克 莱菔10克
建曲10克 白芍24克（炒） 吴茱萸10克 黄连4.5克（以上两味打细末，和药冲服）

十二月二十日，处方如下：

淮山药15克 潞参24克 茯苓15克 法半夏10克 炒白芍15克
陈皮3克 广木香6克 柴胡5克 白术31克（炒） 当归15克
薄荷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甘草3克

连服三剂，即已出院上班。

一九七四年元旦来诊，据说：“完全不痛了，只是知饥而食不下。”处方如下：

潞参18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陈皮3克 当归12克 炮姜10克
扁豆10克 山药16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焦山楂6克 莱菔10克 甘草3克

元月十三日来诊，据说：“饮食一切均已恢复正常。”为处丸剂方如下：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陈皮3克 法半夏10克
山药15克 广木香6克 柴胡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砂仁3克
白芍31克（炒）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青皮3克

以上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10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白开水下。

至今七年，身体较前结实，从未复发。

按：肝胆之病，均主要为气郁不舒，湿热或湿寒蕴结。而急性胆囊炎则突出为胆绞痛、黄疸等特征。现代医学认为大多为胆道感染、胆道蛔虫或胆石症；散见于祖国医学胁痛、肝气痛、黄疸等部门中。其病因则多为情志抑郁，饮食失调以及外邪内侵所引起。

此病在临床上所见种种病状，均与上述情况颇相吻合。深知病人早有湿热内蕴，肝气不舒，食入即吐，实为饮食所伤，而

体质又不甚健强。故首以柴芍六君子汤为主，舒肝和脾，补中制呕，加入香附、郁金、木香、槟榔、莱菔、建曲，以助行气，调肝，利胆，消胀，健胃之功，再以吴茱萸、黄连清肝胆湿热，和胃制酸，故一方而痛呕俱解。以后处方，均根据原方精神，加减出入，调整巩固。

（四）临产孕妇胆道蛔虫重症治验

汪××，女，27岁，住四川省交通厅宿舍。

一九六一年农历八月初旬，已届临产，在川医住院几天候产未下，又回家中，即胆囊发炎，闹胃痛不休。

农历八月十六日晚十一时许，请我去诊视，见病人嚎叫连天，呕吐涎沫，蛔虫自口内爬出，口角、鼻孔等处都吊有蛔虫，犹如吊挂面一样，欲出而未出，为我生平所未见。急为诊脉，弦细而紧，面色青黄惨白，鼻準至山根、印堂、眼下，均呈青黑色。处方如下：

吴茱萸10克 黄连5克（以上两味打细末冲服） 法半夏10克
茯苓15克 陈皮3克 柴胡5克 炒白芍24克 白术15克 广木香6克
香附12克 猪苓10克 白芥子10克 槟榔10克 苦楝子10克 郁金12克
使君子15克（打碎）

第四天上午，其亲人来说：“当晚二时，药只服一次，即痛止虫退，呕吐亦停。病人昏睡片刻，醒来小腹坠痛，知将临盆，又急送川医生产，得一女孩。现惟不思饮食，精神困倦。”处方如下：

潞参15克 白术20克 茯苓15克 法半夏6克 陈皮3克 焦山楂10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桃仁5克（打碎） 黑姜5克 广木香6克
建曲10克

连服三剂，胃口已开，各病皆愈。未能继续服药，彻底解除。十年中每遇痛发，即来服药两剂，只要痛止，就不再服药。

一九七一年夏，又痛发求治，我说：“你总是痛止停药，不把体内蛔虫除尽，那有不常常发作的？”为处方将痛止后，又为处丸剂方，一料服完，后未复发。

按：胆道蛔虫系肠道寄生虫病，现代医学称为蛔虫病的严重并发症，由于蛔虫窜入胆道而发病。其病因病理，乃病人原有蛔虫，若因饮食不节，受寒发热或妊娠等，导致蛔动不安，上窜胆道，气逆犯胃，气机不利，胆道为虫所阻，则胆囊绞痛，恶心呕吐，甚则吐蛔，在祖国医学上属于虺厥范围。

《伤寒论·厥阴篇》说：“虺厥者其人当吐虺，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脏寒，虺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虺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是即胆道蛔虫的精确论断。与我所见病人症状，确系虺厥的最严重者，故首用吴茱萸、黄连合打细末，套入二陈汤、逍遥散去当归，加香附、广木香、郁金、槟榔、苦楝、使君子、猪苓、白芥。目的在于杀虫，止呕，舒肝，止痛，利水化涎，竟服药一次而痛止，虫退，呕停，此寒热辛苦并用，亦乌梅丸温脏安虺，通腑止痛之意。

（五）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怀疑 食道癌的治验

王××，男，42岁，理塘县武装部干部。

患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已逾三年。一九七〇年，即到成都、北京等地医院检查治疗，后发展到整天胃部隐痛，有时剧痛，食后倒饱中满，呕吐噎膈。最后检查怀疑为食道癌，准备进一步检查，为手术作准备。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晨，其亲人用车将病人接出，请我前往诊治，先察看历年病历和中医处方，询问病情经过。病人在此短短时间内，已呕吐十多次。据说：“每天早上喝一两米的清稀粥，食后半小时即开始呕吐，直至所吃东西吐尽，还要吐一些水沫泡泡，连水沫都没有吐的了，还要噎膈想呕，呕又呕不出。中午和晚上仍能喝一两米的清稀粥，仍照样呕吐。连喝水、服药，也喝后即吐。如此已有十多天。”

病人原系山西大同人，虽身高体大，但现已瘦骨嶙峋，面容青白，体重已减三十多斤。虽勉强支撑，而语音微弱，有气无力。舌质薄白，唇舌均无血色，诊其脉，沉迟细小而弦。此真阳亏弱，寒在脾胃，肝气郁结，肝木乘脾。现在久病虚疲，食入即吐，确属至危至急之候，必须制止呕吐，始能谈治。推辞再三，勉为处方如下：

茯苓15克 法半夏10克 陈皮3克 柴胡5克 白芍24克（炒）
白术21克 薄荷5克 香附12克 郁金12克 槟榔10克 枳壳6克
莱菔10克 广木香6克 青皮3克 吴茱萸10克 黄连3克（后两味研细末和药冲服）

临行，嘱其先用开水吞吴茱萸、黄连细末，如半小时内不见呕吐，然后如法服用汤药，每隔两小时即服一次，昼夜并进。如不思饮食，即暂不与食，让药发挥治病作用。如不见效，建议仍送医院处理。

十一月二十九日晨七时许，病人来我处，首先表示感谢，连说：“老师处方，已见了大效。”据主诉：“当天下午服莢连粉后，未见呕吐，跟即套汤药再服，每两小时一次。第二天早晨喝清稀粥就不吐了。七天来连服四剂，从第一道药至现在，就没有呕吐过，噎膈已停，饱胀亦解，每顿已能吃二两粮的东西，有时一天吃四次还觉得饿些些的。”见其精神面貌有所好转，说话也大声多了。诊知沉迟细小诸脉，已大有好转。因仍前方去青皮，加明沙参31克，焦山楂6克，建曲10克，以平补其气，兼助消化之力。并嘱一日三餐，定时定量，切忌过饱，严禁生、冷、硬、燥等食物。

连服四剂，十二月七日，仍前方加山药24克，以助其脾胃。

服三剂后，十四日来诊，又大好转。主诉：“饮食增进，精神大好。遵老师不要过饱之嘱，平均每天约吃八、九两米饭。现仅有时左胁略见胀痛。”仍前方去薄荷、焦山楂、建曲，加川芎10克，以利其气兼助消化。

服两剂，更为舒畅。十九日，仍前方去川芎，服三剂。二十六日来诊，加黄芪15克，建曲10克，服三剂。

十二月三十日来诊，主诉：“眠食正常，精神健旺，各病皆去，似乎已经痊愈了。”我说：“这才算第一疗程，初步取得效果，还须继续治疗溃疡，巩固提高。”处方如下：

黄芪15克 潞参24克 白术24克 法半夏10克 茯苓15克 陈皮3克
柴胡5克 枳壳10克 当归15克 白芍31克（炒） 广木香6克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川芎10克 吴茱萸10克 黄连3克（后两味打细末冲服）

另用乌贼骨25.5克，川贝母4.5克，研为细末，合水药冲服。

一九七三年元月六日，仍前方去川芎。

元月十一日，仍前方去黄芪、山药，加槟榔10克。

元月十六日，处方如下：

柴胡6克 白芍24克（炒） 当归15克 薄荷5克 白术15克
茯苓15克 陈皮3克 法半夏10克 潞参31克 香附15克 郁金15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广木香5克

元月二十日，仍前方加乌贝散。

连服十剂，一切恢复正常。经军区总医院检查鉴定：1.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愈合良好。2.原怀疑食道癌业已消失。3.仍请原中医继续服药。

此后即仍以逍遥散合六君子汤套入疏肝理气之品，或加入山药、三七、黄连散之类，调理充实而各病皆愈。五月中旬，参加会议，停药二十天，并未复发。

一九七三年七月初返理塘前，为处丸剂方如下：

山药31克 潞参31克 白术24克 茯苓15克 陈皮3克 法半夏10克
白芍24克（炒） 三七10克 柴胡5克 当归15克 郁金12克
香附12克 枳壳10克 槟榔10克 红参10克 甘草5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9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九，姜开水下。如有感冒及其他杂症时停药，待治愈后再服。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王来信感谢，并说他情况很好，体力恢复非常好。

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症状表现，在祖国医学上属于胃痛、胃脘痛范围。发展至食入即吐，又当从呕吐、反胃、噎膈等症，寻求急救之法。此例虽医院怀疑为食道癌，准备手术，我亦从未见过此等病症发展至如此严重程度。推之不脱，勉为其难，

首用吴茱萸、黄连研末先服，配入二陈汤、逍遥散去当归，加香附、广香、郁金、槟榔、枳壳、莱菔、青皮，止呕镇痛，理气舒肝，宣畅胸膈，而初步见效。继加入沙参、黄芪、山药、建曲、焦山楂之类，以补中益气，调和脾胃，而眠食恢复正常。此后配入乌贝散，以治其溃疡；加三七，以化瘀生新，巩固疗效，而健康完全恢复。最后处丸剂方，以逍遥散套山药六君子汤加香附、郁金、槟榔、枳壳、三七，始终着重疏肝利胆，健胃和脾，化瘀生新，七年来从未复发。

又按：左金丸为黄连18克，吴茱萸3克，在等分上为六与一之比例。治肝火爆盛，左胁作痛，吞酸吐酸，筋疝痞结之要方。

《医方集解》说：“肝实则作痛，心者肝之子，实则泻其子，故用黄连泻心清火为君，使火不克金，金能制木则肝平矣！吴萸辛热，能入厥阴（肝），行气解郁，又能引热下行，故以为反佐，一寒一热，寒者正治，热者从治，故能相济以立功也。”李东垣说：“诸呕吐酸，皆属于热。此上焦受外来客邪也……若以病机作热攻之则误矣！”朱丹溪则说：“《素问》言热，言其本也，东垣言寒，言其末也。”而汪幼菴则认为，“丹溪之论，亦未畅尽。总之，此症有寒有热，不可执一。”

汪氏之说甚当。我对左金丸的运用，揣摩多年，在等分用法上，固不必拘泥于六与一之比例，热重于寒者，当黄连倍于吴萸，寒重于热者，又当吴萸重于黄连，比例多少，在于灵活掌握。盖吴萸辛苦大热，在临床上有明显的温中止痛作用，适用里寒所致的胃痛、胁痛及疝痛等症。如系肝胃郁火而致的呕吐，可与清热燥湿之黄连同用；故一般医生都知黄连水炒吴萸，能止呕吐，但在辨证施治方面，确又贵在善于运用。

李东垣曾说：“浊阴不降，厥气上逆，咽膈不通，食则令人口开目瞪，阴寒隔塞，气不得上下，……宜以吴茱萸之苦热泄其逆气，用之如神，诸药不可代也。”此例病人既已由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发展到食入即吐，怀疑食道癌的危急关头，与东垣所述症状基本类似。如不能立即制止呕吐，何能谈治，故毅然用吴茱萸10克，黄连3克，乃三与一之比例，共为细末冲服，先抑制其吐，然后套舒肝理气，调胃和脾之汤剂同服，始见奇效。继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彻底解除痛苦，恢复健康。因此时病人久病虚疲，已到垂危之候，其呕逆和全身症状，均明明为虚寒隔滞，故吴茱萸两倍于黄连，期其发挥止呕作用。若按左金丸之等分，不仅无效，当更促其速死。

八、肾 脏 病

(一) 阳痿症治验

阚××，男，48岁，成都东大街竹木器合作社职工。

病人于一九五七年秋，因背脊骨痛（寒湿性关节炎），经我治愈后，健康恢复，已参加工作。

一九六二年四月来我处，主诉：“已要好对象，准备结婚，但原有阳痿症，举而不坚，坚而不久，甚至‘见花谢’。似此，双方情感虽好，何能办结婚手续？”再三要求医治，我说：“必须分两步走，第一阶段首先要治原有气管炎、关节炎，并调整气血，然后再治肾脏病。”为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白芍24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附片6克（先熬1小时） 紫菀10克 冬花15克 白术15克 生姜15克 知母18克

连服六剂，咳嗽气紧，基本痊愈。处方如下：

黄芪10克 潞参24克 白术15克 柴胡6克 陈皮3克 升麻3克 当归15克 茯苓15克 法半夏10克 砂仁3克 甘草3克

连服四剂，病人胃口增大，每餐已能吃三、四两米饭，精神很好，喘累全无。即开始治阳痿。处方如下：

上等肉桂6克（进口的） 熟地31克 山萸12克 白术15克 巴戟10克 肉苁蓉10克 杜仲15克（盐炒） 茯神6克 红参10克 远志3克 枸杞12克 山药15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15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淡盐汤下。

服完一料，即行结婚，夫妇颇为和睦。

按：阳痿一症，在未婚青少年，多由严重手淫；在中壮年，多由房事过度，导致精气亏损，命门火衰而引起。张景岳认为，此症“火衰者十居七、八，火盛者仅有之耳。”傅青主说：“此乃平日过于斲削，日泄其肾中之水，而肾中之火亦因之而消亡，盖水去而火亦去，必然之理。如一家人口，厨下无水，何以为炊？必有水而后取柴炭以煮饭，否则空铛也。”是亦水火相因，阴阳互根之理。至于思虑惊恐，损伤心肾，或湿热下注而致此症者，并不多见。现代医学认为，在临床上除极少数病人有器质性病变外，绝大多数系属机能性改变所引起。可知心肾亏损，水火不能相济，形成机能性改变，即命门火衰，宗筋弛纵之义也。

本例病人原系纵情色欲，精耗肾亏，过度操劳，思虑惊忧，其关节炎、气管炎、肺心病均由此而来。他已年近五十，是可能患此症的。犹幸一九五七年秋，我将其背脊骨痛治愈后，体力方有所恢复。故先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加紫菀、冬花，以疏理之；继用补中汤合逍遥散、六君子汤，加砂仁，调整气血，强壮肝脾。最后始以地黄汤去丹皮、泽泻，合四君子汤，加肉桂、杜仲、巴戟、枸杞、苁蓉、远志，制成丸剂，以治其阳痿。方中用熟地、枣皮为君；红参、白术、山药为臣，一以峻补精髓，培益肝肾，一以补中益气，健脾助胃；次用肉桂、茯神、远志，以强壮心脏，交通心肾；杜仲、巴戟、枸杞、苁蓉以助肾气之兴奋。关键在于针对病情体质，汤方加减，等分配伍，有合有开，有补有泻，运用得当。故十剂为丸，服完一料，即奏大效。

尝阅历史，见我国古代方术之士，欲求用于帝王者，往往恃丹铅之品，兴奋肾阳，纵欲图欢，秦皇、汉武梦想长生而反早死。沿及后世，多人均喜服补肾之药，以为可以延年益寿；而医家一遇阳痿，则动辄专用大量补肾之剂，猛力滋补；甚或袭用古代丹方、硫磺、阳起石、海狗肾等壮阳燥肾之品，不仅乏效，甚至引出其他种种怪症，良堪浩叹！须知祖国医学重在四诊八纲，辨证施治，如一云肾虚，便将补肾之药一齐端出，不分轻重，不知开阖，不管病情体质，其不自误误人者几希？

（二）遗精重症治验

冯××，男，27岁，成都中新街汽配金具组工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患遗精病，久医无效，日益沉重，已发展至白昼亦自行遗泄，夜则盗汗，动辄自汗。

一九七六年五月四日，来我处求诊，主诉：“现在茶饭不思，周身乏力，行路困难，走几步就气喘吁吁，自知命在垂危，但求施治。”见其形消瘦立，羸瘦不堪，舌赤无苔，脉浮、弱、芤、数，知其真精耗尽，气血两虚，阴阳俱败。处方如下：

龙骨38克 牡蛎50克 附片12克 大枣10个 （以上四味先熬1小时） 白芍62克（炒） 玉竹31克 麦冬15克 五味3克 生姜15克 白薇15克 甘草6克

三剂后，各症俱减。五月十五日来诊，仍前方加熟地24克，山药31克。十八日来诊，上方去熟地，加茯苓15克（朱砂拌），远志5克（炙）。二十五日来诊，上方去茯苓、远志、麦冬、五味。

先后共服药十余剂，遗精和浮热汗出均愈。据说：“自服第

一方三剂后，遗精即止，胃口亦开，精神好得多了。现仍夜间盗汗。”六月五日，处方如下：

当归15克 白芍31克 熟地24克 枣皮10克 山药31克 茯苓10克
泽泻6克 玉竹31克 麦冬15克 五味10克 龟板15克(先熬1小时)
浮麦15克 丹皮10克 鲜桑叶12皮

连服十剂，盗汗早止，睡眠无梦，饮食大增，精神健旺，一切恢复正常，已经上班。六月二十九日，处方如下：

白芍31克 白薇15克 生地31克 山药15克 芡实15克 玉竹31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茯苓10克(朱砂拌) 远志3克(炙) 牡蛎31克
龙骨31克(后两味先熬1小时)

上方连服四个月，酌情加减，或去玉竹，或去生地，时去龙骨、牡蛎，有时单用二加龙骨牡蛎汤，精神倍增，体力健壮。

十一月九日，处丸剂方如下：

熟地24克 山药31克 芡实15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枣皮10克
玉竹31克 当归15克 丹皮10克 茯苓10克(朱砂拌) 远志3克(炙)
菖蒲3克 莲须6克 枣仁10克 白芥3克 白芍24克(炒)
柏子仁10克 夜交藤31克

上药十剂，共为蜜丸，每丸重9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淡盐汤送下。

按：遗精系属大症，不独常见于青少年，即壮年、老年亦有之。祖国医学历来对此极为重视，而许多人却往往疏忽。甚至惑于精满自遗之说，不以为病；或则羞对人言，讳疾忌医，久而形消骨立，发展至虚劳弱症种种危急之候，终致不救者，屡见不鲜。

《素问·六节脏象论篇》说：“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

处也。”盖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精气内动，导致遗泄，动摇根本，故多早夭多病。《金匱要略·血痹虚劳篇》曾列举遗精各种症状脉象，^{〔1〕}并指出桂枝龙骨牡蛎汤、天雄散、建中汤、八味肾气丸诸方，论证周详，开千载而下治遗精、失血、诸虚百损之大法。历代名家遵循此法，而善于运用者，不乏其人。《医学集成》说：“古今医道，至景岳始全何也，天地间有阳即有阴，二者原并行不悖，古人著方多在阳分，而阴分中之称善者，自长沙肾气丸外，方不多见，亦千古遗憾。……自景岳出，诚有见于水为天一之源，肾为先天之本，精能化气，阴阳互根之理，而治病制方，多重阴分，以补千古不及……。”故我家祖及父辈，治疗肾亏虚劳诸症，均秉承阴阳互根之理，辨证施治，往往有效。我对各种类型的慢性重病，亦师此意，而累获奇验。

今治愈此症，亦据阴阳互根之理。因其遗泄已达滑精不禁的严重阶段，昼则自汗，夜则盗汗，乃阴阳两虚，达于顶点。故第一处方用二加龙骨牡蛎汤合生脉散，而初步见效；继加入熟地、山药、茯苓、远志，而遗精和浮热汗出均解。仅存阴虚盗汗，又采归芍地黄汤合生脉散，而盗汗获止；改用第一处方去生姜、附片、红枣，合地黄汤加减，为之平补气血，固纳肾阴，连续四月而健康完全恢复。最后丸剂处方，峻补肝肾，调益心脏，健强脾胃，而体力更较前壮盛，人皆称之“冯大汉”。盖遗精本属肾水之虚，而实本于君火之弱，肾水耗竭，上不能通于心，中不能润于肝，下不能生于脾，以致玉关不闭，无梦且遗，故心肾肝脾同时并治，以补肾为主而不嫌滋腻，以强心益肝健脾为辅，而屏去大辛大热之药，是乃气旺而血自生，血旺而精自足，精足气固，则不用升提收涩之品，玉关不必闭而自闭矣。殆亦阴阳互根之理

也。

又按：我治疗肾病，见症颇多，治愈不少，而此例确属至危至急关头。二加龙骨牡蛎汤，我祖及父辈均曾运用此法，加减变化，治愈不少虚劳弱症。陈修园极赞其妙，说：“探造化阴阳之妙，用之得法，效如桴鼓。庸医畏生姜之过散，龙牡之过敛，置而不用，以致归脾汤、人参养荣汤等，后来居上，询可浩叹！”唐宗海说：“合观此方，以温为正治，清为反佐，真寒假热，虚阳上浮为对证。”盖此方本来源于桂枝龙骨牡蛎汤，后世医家针对浮热汗出，或下遗精，上吐血者，去桂枝，加白薇、附片，创成此方，确属一大进步。自其全方精神分析，乃清散上焦，温补下焦之药，甘草、大枣，从中宫以运上下，生姜、白薇清散，使上焦之火不郁，附片、白芍、龙骨、牡蛎温敛，使下焦之火归根。冯××初诊时的脉象症状，与此若合符节，故毅然套入生脉散，以救其心阴衰竭，始终守定此方，酌情加减，心肾兼治而大见速效，挽救危亡。阴阳互根之理，对我来说，又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

九、妇 科 病

(一) 崩漏危症抢救治愈经过

徐××，女，46岁，住成都中北打金街。

患崩漏症已逾三年，经中西医久治无效。时而大崩，时而五色俱下，阳虚气弱，随时感冒伤风，食欲不振，瘦骨嶙峋，气息奄奄，意惟等死。

一九五七年元月某日请我诊治，晚上九时前去时，病人正俯卧床边，呕逆不出，哇哇作声，其二女坐床边啼哭不已。其爱人刘××已向外地子女发出其母病危的电报。

诊其脉，沉细而弦数，察其色，面青唇白；问其苦，小腹剧痛，干呕吐涎沫，吐又难于吐出，口苦，少阳穴痛。因告其家人，此厥阴兼少阳之证也，若能首先控制呕吐及小腹痛，此病尚有可为。为处方：

吴茱萸15克 黄连10克（以上两味合打粗末） 大枣10枚

潞参31克 生姜45克（捣碎）（冷服）

由于病情严重，病人服四、五调羹后，不久呕逆即止，斜靠床头主诉：“此药下去后，从左侧至右胁下，转入小腹，好象一股热气流走，痛减呕止。现在又好象一股气冲下去，要想放屁，但至肛门又回了转来，热呼呼的，人很舒服。”殊不到十分钟，又呕吐起来，只是小腹微痛。察其所服药量太少，病重药轻，嘱

其勉服大半茶杯，一时后病人即睡去。因其三天前洗头感冒，单寒不热，为用小柴胡加姜、桂而去：柴胡10克，黄芩10克，潞参25克，桂枝6克，干姜3克，法半夏10克（嘱其另熬红参15克，兑服）。

翌晨六时，刘××来说：“病人昨晚熟睡了四个多小时，这是多天来所没有的。现在她想吃油茶可否？”我答：“饮食宜少量，丝毫不能勉强多食。”

二诊：呕吐、小腹痛、头痛、畏寒俱解。惟仍五色俱下，有时红的多些，有时两目黑暗昏晕，察其气血两虚，肾虚阴亏，已达于极点，非峻补气血，何以救危？处方如次：

黄芪15克 白术31克（土炒） 熟地31克 当归15克 黑姜10克
潞参25克 附片10克（先熬1小时） 吴茱萸10克（黄连水炒）

连服三剂，各症俱解，崩漏已停，饮食渐增，已能缓步行走。殊第三剂尚未服完，病人以时届年终，去街道办事处办理事情，回家时不慎跌倒街边，于是又大崩昏晕，不省人事。刘××跑来找我三次，均出诊未归，不得已请我父前去，为处方：

黄芪31克 白术31克 三七10克 潞参15克
殊仅服药一次，即仍如前日呕吐等症状。

我去时，说：“此虽我家传治大崩不止之方，但黄芪未用蜜炙，三七不是研末吞服，加上黄芪过重，把虚气上升，故仍呕逆。”于是又按初诊吴茱萸汤法，服后各症状又解。另处方：

当归31克 白术31克 熟地31克 黄芪15克 桑叶45克 潞参31克
三七10克（研末冲服） 黑姜10克

连服两剂，崩漏停止，各病俱减，饮食渐增，精神好转。春节后，又另为处方：

熟地31克 山药25克 当归31克 黄芪15克 潞参31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白术15克 冬桑叶45克 三七粉10克

连服十余剂，各病皆愈，饮食大增，睡眠亦好，身体较病前健旺。最后为处一丸剂方，约服半年，完全恢复健康，二十多年来从未翻发。丸剂处方如次：

当归31克 黄芪15克 潞参25克 白术15克 山药31克 百合31克
三七10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熟地31克 白芍21克 桑叶31克

上药共十剂，蜂蜜为丸，每个重10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淡盐汤下（有感冒或腹泻时勿服）。

一九五七年九月，她和十八个病人送了一幅金字大匾：“五世良医，医宗仲景。”

按：此症已到危急关头，虽漏下五色，而干呕吐涎沫，小腹痛，乃厥阴明症。故首用仲景吴茱萸汤法，此时此际，只能对症选方，先议救人，正如《医学集成》中“用药如用兵”一文说：

“……兵临城下，粮绝君危，惟有保主出奔，再图恢复。如人元气将脱，且缓治病而急保命，命存而病可徐图也。”

此症病人确已到元气将脱之时，潞参用至31克之重，吴茱萸与黄连配伍，又为止呕的特效方法，生姜用至45克，大枣用至10枚，从中宫以运上下，存危救绝，全在于此。第二方用小柴胡加姜、桂，而刘××又暗将第一方只熬过一次的药渣合并再熬，事后告诉我说：“觉得生效的药才熬一次就丢了，未免可惜。”我笑说：“你这个俭省人，做了一件好事，这一合并，就成为厥阴与少阳同治，故效果更佳也。”

二诊用参、芪、术以大固中州，用归、地以生精补血，配入吴茱萸四逆汤以温暖肝肾，故能见速效而上街行走。惜其又跌闪大崩，确又到至危极险之候，我父为用止崩汤理应生效，殊因使用

不当，又回复到初诊症状，故我又仍用吴茱萸汤始获解救。春节前后两方，均系峻补气血，健脾开胃，强壮心脏，益肾生精，平肝活血之品。以其久病虚羸，达于顶点，攻破之药岂宜轻用？至于活血化瘀，止血生血之三七，对崩漏一症有奇效，除外伤而外，对内脏各部出血，其疗效之高为其他药物所不及。我对此病用三七，单是在处方中，即达250克以上。病人经我讲解三七意义，竟奉为保命灵丹，常常用鸡汤吞三七粉，总计在500克以上，故能取得如此意外效果。这一治疗过程，深深感到气旺而血自生，化腐即所以生新，吴茱萸汤救其危急后，即采用大补气血之药，加入三七之类，相辅相成，补中有攻，攻中有守，消患于无形，而崩漏即愈。

又按：李时珍早已对三七有极高评价，主治范围为止血，散血，定痛，金刀箭伤，跌仆杖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之，血立止。亦主吐血，衄血，下血，血痢，崩中，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血晕血痛，赤目肿痛，虎咬蛇伤诸病。《本草求真》论三七说：“世人仅知三七能止血住痛，殊不知痛因血瘀则痛作，血因敷散则血止。又能于血分化其血瘀，试以诸血之中，入以三七，则血旋化为水矣，此非红花、紫草类也。……此为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

近人张山雷说：“三七一作山漆，言其止血合疮，如漆之能粘合也。……按三七以止血见称，而濒湖又谓其治产后恶血不下，血晕，血痛，则不独止血，而又能破血，一守一走，正自相反，今皆用之以止血，而破血则未之验也。”张锡纯说：“三七善治血症，人多知之，乃今于治血症之外，又得其特殊之功能，由自身体验而知。……若内服之，亦当使瘀血之聚者，速化而止疼

……喜三七之功能，几令人不可思议。……三七不但能托骨中之毒外出，并能化疮中之毒，三七之治疮，何若斯之神效哉？……凡人腹中有坚硬之积血，或妇人产后恶露未尽，结为症瘕者，皆可用三七徐消之也。”

由此可见，三七不但对血证效果很高，对许多杂病亦有较高疗效。从中医角度来看，崩症，漏症，往往由瘀血停滞，久而酿成。《医学集成》论崩漏中说：“由劳伤冲任，气虚不统，主治之法，热者清之，寒者温之，瘀者消之，虚者补之，兼以收摄止涩，无患不愈矣。”

又再按：我家五代的临床经验，对三七治血症均极为推崇，我总结其特点有三：

1.化瘀血：可化血为水，化于无形，症也瘕也，用之得法，确有奇效；对崩漏尤有特效。2.生新血：促进内脏机能活跃，易于生血，生血即所以补气。3.去腐毒：不特外伤止血，去腐生肌。即内脏痼毒，乃至梅毒溃烂，均有特效。胃溃疡、肠痈、肺痈、赤白痢疾等，使用得宜，均能收到意外效果。

（二）血崩危症急救治验

严××，女，48，住成都中北打金街。

一九五九年五月，因已患崩漏数年，初则经期混乱，继则时崩时漏，或则白带大下。久医无效。某日去医院诊病时，即大崩昏晕，用担架抬回家中，请我诊视，见其仍仰卧担架，奄奄一息，不敢移动，脉象浮芤无力而微数，面部和唇舌齿龈全无血色，昏晕不语，确已到危急关头，稍缓难救。勉为处方如次：

熟地31克 白术31克 当归15克 黄芪15克 麦冬15克 潞参31克
升麻6克 柴胡6克 五味3克 黑姜10克 三七10克 (研末
冲服)

一剂服完，血崩渐止。三剂后，即能下床行走。

复诊，仍前方加减：

黄芪15克 白术31克 潞参25克 当归15克 柴胡6克 升麻5克
陈皮3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三七10克 (研末冲服) 熟地25克
白芍31克 (炒)

连服十剂，各病皆愈，健康恢复。为处丸剂方：

熟地31克 当归31克 白芍31克 黄芪31克 白术31克 潞参15克
山药15克 芡实15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阿胶15克 桑叶31克
三七10克 茯苓10克 远志6克 百合31克

上药共十剂，蜂蜜为丸，每个重10克，早、午、晚空心各服
一丸，白开水下。有感冒或腹泻时，停药。

半年之后，行动如常，身体较病前健壮。一九六〇年参加合
作饭店工作，二十多年从未复发。

按：此症与前例均属危急存亡之候，但前者瘦人多火，病在
肝肾，此则肥人气弱，病在心肝脾肺。故处方立法，有相同之
处，有不同之处，前者重在回阳救逆，温中散寒，舒肝解郁，补
肾生精，如《金匱要略》温经汤之意。后者重在补中益气汤合生
脉散，于十全大补之中，加入三七、阿胶之属，与前者似有相同之
处，而却又有突出之点。总的说来，都是为了挽救危亡，于大温
大补之中，加化瘀活血之品，固本培元使气血强旺，战胜疾病。
历代名家对此症各有独到的施治之法，从实践到理论，均各有所
长，各有所偏。事实上，只要识得寒热虚实，扶正出邪，或温

经，或峻补，或升提收涩，或活血化瘀，针对病情，辨证施治，亦不难救危亡于险境也。

（三）阴中奇痒治验

黄××，女，38岁，住成都南府街。

患阴中奇痒症，已有数年，时愈时发。

一九五三年冬，经我父用桂枝芍药知母汤为之治愈后，一九五六年夏又复发，奇痒难堪。为另处一方：

蒺藜31克 生地20克 赤芍31克 黄芩10克 炒栀子10克 木通10克
泽泻10克 胆草15克

连服三剂，大大见效。二十多年来，从未复发。病人亦略有医药常识，她问：“为啥你老太爷用的是姜、桂、附，又加麻黄。你用的是养阴平肝泻胆之药，何以都各见效？”我说：“此中道理一言难尽，反正医好就算了吧！”

按：桂枝芍药知母汤，出自《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篇》，先父常以此法治疗各种疮痈，据他的经验，治愈多人，疗效颇高，今以移治阴中奇痒，以其方中桂枝、白芍、附片、知母，寒热并用；麻黄、防风散寒，驱风，止痒；白术除湿，生姜温胃；对于风寒湿热，交相鼓煽而作之病，确有特效。前已论述很多，兹不再赘。

又按：《医学心悟》说：“妇人隐疾，前阴诸疾也。有阴肿、阴痒、阴疮、阴挺、下脱诸证；其肿也或如菌，如蛇，如带，如鸡冠，种种不一，而推其因，总不外于湿热也。”而施治方剂，不外九味芦荟丸、丹栀逍遥散、龙胆泻肝汤等。《医学集

成》采用芍药蒺藜煎，亦从龙胆泻肝汤化裁而来，去当归、前仁，加入蒺藜、赤芍，一以泻肝风而止痒，一以平肝热而去瘀，当更为贴切对症。我用此法加减，治愈不少妇人隐疾，关键在于认清肝胆湿热下陷，善于加减变化，即能取得疗效。

上面所述已足以答复当时病人的提问。但我父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时，为隆冬季节，阴寒较重；我为用芍药蒺藜煎时，正是盛暑天气，湿热方张。从季节气候考虑用药处方，诚业医者所必知也。

（四）阴侧生瘤治验

黄××，女，36岁，成都冻青树街缝纫厂工人。

一九六二年秋，阴户左侧突长一疱块，大如鸽蛋。据主诉：“先觉阴户左侧胀硬，初不注意，一两月后，即发现疱块，渐次长大，比鸡蛋小，较鸽蛋大，行动艰难，胀痛兼痒，苦不堪言，已月余没有上班。据西医检查，诊断为瘤子。”

初诊，脉象弦数，面色青黄，颇为瘦弱，舌白底黄苔，知饥而食不下，乃肝胆湿热。为处方：

丹皮10克 柴胡10克 白芍31克 当归12克 茯苓15克 白术15克
薄荷8克 苡仁31克 胆草15克 炒栀子10克

服三剂后，胀痛大减。嘱其再服三剂，胃气已大开，惟瘤子尚未缩小。另处方如下：

生地20克 赤芍31克 黄芩10克 木通10克 泽泻10克 胆草15克
蒺藜31克 土茯苓31克 炒栀子10克

服后，小便增多，一昼夜十余次。三剂服完，瘤已缩减一

半。加苡仁31克，银花31克，当归16克。

连服三剂，瘤仍如故，未继续缩减。察其脉，弦象虽去，但出现浮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知其湿热风寒，交相鼓煽，乃成此症。又为易方：

桂枝10克 白芍25克 麻黄6克 防风15克 白术15克 附片10克
(先熬) 知母20克 生姜15克 银花31克 当归15克

上方仅服两剂，经常下半身出汗，瘤子即大大缩小。加入苡仁31克，胆草16克。连服六剂，即完全散尽。继续为之调理气血，为时不过三月，各病均愈，健康恢复，即行上班，至今已近二十年，从未复发，身体较前健旺。

按：此症先用丹栀逍遥散，加苡仁、胆草；继用芍药蒺藜煎，加土茯苓，而大大见效者，盖以舒肝利胆，大除湿热，且兼排毒。然证非阴肿、阴疮，徒恃清凉，何能望其克竟全功。最后已到冬天，乃采用桂枝芍药知母汤，寒热辛苦并用之法，加银花、当归，以活血散毒，再加苡仁、胆草，兼泻胆经湿热，瘤子即完全消尽。盖以其症由来已久，非此不足以散结也。

(五) 交接出血治验

陈××，女，25岁，重庆铁路分局干部。

结婚三年，每逢性交，必大出血，犹如崩症。

一九五七年夏秋之际，经人介绍，专程来我处诊治。我为采用《傅青主女科》中“交感血出”条的引精止血汤，连服三十六剂，而完全恢复正常。夫妇均极为高兴。处方如次：

红参15克 白术31克(土炒) 茯苓10克 熟地31克 黑姜3克

黄柏2克 山萸15克 前仁15克（酒炒） 芥穗10克（炒黑）

按：傅青主为祖国医学中有独创见解的名家，此方深得辨证施治的要旨，值得我们深思研究，对妇科杂病的提高疗效，确有必要。

傅氏对此症的探讨极深，他说：“妇人有一交合则流血不止者，虽不至于血崩之甚，而终年累月不得愈，未免血气两伤，久则恐有血枯经闭之忧。此等之病成于经水正来之时，贪欢交合，精冲血管也。夫精冲血管，不过一时之伤，精出宜愈，何以久而流红？不知血管最娇嫩，断不可以精伤。凡妇人受孕，必于血管已净之时，方保无虞；倘经水正旺，彼欲涌出而精射之，则欲出之血，反退而缩入，既不能受精而成胎，势必至集精而化血，交感之际，淫气触动其旧日之精，则两相感合，旧精欲出，而血亦随之而出。治法须通其胞胎之血，引旧日之集精外出，而益之以补气补精之药，则血管之伤，可以补完矣！方用引精止血汤。”

傅氏对方义的解释亦极为精辟。他说：“此方用参、朮以补气，用地、萸以补精，精气既旺，则血管流通。加入茯苓、车前以利水通窍，水利则血管亦利。又加黄柏为引，直入血管之中，而引夙精出于血管之外；芥穗引败血出于血管之内，黑姜以止血管之口。一方之中，实有调停曲折之妙，故能祛旧病而除陈疴。然必须慎房帙三月，破者始不致重伤，而补者始不致重损，否则不过取目前之效耳，其慎之哉，宜寡欲！”

（六）经 期 淋 沥 治 验

例一：张××，女，47岁，住成都桂王桥南街。

三年来患经期淋漓，三月或四月行经一次，来时量多，两三天后，即淋漓如漏，零零落落，往往拖延至月余始尽，但尽后则白带大下如崩，神倦人疲，不思饮食，稍一行动，气喘吁吁，下气不接上气。一九六八年秋，来我处求诊。

初诊，右手脉大于左手，心知其气分之痹也，非先从补中益气，健脾开胃下手不可。为处方：

黄芪10克 潞参31克 白术25克 柴胡6克 当归15克 陈皮3克
山药31克 法夏10克 甘草5克 远志5克 (炙) 茯苓10克(朱砂拌)

三剂后，胃气已开，精神好转。

复诊，仍原方加白芍31克(炒)，芡实15克。

连服六剂，又大好转，每餐已能进食二三两。

三诊，处方如次：

玉竹31克 黄芪15克 白术31克 柴胡5克 陈皮3克 升麻5克
当归15克 麦冬15克 五味3克 百合31克 甘草5克
远志5克(炙) 白芍25克(炒) 茯苓15克(朱砂拌)

月经已两月未至，惟白带仍多。又为处方：

黄芪10克 白术31克 山药31克 苍术10克 柴胡6克 陈皮3克
潞参25克 甘草5克 白芍18克(炒) 附片10克(先熬)
半夏10克(制) 远志5克(炙) 芥穗10克(炒黑) 茯苓10克
(朱砂拌)

六剂后，白带全尽，又为处丸剂方：

黄芪15克 潞参31克 白术45克 红参10克 白芍31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当归15克 远志5克 白芥10克 茯苓10克 百合31克
阿胶10克 山药15克 芡实15克 柴胡6克 陈皮3克 甘草5克

上药共十剂，蜂蜜为丸，朱砂为衣，每丸重15克，早、午、晚空心各服一丸，白开水下。

一料服完精神健壮，月经永断，白带全愈。十多年来，从未复发。

例二：贺××，女，45岁，四川省政协干部。

一九六九年夏，就我诊治。主诉：“近两年来，月经混乱，每来一次，如大病一场，甚至提前十多天。初来必大出血两天，后即淋漓不尽，刚尽一两天，又大来一次，简直成了一年四季都不得安宁。睡眠不好，精神萎顿，面色无华，饮食少味。”

初诊，脉弦数，而左手脉大于右手，肝气不舒，血分之病也。处方如次：

黄芪10克 玉竹31克 白术25克 柴胡6克 升麻3克
远志5克（炙） 茯苓10克（朱砂拌） 当归15克 薄荷5克
陈皮3克 甘草5克 炒栀子10克 白芍31克（炒）
连服三剂，饮食渐增，睡眠较好。

二诊，处方如下：

玉竹31克 黄芪15克 白术15克 升麻6克 柴胡5克 丹皮10克
当归15克 陈皮3克 山药31克 炒栀子10克 甘草5克
白芍31克（炒） 远志5克（炙） 茯苓10克（朱砂拌）
夜交藤31克

又服三剂，睡眠更好，饮食更佳。

三诊，处方如下：

黄芪15克 潞参31克 白术15克 柴胡6克 升麻3克 陈皮3克
生地15克 当归15克 山药31克 百合31克 五味3克 麦冬15克
芡实15克 薄荷5克 甘草5克 白芍31克（炒） 远志3克（炙）

茯苓10克（朱砂拌）

连服十余剂，各病皆愈，月经永断。十一年来，精神体力较前健壮，红光满面，工作如常。

按：妇科病一般在40岁或45岁以后，50岁前后，月经紊乱，颜色不正常。或经期淋漓，或提前，或退后，或两、三月一次，甚或数月一次。有的来势凶猛，流血甚多，有的紫黑乌块，甚或土红色、酱色，种种不一。或崩或漏，似经非经，似带非带，乃至五色俱下。均属年老气血两衰，无力抗病。或青壮年时期生育过多，或劳累过重，肝气不舒。又或不慎房帙，年老血崩。在天癸将绝（《内经》说：“七七四十九岁而天癸绝”）之前，出现以上各症；此时若能调理得法，因势利导，可使月经回身，体力恢复。许多人在最初都不甚注意，待病情发展严重，犹讳疾忌医，认为是妇女家应有现象。及至确诊为瘤为癌，则又张皇失措，更加忧思抑郁，导致病情恶化；有的病急求医，妄图速效，而医者既不察病人体质之强弱，一闻癌瘤，便议攻破，如个别体强者，去瘀生新，固可大见奇效于一时，而体弱者不任攻伐，愈攻愈虚，愈虚则病情愈重，终以由重而危，由危而死。我家传五代，又结合我临床数十年经验，累见不鲜，尝为之扼腕者至再，苦无力遍告广大妇女同胞，必须防患于未然也。

又按：以上两例，均属经期淋漓，从处方用药看，表面上似乎都是补中益气，调理气血。然前者为右手脉大于左手，乃气分之病；故以补中益气，健脾开胃为主，而佐以强壮心脏，平肝调血之品。后者为左手脉大于右手，乃血分之病，肝脉弦数，神经衰弱，故首以补中益气汤合丹栀逍遥散加减，继仍以生脉散、四物汤、补中汤、逍遥散综合运用，而均见大效。盖前者为家庭妇

女，劳累过度，仅只中气不足，脾不统血；后者为工作干部，脑力劳动，神经衰弱，气血两亏，肝气郁结，肾脏亦虚，故于补中益气之中，佐以舒肝补肾，养阴和血，以治其肝不藏血。即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贵在临床之际，善于辨证立法，灵活运用耳。

（七）经闭三年特效治验

张××，女，27岁，住成都江南馆街。

经闭已达三年，骨瘦如柴，面色青黑，小腹时痛，周身关节流走作痛，饮食无味，精神萎顿。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旬，来我处就诊。主诉：“一病三年，中西医久治无效，草药单方一一用遍。筋骨时痛，手心奇痒，有时痒得来连睡都睡不着。手板心起水泡，抓烂了又长，一层一层的脱皮，真是难过。”

诊其脉沉而紧数，乃寒凝气结，湿热内蕴，为处方如下：

桂枝10克 麻黄6克 防风12克 知母25克 白术15克 生姜15克
白芍20克（炒） 附片12克（先熬）

连服两剂，月经即来。诊其脉，沉细紧数诸象，已大大缓和。第一天服药两次，晚上大汗，小便增多，周身痛大松。现在连手心也不痒了，水泡也没有了。因仍原方加入补气生血，化瘀通络之药以调之。

桂枝10克 白芍20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麻黄6克 附片12克
（先熬） 黄芪15克 防风12克 白术15克 生姜15克 知母25克
红花10克

连服四剂，月经由紫黑色块转为正常红色，痞块亦化，六天

干净。食量大增，精神爽健，面色由青黑转为红黄正色。天庭、两颧、鼻准各部均见光彩，与初诊判若两人。又为处方，峻补气血，兼舒肝活血：

黄芪10克 白术25克 潞参31克 熟地25克 郁金12克 当归15克
川芎10克 茯苓15克 柴胡6克 香附12克 桃仁10克
白芍31克（炒）

嘱其多服，不必再来。此后还生了孩子，二十五年来，身体健康，极少生病，一直在街道生产组工作。

按：妇女停经闭经，历代医家论述颇多。《医学集成》论经闭，“分为有阴虚，阳虚，郁结，痰滞，气虚，血虚，气血两虚，血枯气郁，血枯胃热，脾胃虚损，房劳太过，生育太过，乳汁过多，久咳成癆诸症。主治之法，总宜分辨明晰，不可徒用破血之药，损伤真气。”

傅青主论年未老经水断，尤为透辟。他说：“经云：女子七七而天癸绝。有年未七七而经水先断者，人以为血枯经闭也，谁知是心肝脾之气郁乎？使其血枯，安能久延于世上？医见其经水不行，妄谓之血枯耳！其实非血之枯，乃经闭也。且经原非血也，乃天一之水，出自肾中，是至阴之精而有至阳之气，故其色赤红，似血而实非血，所以谓之天癸。……然则经水早断，似乎肾水衰涸，吾以为心肝脾气之郁者，盖以肾水之生，原不由于心肝脾，而肾水之化，实有关乎心肝脾。……倘心肝脾有一经之郁，则其气不能入于肾中，肾气即郁而不宣矣。况心肝脾俱郁，即肾气真足而无亏，尚有茹而难吐之势；矧肾气本虚，又何能盈满而化经水外泄耶？经曰亢则害，此之谓也。”

又按：此症病人的症状和脉象，均为寒凝气结，风湿热内蕴

太久。初用桂枝芍药知母汤，目的在于除湿祛风，散寒泻热，以治其筋骨时痛，手心起泡奇痒。殊两剂后不仅前症解除，而经闭亦通，似乎出人意外；其实方中之桂附行阳，知芍养阴；姜术温胃，健脾除湿；麻黄防风，驱散风寒；对心肝脾肺肾，均能起到行气开郁，强壮五脏，温经通闭作用，较张仲景温经汤之法，更为周到，岂止开心肝脾之郁而已哉？继又加入黄芪、红花，补气行血，而经色转正，庖块亦化。最后用黄芪八珍汤配逍遥散，加香附、郁金、桃仁，于峻补气血之中，舒肝解郁，化瘀生新，肝肾同治，阴阳两救，故能恢复健康，至今少病也。

附 录

两味药治重病奇验

(一) 黄××，男，40岁，成都外南仁义旅馆职工。

原有结胸症，因其自幼在茶馆工作，长期喝剩茶成为习惯，每年此病发作，即胃腹胀痛，似有一大疱塞住，茶饭不思，至少半个多月不能上班，一年复发数次，久医无效。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来我处求诊，处方如下：

全瓜蒌1个（顶大的，打碎） 甘草3克

第二天，黄来说：“因药味太少，我捡了两剂，熬了两道，合在一起，临睡前一气喝完。谁知睡到下半夜，肚子哗哗地作响，如水带子在摇一样，立即跑至厕所，刷刷地屙了一次长尿，胸口忽然宽广，胀痛肿块都没有了。”

此后，为用香砂六君子汤之类，加减出入而恢复健康。

(二) 冯××，男，35岁，省运输公司×车队驾驶员。

大便闭结，已逾年余，中西药久医无效。据说：“患此病年余，先是西医，后是中医，每天一剂，已服了很多剂中药，有时芒硝、大黄服后，可以哗哗地畅屙一两次，但继续照服，又不屙了。用甘油或肥皂塞进肛门，有时有效，有时无效。每隔两三天，必须去医院挖一次硬粪。长期以来，腹部胀痛，痛苦难堪，甚至通夜不眠，坐卧不安，又不敢多吃，怕的是胀痛难过，营养吸收

不了，体重已减轻二、三十斤了！”我说：“这是你把药吃得太急、太多了！你那肠子已经病气与药气混为一起，药下去已经不大起作用了，最好停药一周，再谈诊治！”他说：“这样恼火，咋个停得药嘛！”嘱其每天早晨吃冬苋菜稀饭，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腥荤、油腻、燥辣食物等。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已停药六天，再三要求处方：

当归31克 杏仁15克（捣如泥，熬浓汁） 猪油31克 麻油15克
蜂蜜62克（临睡前兑服）

第二天来诊，高兴地说：“通了！今晨起来，畅快地大便秘了两次，第二次还屙了些风泡泡、漩漩。”

嘱其连服三剂后，又另处方如下：

当归31克 杏仁15克 生地20克 白芍24克 丹皮12克 枳壳10克
莱菔10克 槟榔10克 香附12克 蜂蜜125克

上方连服十余剂，大便即正常。

（三）杨××，男，21岁，成都某汽车修理店学工。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来我处求诊，主诉：“小便时阴茎疼痛，近更屙又屙不出，龟头包皮肿大如氢气球，走路擦倒就痛。到××医院检查，喊住院手术，要先交五十元，我咋交得起这样多钱呵！”见其面色青黄，三根微青带黑，舌白兼黄，脉浮数而滑，为之检视龟头包皮肿大，有斗碗大，如水晶状。此血淋所引起，小便难出，浸入皮肤，结成此水晶球也。处方如下：

牛膝31克 乳香3克

第二天来说：“服药后，茎中及龟头痛已解。”嘱其再服。

第三天前来候诊时，见其头面光泽，喜笑颜开。据说：“昨天我检成双剂，连服三次，半夜起来，尿胀慌了，跑进厕所，因

为不痛，拉一阵尿，然后才发觉龟头水泡被抓破了，整个内裤和两胯都打湿了。”

按：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以上三人跑来要求处方，推之不脱，乃各为处两味药的方，初实为了应付，只要大方向不错，明日再来详诊。殊竟出乎意外，生了奇效。兹简析如次：

（一）病入为结胸症，又系壮年。此症乃伤寒之变症，伤寒邪火正炽，不可急与饮食，大多系口渴多饮而成者。瓜蒌为胸痹之圣药，泻火，润肺，下气，坠痰。张仲景小陷胸汤症说：结胸，乃气分无形之邪，结于胸中脉络之间。停水停痰。徐灵胎说：小陷胸汤“所下者为黄涎，涎者轻于蓄水而未成水者也。”事实上痰涎皆为水所生，主要由于脾胃亏损，不能熏化水分，而成此症，非枳壳、厚朴、槟榔、大黄所能祛逐，必须瓜蒌始得推荡开痹，少加甘草以和之，不至十分猛烈也。故其服后长尿数分钟而愈，可知瓜蒌化痰下水之力甚猛，常人服之，心如遗落，虚者不堪姑试，尤不可妄用重剂误人。

（二）病人为大便闭结，察其久医无效，中西药物杂投，肠胃机能早已受到一定影响，药气与病气混为一体，骤然易方用药，疗效不佳，故命其停药一周，少吃腥荤油腻燥辣食物，先使胃肠清爽，再投药物，始易见效。

当归为补血、活血、润燥、滑肠的要药。其作用在胃中仅能促进胃液之增多，至肠始渐被吸入血中，同时又能刺激肠的粘膜，使肠壁吸收力强大。入血中其作用专在刺激血液中的氧化酵素，令血液之氧化迅速，细胞之新陈作用，亦随之而增进。李时珍说：“润肠胃筋骨皮肤。”《本草经疏》说：“当归辛、大温、无毒。甘以缓之，辛以散之润之，温以通之畅之。”李士材说：

“破恶血，养心血，润肠胃。”黄宫绣说：“体润性滑，大肠泄泻者则忌。”

杏仁所含之成分，如苦杏为含有亚蜜科他林及爱谟尔圣之卵白性酸酵素、脂肪油、护膜、糖质等。泻肺，解肌，润燥。入胃后与胃酸分解而成青酸，至肠被肠壁吸入。《珍珠囊》说：“润大肠气秘。”缪雍希说：“其性润利下行。”黄宫绣说：“苦则下气，润则通秘……治胸满便秘。”李东垣说：“杏仁与桃仁俱治便秘。”《本经疏证》说：杏仁乃添补血液剂中，开通内外之使。”《本草选旨》说：“入手太阴肺经，润大肠之燥……不惟有理气润肺之功，而且有润肠治燥之效，……治大肠气秘。”

由此可见，当归与杏仁为润下之剂，加麻油、猪油、蜂蜜，更促进润下功能。此方来源于《医学集成》，用以治血枯便秘者，往往有效。

（三）病人由血淋开始，水分浸溢皮肤，致成龟头水泡。牛膝能散恶血，为治血淋要药。李时珍说：“治五淋尿血，茎中痛。”缪雍希说：“性善下行……能通气滞血凝。”叶天士说：“苦平清肺，肺气清则通调水道。”日医冈村尚谦说：“治腰膝疼痛，症瘕，经闭，淋闭，血尿等症。”张山雷说：“清利二便。”张景岳说：“走十二经络。”《直指方》说：“小便淋痛，或尿血，或沙石胀痛。……或入麝香、乳香尤良。”《医学集成》在淋症篇内，亦指出用牛膝、乳香法，故病人得此而大见奇效。

从以上三例，可知祖国医学浩如渊海，单方独味善于运用，可获特殊疗效，确有待于我们的发掘应用，整理提高。

跋 一

梓衡刘君，自幼继承家学，沉浸祖国医籍，刻苦钻研，几十年来治愈各种疑难怪症，不可胜数。近见其著《临床经验回忆录》所列病例，多为余耳闻目睹，条分缕晰，立论颇精，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信哉！

余与君知交多年，先父先兄及全家老幼，均曾求治于君。一九七四年冬，余因高血压、脑溢血，血栓形成，右臂左腿瘫痪，经刘君精心诊疗，一方而口眼歪斜纠正，再方而舌强语涩均解，且能扶杖而行矣！坚持服药一年，各病皆愈，行走如常。可见祖国医学博大精深，确有待于发掘提高，刘君年富力强，学有根底，必能响应党中央加速实现四化的伟大号召而努力迈进也！不揣鄙陋，谨成七律以赠之：

君之医学擅专长，	拯我风瘫复健康。
廿载交情钦韵宇，	平生救死佩扶伤。
老怀淡泊无他望，	祖国繁荣迈列强。
科技尖端希突进，	助成四化共飞觞。

陈季让

于四川省政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跋 二

一九六一年春末，余患脚肿痛，卧床两月，羸瘦不支。医者咸谓虚弱中衰，投以补中益气，回阳滋阴之剂，屡服无效，而眠食亦锐减，脚刺痛日益加剧。乃乞文史馆同学刘君梓衡诊治，君以寒湿郁积，不能运行，宜以辛散温热解之，因主麻辛附子汤加减，剂量颇重，余始难之，既而排除疑虑，急煎服，一剂而痛良减，再服坐起如常，三服而拄杖行室中矣。噫！君之技其神乎？曰非然也，认症确而投方准，又何重剂之足畏云？然则理论实践，辨证施治，长沙之学，焜耀千载者，其能外此真理哉？

梓衡先世籍双流，高祖刘清臣先生少攻诗赋，晚而精究岐黄之学，因而活人无算，著有《醉吟诗草》《医学集成》等书，钁版流传。尤以医学著述，远及宁沪，传播甚广，所谓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者非耶？

梓衡颖悟过人，既承家学而益思有以发扬光大。近以其《临床经验回忆录》示余，皆其理论结合实践经验之例证，条分缕晰，叙述井然，其中尤以诊断精神分裂症、肿胀病、关节炎、中风、心脏病、妇科病，以及肝、胆、脾、胃、肺、肾诸症，剖析病理，立论颇精。踵门求治者，君皆为之精心诊治，成效卓著，是谓仁术，谁曰不宜？窃念祖国古代医学，宏篇巨著，浩如渊海，能发微究隐，融会贯通而不株守一家之说者，盖不多见。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盖欲中西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为共

同发掘中国医药学宝库，作出贡献。梓衡方富于春秋，且旁涉西学，必有志于此，胜任愉快而不自封也！

双流 刘东父

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